

陳衍

读本

陈衍 / 林东源 / 编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八闽名家读本系列

总主编 南帆◎丛书主编 陈庆元

陳衍

读本

陈衍 /  林东源 / 编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八闽名家读本系列
总主编 南帆 ◎ 丛书主编 陈庆元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顾 问：卢美松 孙绍振

总 主 编：南 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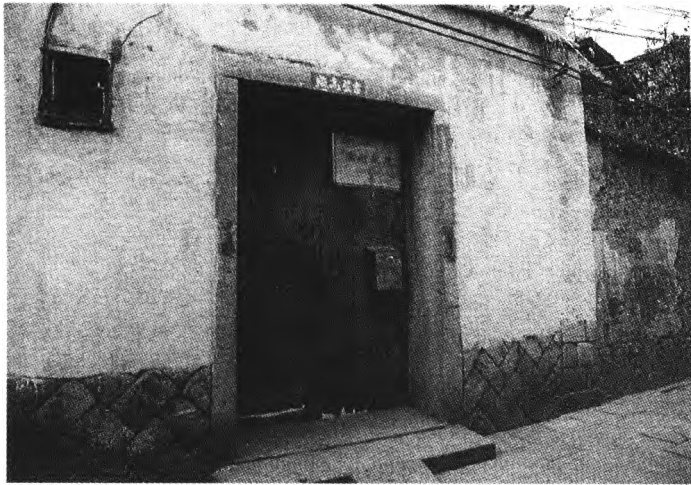
执行主编：朱人求 陈庆元 林国平 黄 旭



陈衍 (1856-1937)



1932年陈衍向十九路军捐款，并在福州于山勒石“国魂”以示抗日决心



陈衍故居，福州文儒坊大光里8号



福州冶山摩崖石刻，陈衍所书

朱絲詞

浣溪紗

過雨苔痕玉不如紫藤亭館閉門居可憐
閒煞七香車燕子不將春愛惜落花那
管客躊躇箇儘曾見海棠初

前詞

一桁衣香晚晚晴幾生修到夕陽明那人
夢向玉山行紗眼尚知人意思簾鉤不



陳衍夫人蕭道管墨寶

詩人考考到揚發祥相茶煙雨畫卷愁絲

及花昔者寫葉平以生下一句留字以

壬寅夏月八十書行

陳衍墨寶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出版说明

福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从《周礼》“七闽九貉”、《山海经》“闽在海中”算起，闽地拥有两千多年之悠久历史；从唐宋之变、闽地转成为华夏经济文化重心区域之一算起，闽人积累了一千多年之深厚文化。

闽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通、海上丝路的起点，造就了闽人务实开明而复杂多元的文化传统；宋世以来，闽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乃至东亚的文明世界，历千年而不衰，闽地由此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思想中心；近代以来，福建更是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前沿阵地，在军事外交创建、政治经济革新与思想文化探索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千百年来，闽地涌现了一大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仁人志士，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各领域的风云人物，亦有思想、宗教、文艺、翻译、科技各界别的不朽名家。

闽地文化如此多娇，引无数后学竞折腰。鄙社同仁多年来即有编纂“福建文库”之意，奈何条件有限，只能零散为之。令人欣慰的是，近来挖掘与重述福建悠久深厚历史文化之呼声日炽，已然提上议事日程并在规划之中。在此，我们不揣浅陋，在已有相关图书品种的基础上，与有关学术文化机构合作，先行推出“福建思想文化大系”，以为集大成者贡献绵薄之力。计划编辑出版的图书类别，包括名家读本、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权威辞书、专题探索、史事新说、人物研究、年谱长编等等。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们相信，多方面、多层次地叙述、探究这些故人旧事，感受生生不息、开拓进取之闽人精神，或有助于重塑闽人文化之远大规模、复兴中华文明之主体地位，还望闽省内外各方大家多多支持，共襄盛举！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八闽名家读本系列”

前言

“八闽名家读本系列”作为“福建思想文化大系”之子系列，定位为文化普及型读物。丛书选编数十位有杰出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具有一定影响的闽籍名家的作品，加上导读、注释，以“读本”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丛书所选八闽名家，涵盖古今，偏重近现代，有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藏书家及政界人物等，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八闽思想文化的风貌。一位名家自成一册。每册包含文选、注释、人物小传及若干图片；古诗文部分特加入导读文字，以方便阅读。

丛书选文，力求具有代表性，注释准确浅显，人物小传篇短文精，导读简明扼要，图文并茂，便于读者阅读与收藏。

丛书的作者，大多是相关的专家学者。这套丛书虽

然是文化普及型的丛书，但是又不失学术品味。我们对承担本丛书撰写工作的专家学者表示敬意！

丛书 2015 年拟先出版十册，日后逐步推出，每批也是十册左右，希望广大读者喜欢。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及家庭教育可资利用的读本，充分发挥优秀图书的文化熏陶与教育作用。

福建师范大学闽学研究中心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年元月

目 录

陈衍小传	1
------------	---

第一辑 诗词

浣溪沙	13
浣溪沙	14
疏影 菊影用韵 (选一)	15
九月初七日同人集塔江金山寺	17
咏史 (选一)	19
春日题仲兄冶亭书斋二首 (选一)	21
春暮登冶亭	22
复题冶亭二首 (选一)	23
秋早视兰生	25
武夷之游以事阻独坐怅然	27
别道安 (选一)	28
八曲见桃花	29

七月初三后杂诗五首（选三）	30
损轩招伯兄卜居陶江余有建溪之行送母来居临水登山遍 览江乡风景得七绝句（选二）	32
高阳台 别苏戡	34
自大料垓行达加九岸大管三首（选一）	37
江上望芦洲	39
江中回望金焦二山	41
舟过冷饭洲	44
楚江二首（选一）	46
村居江上已近重阳即事兴怀辄用东坡霜风渐欲作重阳句 作起三首存一	48
杂感十七首（选五）	50
京口访茅子贞留宿晓起同登北固山	53
戏作饮酒和陶（选一）	56
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	58
哀晚翠	60
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	62
冬述四首视子培（选一）	64
为林琴南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	67
作《货币论》一卷刊之戏成示苏戡	69
哀渐儿	70

秋夜读杜工部孟襄阳诗	75
七月余将由家来鄂攷庵阁学冒雨乘月两过别后奉寄	76
追悼寿伯福兄弟	78
题易实甫魂西集戏效其体用魂西二字为韵 (选一)	80
扬州杂诗七首 (选一)	82
太息一首送河濑如侗归日本	83
滕王阁	88
百花洲	89
南昌别乙盦太守	90
雨后重过开先观二瀑布	94
至鹿洞书院	98
下匡庐宿南康郡斋视叶至川太守兼寄乙盦太守	99
次韵答伯严二首 (选一)	101
思归 (选一)	103
苏戡至武昌同登黄鹤矶怀白楼有作次韵	104
从黄州访乙盦提学安庆出观蔗林相国衡湘画册属题	106
妇病甚亟	108
几道出示岁暮诸作奉和一首次其《初七日阅邸抄》韵	110

花朝同人集江亭暮饮酒家	112
花朝后一日招鬯威仲毅芷青次公秋岳诸子饮集寓斋	114
送江杏村归里	116
庭梅将开约梅生月夜弹琴兼以话别	118
竹根生笋喜作	120
次任公万生园禊诗韵寄任公	121
大雨宿龙潭观瀑寄听水第二斋主人	126
连日读杜诗有题(选一)	128
畏庐寄诗题匹园新楼次韵	130
元旦见桃开效香山体	132
江船早起	133
贡院旧址尚存三桂一松示西园友渔	135
董卿招游百洞山归先以诗来次韵奉和	137
岁除诗二首一次梅泉韵一倒次梅泉韵(选一)	139
九日叶俊生龚达深两生邀余南普陀登高归集斋头小饮叶 生有诗龚生继作次韵和之	141
赠艾克	143
次樊山韵时余方丧长子	145
寄弢庵太傅天津	147
除夕感事	149

潼关	150
哭弢庵先生	152
寄默存贤伉丽	154
别后十日到家绝句	156
释戡五十生日	158

第二辑 散文

张之洞传	163
林旭传	171
先室人行述	176
故直隶博野县知县木庵先生墓志铭	189
行抵台北内山加九岸记	194
登太山记	197
小玉屏记	201
游方广岩记	204
沈乙龠诗叙	206
海藏楼诗叙	210
何心与诗叙	219
瘦庵诗叙	221
剑怀堂诗草叙	224

小西湖重建宛在堂记	227
匹园记	230
重修青芝寺记	232
重游桑溪记	234
自镜斋诗集叙	237
说诗社诗录序	241
东湖岩洞记	245
菽庄记	247
与陈黼玄书	250
复章太炎书	258
李审言诗叙	261
闽方言考叙	265
小草堂诗集叙	267
蛻庵诗存叙	270
山与楼诗叙	273

第三辑 石遗室诗话

石遗室诗话（节选）	279
卷一	282
卷二	300

卷三	302
卷五	311
卷六	314
卷七	319
卷八	322
卷九	326
后记	334

陈衍小传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晚称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同光体诗歌领袖人物。

陈衍自幼聪慧，仰承庭训，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882年中举，1886年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1889年应湖南学政张亨嘉之邀，任该省府试总襄校。1890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刘麒祥幕府，曾主笔《求是》杂志。1898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入其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兼两湖书院教习，戊戌政变后，改办《湖北商务报》，又兼两湖师范学堂教授。1909年，陈衍入北京任学部主事，兼礼学馆纂修，主持京师大学堂经学讲席。1916年，总纂《福建通志》。1923年受聘为厦门大学文

科教授。1931年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席。次年，与章太炎等筹组国学会，主编《国学论衡》。1937年病逝于福州。陈衍于1874年娶才女萧道管为妻，她曾作诗文和学术著作多种，文笔委婉动人，研究妙悟哲理。夫妻二人情深意笃，萧夫人于1907年谢世。

在政治上，面对鸦片战争后国家危亡、社会板荡的局势，陈衍是一位态度坚定、旗帜鲜明的爱国者和紧跟时代的开明进步人士。在民族矛盾面前，他以诗歌为武器，从中法马江海战，到中日甲午海战，再到庚子国变，每次都义愤填膺、强烈谴责。对再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他除赋诗谴责外，1932年还向十九路军捐款，并在福州于山勒石“国魂”以示抗日决心。和他同为同光体闽派领袖的诗歌挚友郑孝胥则成为可耻的汉奸，他斥之为“丧心病狂”，与之决裂。

在社会变局面前，早在9岁时，他就开始为太平天国的战乱忧虑。1898年，他支持戊戌变法，上书《戊戌变法权议》一文，向当时的统治者言事。辛亥革命爆发当天，他在学部任职，中午上班，“满员皆惶恐问计，公

(陈衍)告之曰:‘惟有请今上逊位。’”^①可见陈衍明白地认识到,清帝已该退位。此后他坚决反对当遗老。1916年,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签名劝进袁世凯称帝,有人强将陈衍列名其中,被陈衍严词拒绝,断然除名。陈衍一生“雅不喜治科举”,不愿当官,走的是一条诗意人生的荒寒之路。他曾数执教鞭,为当时的高等教育作出重要贡献。

陈衍是一位文化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他既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又是清醒地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以救国家于积贫积弱之中的西方思想的传播者。同光体诗歌是晚清继宋诗运动(宋诗派)之后兴起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陈衍是此派的领袖之一和重要诗人,更以其《石遗室诗话》等一系列煌煌巨著,将这一流派诗歌的影响推向了极致,为传统诗歌理论作了一次重要的总结。陈衍一生著述甚丰,对朴学、经学、史学等均有重要研究,集传统文化研究之大成,既能将传统思想“通经致用”,又能引进外国先进思想为当时的社会所用。他1897年主笔《求是》杂志,“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

^① 陈声暨、王真编. 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 (以下简称《年谱》). 载陈衍. 陈石遗集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2017.

则之书”，“痛言中西交涉以来，种种受亏，率坐阉于外情，历抉其痛痒所在”。在《戊戌变法权议》中，提出改善和加强政府决策机构、加强国防、开辟税源、振兴农业、兴办西学、广开言路等主张。在佐张之洞之幕时为其理财并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经济、金融著作。他在大学任教时曾开讲伦理学，教育学生“经国济世”。所以，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二

陈衍身处动荡转型期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当时的诗歌却相当繁荣，流派众多。稍早的龚自珍的个性主义诗歌，接下来“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梁启超，还有“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唐宋派”，稍后则有以“反清革命”为旗帜的“南社”诗派等等。而其中文学味最浓，影响最大的当属同光体诗派。同光体的命名者是陈衍和郑孝胥，说同光体的特点是“不专宗盛唐者也”。从宋代开始，对待古代诗歌就有一种观点：唐诗是最高峰，所以学诗应“专宗盛唐”。道光、咸丰年间的何绍基、祁雋藻、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形成了一个宋诗派。以陈衍、沈曾

植等人为代表的同光体诗歌，继承了宋诗派，认为把对古诗的继承局限于唐诗，正像当时国土沦陷，是“日蹙国百里”，使诗歌的领地日益缩小。陈衍批评这种现象为“诗极陈腐”。陈衍的同光体诗论比宋诗派更显系统和全面，他们虽推崇宋诗，却并不拘泥于瓣香宋诗。陈衍所谓“不专宗盛唐”，实际上是取径多元，强调诗歌艺术的兼收并蓄。陈衍的“三元”说：唐的开元、元和，宋的元祐，既宗唐又宗宋。沈曾植扩为“三关”，再往前推至南朝刘宋的元嘉。正如陈庆元先生总结的三点：同光体理论基础比较宽厚，实践上也较易施行；学古是为了“力破余地”，有继承，有变化，也有创新；强调诗歌的“至”，即艺术上要到家。陈衍诗论上的多元观，令他将其其他派别的诗歌收入其《石遗室诗话》之囊中，如黄遵宪、梁启超、林纾、严复、张之洞等等。陈衍除了著书立说阐述诗歌理论外，还长期广收诗歌加以评论，组织诗会，奖掖后进，既是理论家，又是组织者，被誉为诗界催耕之布谷。陈衍是维护和发扬传统诗歌文学的功臣。

同光体诗歌倾向宋诗的原因，钱仲联先生认为是“道咸以降，丧乱云旆，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盖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而云然”。所谓“变风变雅”，就是面对危亡的国家形势，诗歌不应该一味“温柔

敦厚”和“风雅”。陈衍所处的时代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及宋朝国土日蹙有相似之处，民族和社会矛盾尖锐，故曰：“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陈衍还对宋代严羽“诗有别才”的观点进行商榷：诗歌既要有“别才”，也不应排除知识的融入。“以学问为诗”，实际上是在传统文化“丧乱云旻”之际，呼吁学古而不泥古。陈衍还认为应学习宋诗的巧发议论，强调诗的哲理。陈衍还把宋诗派与同光体诗歌再分为两派：一派清苍幽峭，一派生涩奥衍。陈衍把这两派风格分别追溯到唐宋的岑、高、李、杜，韩、孟、刘、白、庐陵（欧阳修）、宛陵（梅尧臣）、东坡（苏轼）、临川（王安石）、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放翁（陆游）、诚斋（杨万里）和王、孟、韦、柳、贾岛、姚合、简斋（陈与义）、止斋（陈傅良）、沧浪（严羽）、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在新旧文化的转型期，陈衍的这些理论，不仅是对同光体诗歌的总结，也是对传统诗歌理论的总结。当然，同光体诗歌不可能没有缺点。如果说，唐代出现了以孟郊、韩愈、贾岛、李贺、卢仝、李商隐等人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怪奇诗派”，是一种“审美的游离”^①；如果

① 参见姜剑云. 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83.

说，宋诗的“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难免造成以丑为美的话，那么同光体诗歌的艰深僻涩等旧习受到“诟病”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陈衍的诗歌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时事诗、山水诗还是感伤诗，都真切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陈衍的诗作艺术同样是多元的，有年轻浪漫时的清幽超逸、戛戛独造；有出游参幕后的“盘郁于中”“自耐咀味”；也有垂垂年老的平淡晓畅、不务雕琢；更有贯串一生的包蕴哲理、艰深僻涩。这里有杜甫“转益多师”的追求；有韩愈怪奇险峻的影子；也有白居易妇孺皆宜的风格；更有苏东坡行云流水的风韵。陈衍早期创作的《朱丝词》（上下卷）缠绵悱恻，清丽婉转，沈曾植为其作跋曰：“慧情冶思，欲界天人。正使绝笔于斯，不妨与晚明诸公分席。”^①

陈衍的散文创作同样是文采斐然。他自言“生平无韵之文无虑二三千首”，但在自编文集时大部分“皆弃不取”，只“择其稍雅驯者”辑入，现在所见221篇，大约可分为四类：一、“传”“志”“表”等记人散文；二、描摹拥抱山水的游“记”；三、“序”“叙”“论”等议论文；

^① 陈衍. 陈石遗集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11.

四、“书”信。前两类是作者的丰富生活和祖国面貌的一面镜子，后二类则侧重于作者对人生、学问和艺术充满哲理的思考。唐文治先生推崇陈衍的文章，认为：“先生为人清刚，故其气道，其体曲而直，其辞矫以健，于子厚、介甫为近……纯任自然，不务雕琢，平淡苍老。”^①从人品和艺术两方面评论他的散文，应该是中肯的。

陈衍在《复章太炎书》中说：

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辞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卜商、荀况已属偏至，何论许、郑、杜、韩。君乡竹垞，颇识厓略。亭林浅尝，只可供梁鼎芬、林纾之仰止。足下学与年进，真善读书，见解高超，海内罕其匹。

这里的“考据”意为据事实，即所谓朴学。“辞章”指辞采文章，即所谓文学。前者用的是逻辑思维，后者用的是形象思维，以前者为工具，可以升华为哲学，以后者为工具，则可以臻于美的极致。陈衍和章太炎一样，倾向于将二者兼而用之。因为有哲学的高度，陈衍不仅

^① 陈衍. 陈石遗集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2163.

在自己的诗歌中嵌入哲理，而且创作了大量的诗论和文论。诗论包括诗评和诗辑。

也正因为有了哲学高度，陈衍的研究眼光，才能将文学和思想融为一体。陈衍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以及散文等文学成就，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辑 诗词

浣溪沙

过雨苔痕玉不如，紫藤亭馆闭门居，可怜闲煞七
香车^①。

燕子不将春爱惜，落花那管客踌躇，个侬^②曾见海
棠初。

【注释】

①七香车：用多种香料涂饰或用多种香木制作的车，亦泛指华美的车。

②个侬：闽方言，意即各个人，大伙儿。

【解读】

此词1871年作于福州。词为“诗余”，文人们认为“诗言志”，而词则侧重于抒写婉约的感情。陈衍17岁开始写词，十几年后遂“绝笔”，他自己说原因是写词与本身“举止生硬，不能烟视媚行”的性格不符。“少壮日偶有缠绵悱恻之隐”的作品，本“欲焚弃”，但因为夫人萧道管喜欢，所以“存之”，“则旧事历历上心，虽酸心尤足咀嚼”。

浣溪沙

一桁衣香晒晚晴^①，几生修到夕阳明。那人梦向玉山行^②。

纱眼尚知人意思，帘钩不解汝心情。呢喃燕语作么生。

【注释】

①桁（hàng）：晒衣服的竹竿。

②玉山：仙山。

【解读】

此词1871年作于福州。在门前晒着衣裳的夕阳晚晴中做着走向仙山的梦，这是多么浪漫的“呢喃”。陈衍的挚友沈曾植后来为其词集《朱丝词》作跋曰：“慧情冶思，欲界天人。正使绝笔于斯，不妨与晚明诸公分席。”这种柳永、周邦彦式的情调，“达者当有味斯言”。

疏影 菊影用韵（选一）

疏灯一点，又遮遮掩掩，秋满栏槛。次第看来，如此萧疏，那有一分明艳。水仙祠下寒泉荐^①，冷落语，酒旗茅店。到不如梦醒纱橱，约略梨花云冉^②。

谁话餐英旧事^③，美人怨迟暮。初服^④清感。止水^⑤盈盈，古镜精神，总怨烟消香暗。画图若写西风照，莫孟浪^⑥。秋容增减，算夜凉，蝶瘦蜚寒^⑦，只有个萤还闪。

【注释】

①宋代西湖旁有水仙王庙，祀钱塘龙君。苏轼《书〈林逋诗〉后》诗：“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

②《墨庄漫录》卷六引唐王建《梦看梨花云歌》：“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瑶池水光蓬莱雪，青叶白花相次发……落英散粉飘满空，梨花颜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一如从梦中。无人为我解此梦，梨花一曲心珍重。”“梨花云”指梦中恍惚所见如云似雪

的缤纷梨花。

③餐英：《楚辞·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此典隐寓高洁之意。

④初服：出嫁前或入仕前穿的衣服。

⑤止水：静止的水。《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成玄英疏：“止水所以留鉴者，为其澄清故也。”

⑥孟浪：游荡。

⑦蜚（jiāng）：蝉。

【解读】

此词 1875 年作于福州。此前一年，陈衍迎娶萧道管，这位富商的千金，被诗人形容为“修竹亭亭倚，黄花淡淡姿”。她聪颖儒雅，能与陈衍诗歌唱和，共同作文著书。婚后，他们二人没有经济收入，“家极贫，催租人屡至”，常常要典当或变卖萧夫人的首饰。然而，这对文学夫妻的诗词生活却美不胜收：“如梦醒纱橱，约略梨花云冉……”

九月初七日同人集塔江金山寺

面面江光碧且涟，抽帆绝好纳凉天^①。
此间置我应三日^②，独树于人长百年。
胜地布金方丈小^③，佳名浮玉覆杯圆。
衣裳山水清晖里，坐到忘归憺可怜^④。

【注释】

①抽帆：撑船。

②置：释放。

③方丈：寺院。

④憺（dàn）：此指安然隐居的心情。

【解读】

此诗1877年作于福州。金山寺坐落在福州洪塘江碧水中的一座小岛上，小岛小得像一方印章，被称为“浮塘金印”，本诗中的“布金”和“浮玉”皆从此而来。这里如画的风光让诗人感受到家乡的和美。诗人和同人们于九月初七来此聚会，这在福州还是“秋老虎”的酷热

季节，而在江面上“抽帆”“纳凉”当然是绝好的享受了，
流连三日而忘返，正符合陈衍归隐的志向。

咏史（选一）

子由论六国^①，咎其不合纵。
凡事合则难，道谋无成功。
弟兄常阅墙^②，百忍空弥缝。
割席华与管^③，邴下本一龙^④。
六家各要指，孔老宁同同。
三晋楚燕齐^⑤，安得长相从。

【注释】

①子由：苏辙字。

②阅（xì）：《诗·小雅·常棣》：“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侮）。”谓兄弟相争于内。

③语出《世说新语·德行》：“管宁、华歆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④邴（yè）下：指邴下才，即建安七子，皆与魏太子曹丕友善。

⑤三晋：指春秋晋之三卿韩、魏、赵。《史记·天官书》：“三家分晋，并为战国”。

【解读】

此诗1877年作于福州。夹叙夹议是诗歌之常态，而杜甫则开了在诗歌中发议论的先河，且多用虚词等，使诗歌富于散文意味。对此，明代王嗣奭评曰：“亦成诗家一体。大家无所不有，亦无所不可也。”到了中唐，韩愈等诗人蔚为一个“怪奇诗派”，更开启了在诗歌中大发议论的风气。本诗即为议论体诗歌。苏辙《六国论》对秦灭六国进行评论，文章长700字，陈衍用60字的短诗与其商榷。他的咏史诗体现了同光体“以议论入诗”“以文为诗”的特点。

春日题仲兄治亭书斋二首（选一）

废池春水生，倒影屏山背。
吾兄闭门地，文章假大块^①。
登亭已夕阳，酒面似桃赪^②。
桃红李复缟，书炫夜不晦^③。
枇杷虽未金，黄花散寒菜。
对此惜流光，华年去难再。

【注释】

①大块：指大地。一说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②赪（huì）：洗脸。

③缟：白色。炫：夸耀，这里指书声琅琅。晦：昏暗不明。

【解读】

此诗1878年作于福州。陈衍的二兄陈豫中秀才后，在福州屏山之麓冶池旁设馆授徒。陈衍经常在此读书。这里的美景令少年陈衍流连忘返，唯恐失去美好年华。

春暮登冶亭

舍北舍南白鹭群，桃花万片赤鱼鳞。
钓徒何必烟波远，浅渚捞虾即富春。

【解读】

此诗 1878 年作于福州。冶亭周围白鹭绕舍，桃花灿烂，赤鱼欢跃，何必到远处去寻找浩淼的烟波？这里便是诗人心中绚丽耀眼的富春之景，浅渚捞虾的钓徒便是读书人最美好的归属！

复题治亭二首（选一）

孔明八百桑，渊明五十亩。
庾郎二十七^①，鲑菜惟有韭^②。
吾生眷菰芦^③，菰芦亦何有。
不须买陂塘^④，即此落吾手。
有蒲应有鱼，有竹或有魴^⑤。
绕塘生青草，得句梦中否？
先生肯窥园^⑥，弟子当载酒。
醉上听蛙亭，独立忽已久。

【注释】

①指庾信被逼仕齐后思念家乡的诗歌《拟咏怀》27首。

②鲑（xié）菜：古时鱼类菜肴的总称。

③菰芦：菰和芦苇，借指隐居者所居之处。

④买陂塘：词牌名，即《摸鱼儿》。宋晁补之《摸鱼儿·东阜寓居》词：“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

江浦。”

⑤𪔐 (liǔ)：闽地所特有的一种专食竹根的啮齿类动物，当时人喜食用。

⑥窥园：观赏园景。

【解读】

此诗 1878 年作于福州。冶亭位于福州屏山之麓的欧冶池旁，相传这里是汉高祖刘邦所册封的闽越王无诸的王城所在。无诸是越王勾践的后代。传说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冶炼专家欧冶子曾在这池子里铸剑，冶池见证了源于铁器时代的闽地文明。诗中陈衍把冶池比作孔明、陶渊明的隐居之地。联想到庾信对美好家乡的怀念，充盈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描绘出园丁的劳动生活。别人要花钱购买的良田美池，我一文不名却已然落入吾手！这里将“窥园”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透露出诗人对人生的独立思考。

秋早视兰生^①

一夕西风作意寒，袷衣重叠不胜单^②。
芙蓉红白天初晓，鬼蘸青苍露未干^③。
如此秋光抛可惜，谁能早起与同看？
吴江动我扁舟兴^④，叶叶霜风想正丹。

【注释】

①兰生：王景，字兰生，为陈衍青少年时好友和姻亲（陈衍长媳王孟玉之父）。

②袷（jié）衣：夹衣。

③鬼蘸（yòu）：一种草。

④吴江：吴淞江，借指隐居之处。

【解读】

此诗 1879 年作于福州。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云：“余于秋花，最喜木芙蓉。少日有句云：‘芙蓉红白天初晓’，自以为压卷之作。”诗人后于 1922 年和 1927 年又一再吟唱这一意境：“芙蓉红白天初晓，是我平生得

意诗。”“芙蓉红白晓来天，此景依稀卅载前。若问芙蓉如面者，再生已复廿余年。”晨曦照耀下色彩绚丽的花朵，象征着诗人爱情的结晶：萧夫人“芙蓉如面者”“再生定格在二十余年前矣！”

武夷之游以事阻独坐怅然

高山流水滞瑶琴，如此秋光忍不禁。

持较十年迟宰相，也应难似此时心。

【解读】

此诗 1880 年作于福州。25 岁的陈衍居然还像个孩子，因为武夷游不了而怅然，比迟作了十年宰相还要遗憾！因为他想起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好典故，难以忍受美丽秋光下的闽北美景被错过。

别道安^①（选一）

娇宠清歌唱折杨^②，尊前时有暗来香^③。

东风破费邻家物，千片梅花飞过墙。

【注释】

①道安：萧道管（1855—1907），字君珮，一字道安，侯官人，陈衍妻。著有诗文及研究著作多种。

②折杨：惜别之辞。

③这一年萧道管产后血崩，人常昏晕。陈衍有《暗香》二词记其事。

【解读】

此诗1881年作于福建。这一年陈衍作武夷之游，诗歌唱出了唯美的爱情与依依惜别的深情。

八曲见桃花

笋洲抽笋渐璘峒^①，笋外夭桃簇簇新^②。

他日相思问津到，桃花要认再来人。

【注释】

①璘峒（lín xún）：鲜明貌。

②夭桃：艳丽的桃花。

【解读】

此诗 1881 年作于武夷山。八闽山川秀丽，人杰地灵。从前几首的居家晚晴、栏槛飞花到洪塘塔江、欧冶亭畔，再到这首武夷美景、闽北风光，陈衍都在讴歌美丽的家乡。这一次的武夷行，诗人为我们留下了近 20 首游览佳作，这只是其中之一。拟人手法的运用，透露出诗人早期诗歌的浪漫轻快的风格。

七月初三后柰诗五首（选三）

孤军深入黄天荡^①，盛事争传采石矶^②。

百姓倾城避兵去，将军下马捷书飞。

敢信佛狸饮江死^③，颇疑老鹤凿河新。

丸泥既欲封函谷，捧土又闻塞孟津^④。

将睥而幡弃犀兕，妇鬢相吊聚狐骀。

不知庾信江南赋，可有招魂宋玉哀^⑤。

【注释】

①孤军：法军头目名孤拔。黄天荡：1130年韩世宗打败金兀术之处。

②采石矶：1161年虞允文打败金兵之处。

③佛狸：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饮江死：拓跋焘于元嘉28年（451年）攻打南朝刘宋的盱眙，当时童谣唱曰：“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指孤拔已死。

④函谷：河南古关。孟津：古黄河津渡名。腐败的清朝当局怀疑法舰要从梅花港“凿河”逃走，后来法舰

竟夺路扬长而去。当局怕他们再来，竟然讨论将城门封掉、港口填掉。

⑤睥(hàn)：鼓着眼睛，眼睛突出。蟠(pó)：大肚子。犀兕(xī sì)：犀牛，此指犀甲。《左传·宣公二年》：“睥其目，蟠其腹，弃甲而復。”此指丢盔弃甲。髻(zhuà)：古代妇女丧髻。骀(tái)：衰老。此诗指当时袞袞诸公失败后的可悲景象，将张佩伦为文祭阵亡者与庾信作《哀江南赋》和宋玉作《招魂》相比。

【解读】

此诗1884年作于福州。这一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中法战争在马江爆发。陈衍自幼关心政治，这一回，他目睹的是福建近代史上最大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战役。由于清政府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当法军舰来窥马尾时，清军竟“任其出入，莫之或阻”。当天下午，法军猝然偷袭，“我军诸船俱毁”。福建水师阵亡796人。荒唐至极的是，一开始官员们竟捷报争传。第二天黎明，逃难者从马尾拥入福州城，总督、巡抚们便成了缩头乌龟，躲进衙门。陈衍悲愤地将这一幅丑图绘入本组诗，辛辣地讽刺了清政府的昏庸和无能。第三首令人想起庾信时的梁朝软弱无能和不修武备，以及屈原的忠而见弃和亡国之悲。

损轩招伯兄卜居陶江余有建溪
之行送母来居临水登山遍览江
乡风景得七绝句^①（选二）

买田阳羨枉云云^②，少小追随长离群^③。

自是别期闻不得，何曾风雨不堪闻。

尚有故人招隐篇^④，秋风萧瑟桂花天。

小山赁得全家住，黄叶清江夜刺船。

【注释】

①损轩：叶大庄（1844—1898），字临恭，号损轩，侯官县阳岐乡（今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下岐村）人，曾官邳州知州。著有《写经斋诗文稿》。

②阳羨：宜兴古称。苏轼《菩萨蛮》词云：“买田阳羨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后因以“买田阳羨”指辞官归隐。

③陈衍青少年时期由父兄抚养教育，成人后“旅食四方”，长期在外漂泊。

④招隐：招人归隐。晋左思、陆机皆有《招隐》诗。这里指叶损轩请陈书全家避乱居陶江。

【解读】

此诗1884年作于福州。为了躲避马江海战的战乱，叶大庄请大哥陈书往陶江居住。而此时陈衍要作一次建州、武夷等闽北之游。诗中形容当时的国家“风雨不堪闻”，因此想隐居的理想自然就只是“枉云云”了，表面上写的是山水，其实充满了家国的忧虑。

高阳台 别苏戡^①

锦瑟年华^②，黄骢客子^③，一春同搁刀环^④。曾几番游，匆匆烛炷歌残^⑤，分明故唱贞元曲。忆当时，朝士衣冠^⑥。自依然，别去春明，出去阳关^⑦。

诸君不少何戡在，更旗亭贯酒，赌取双鬢^⑧。急管繁弦，无端枕簟先安^⑨。江南倦客归欤未，唱玲珑，让我孤还。没心情，白下莺花^⑩，白下江山。

【注释】

①苏戡：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又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为同光体诗歌闽派代表人物之一。

②锦瑟年华：喻青春时代。

③黄骢：战马。客子：离家在外的人。

④“环”、“还”同音，因以“刀环”为归还的隐语。

⑤烛炷（xiè）：残烛。

⑥贞元、朝士：唐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诗：“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在贞元中任郎官御史，后坐王叔文党贬逐，历二十余年，始以太子宾客再入朝，感念今昔，故有是语。陈衍以“烛炧歌残”喻国势堪忧，人事日非。他和郑孝胥这两个“江南倦客”都没有好心情。

⑦阳关：甘肃省一地名。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遂成为送别之曲。

⑧贯（shì）：赊欠。双鬟：女孩子头上的环形发髻。传说王之涣和王昌龄、高适同到旗亭喝酒，座中有歌女十数人，也在宴会。三位诗人就私下打赌：看歌女唱得最多的是谁的诗，就证明谁的作品最受欢迎。结果，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和“奉帚平明金殿开”两首给唱出来了，高适的“开筵泪沾臆”也唱出来了。最后，轮到一個最漂亮的女孩，她一发声，唱得就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⑨枕簟（diàn）：枕席。《礼记·内则》：“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

⑩白下：指南京。郑孝胥7岁即到北京生活，17岁父母双亡后则辗转于南京等地。

【解读】

此词1886年作于北京。这一年二月，陈衍和郑孝胥

(苏戡)共入北京参加礼部会试，结束后他们盘桓了一段时间，陈衍便归福建，郑孝胥则要留下，去天津就李鸿章之聘，当其幕僚，所以诗中说陈衍“孤还”。作为两位同科举人，他们同样忧国忧民，同为同光体诗歌的揭橥者，他们曾经志同道合，有着深厚的友谊，抗日战争前后则分道扬镳。

自大嵙炭行达加九岸大营三首（选一）

崩崖临绝涧，十丈山路断。伐木仆其上，两涧遂中贯。下有千仞潭，奔流何澎湃^①。峰峰高摩天，树树十围干。天日既蔽亏，瘴雾下浸灌^②。想从洪荒来^③，辟此几昏旦。土松不成级，土滑步欲滩^④。舆夫舁空舆^⑤，数步息喘汗。起落已万丈，问路殊未半。

【注释】

①澎湃（biāo hàn）：水流湍急貌。

②瘴：指南部、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能致病之气。

③洪荒：远古时代。

④滩：气力尽。

⑤舆（yú）：轿子。舁（yú）：抬。

【解读】

此诗1886年作于台湾。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陈衍主张新式士人应“经世致用”。“丈夫志四海，安事此一

室。”他支持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的富国强兵政策。这一年9月，他应刘铭传之聘乘官轮至台湾入刘的抚部幕府。刘铭传1884年督办台湾军务，1885年开发台湾，采取“先抚番，后开垦”的策略。率先在台湾修铁路、开矿山，办理洋务。陈衍到台湾后的第一个活动是深入营地观“抚番”。本诗写沿途所见。

江上望芦洲

北来扑面飞杨花，南去汀洲长芦芽。

东波无人都官死^①，河豚身价等鱼虾^②。

【注释】

①都官：隋唐时指刑部尚书。唐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符伟明以都官谢职，逢有道而相推；赵元淑以郡吏从班，见司徒而不拜。”

②河豚：鱼名，肉味鲜美，肝脏、生殖腺及血液有剧毒，经过处理可食用。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诗之一：“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解读】

此诗 1889 年作于沿长江往长沙的旅途中。1887 年初，陈衍将家眷接到台湾居住，后因水土不服，妻儿多病，只好向刘铭传请辞，于当年底返回福州。这时他已有四男一女，加上岳母，八口之家生计窘迫。于是他应湖南学使张亨嘉之聘前往担任总襄校，即组织科举考试

的总助手。号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南，是陈衍向往的地方。1889年5月，他乘长江船西上，沿金山、焦山、采石矶、马当山、黄州赤壁诸胜，经汉口、岳阳至长沙。一路上秀丽富庶目不暇接，人文景观美不胜收。

江中回望金焦二山

昨宵江色天冥冥^①，江潮正落月未生。
金山塔上铃自语^②，焦山寺中钟已鸣^③。
昂藏北固了无见^④，瓜州灯火三两星^⑤。
朝来四望致爽气，隔江之树青泠泠。
江山一顾如倾城，端庄流丽二者并。
松寥寂寞修竹尽，鸛鹤飞去棲老兵^⑥。
乱头粗服背亦好，故衣黯淡尹与邢^⑦。
金山颜色真宁馨^⑧，坐中贵人来平明。
态浓意远挹不尽^⑨，水边一赋丽人行。
俗物败意强解事，徒以寒瘦为神清^⑩。
妙高亭子何亭亭^⑪，就中与余相目成。
未知明月几时有，难得夕阳无限晴。
古云京口兵可用^⑫，古云京口酒可倾。
仲谋寄奴无觅处^⑬，惟闻铁甕寒涛声^⑭。
眼前风景不解道，青山枉向吾曹青。

【注释】

①冥：暗。

②金山：在江苏省镇江市西北。南宋韩世宗败金兀术于此山下。

③焦山：在江苏省镇江市东北长江中，与金山对峙。有定慧寺、华严祠、三诏洞、《瘞鹤铭》等胜迹。

④北固：山名，在江苏省镇江市东北，有南、中、北三峰。北峰三面临江，形势险要，故称“北固”。南朝梁武帝曾登此山，谓可为京口壮观，改曰“北顾”。元萨都刺《偕曹克明登北固楼》诗：“江南三月万花柳，北固山头一回首。东风吹绿扬子江，滟滟红波泄春酒。”

⑤瓜州：亦作“瓜洲”，镇名，在江苏省邗江县，与镇江隔江相对。唐张祜《题金陵渡》诗：“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⑥鹤鹤：泛指鹤类。

⑦这两句是说，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被汉武帝宠幸，汉武帝不让她们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见邢夫人。武帝以别的女人冒名顶替，被尹识破，于是武帝请邢穿旧衣服来相见。尹见之，“乃低头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⑧宁馨：“这样”“如此”之意。

⑨挹(yì)：称。杜甫诗歌《丽人行》，通过对杨国忠兄妹生活奢靡的嘲讽，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罪恶。

⑩寒瘦：形容诗的风格冷峻艰涩。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若香山之老姬可解，卢仝、长吉之牛鬼蛇神，贾岛之寒瘦，山谷之桀骜，虽各有一境，不学无害也。”

⑪妙高亭子：在金山顶上。

⑫京口：即镇江。

⑬仲谋：三国时吴帝孙权。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

⑭铁甕：铁制的盛器。镇江子城，孙权所筑，特别牢固，称铁甕。

【解读】

此诗1889年作于沿长江往长沙的旅途中。长江下游气象万千，景色秀丽，金山、焦山可见一斑。然而，诗人此期之诗风为之一变，瓣香贾岛，“徒以寒瘦为神清”。陈衍一生走的是一条诗人的“荒寒之路”，贴近内忧外患的家国形势。

舟过冷饭洲

不遇禁烟节^①，来过冷饭洲。
江湖满凫雁，强半稻粱谋^②。

【注释】

①禁烟节：即寒食节。

②稻粱谋：本指禽类寻觅食物，后常用以比喻人谋求衣食。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解读】

此诗1889年作于湖南。到长沙后诗人又抽空渡洞庭湖至湘西各地，还北折江陵、汉口至上海。当他由岳州沿湖边的港湾向澧州纵舟而去时，只见洞庭湖西边数百里当时就已淤积，圉山、琴棋望、冷饭洲诸处芦苇林立，遮天盖地，无数的大雁群居在水边，人们不断地捕杀它们，到处血肉狼藉，令人目不忍睹。这些紫色的候鸟，在这里排列成行，一边飞翔一边悲鸣，不忍离去。陈衍

又从鸟儿的命运联想到人：“世之谋稻粱而不避危险者”，感慨万千，富于哲理。

楚江二首（选一）

人生离合楚江萍，柳絮泉边风满庭。

楚雨秦云都不管^①，楚天来看楚山青^②。

【注释】

①楚雨：犹苦雨，比喻相思之泪。唐胡曾《车遥遥》诗：“自从车马出门朝，便入空房守寂寥……脸边楚雨临风落，头上春云向日销。”

②楚天：形容道路远隔。明高瑞南《山坡羊·怨秋声》套曲：“年度虚华，狠撩人情沾起初，想孤鸾别鹤空调，奈秦树楚天耽误。”

【解读】

本题目又作《楚江寄内》，1889年作于湖南。陈衍在湘如浮萍般漂泊，前后不到一年，1890年2月，福州老乡王仁堪托人将陈衍推荐给上海制造局总办刘麒祥，入刘的幕府，对入不敷出的陈衍来说，月薪会高些，且没有湖南总襄校那样劳累。但是，这次湘楚之行，让陈衍

领略了长江沿线的美景，感受到寥廓的楚天湘地，结识了楚地辈出的人才。本诗写出了诗人不虚此行的人生离合。后来萧夫人收到诗，风趣地将“楚雨秦云”改作“抛下芙蓉”，并按卫景武碑体书写珍藏起来。

村居江上已近重阳即事兴怀辄用东坡霜风渐欲作重阳句作起三首存一

霜风渐欲作重阳，入夜高楼月似霜。
可与言愁人有几，未知独驾税何方^①？
登高自昔怀兄弟，隔岁相逢益老苍。
怪汝长空书雁字，替人咄咄三两行。

【注释】

①税(tuō)：通脱(驾)，停车，意为归田。

【解读】

此诗1890年作于上海。此年陈衍始任刘麒祥幕客，居高昌庙的一处村屋，屋前濒临黄浦江，隔以疏篱，遍植花木，被命名为“小浣花草堂”。虽然此时陈衍生活仍然贫穷，但他却很快乐。本诗共有三首，今《陈石遗集》却只存一首。其裔孙陈槻《诗人陈衍传略》记录另一首中的四句，犹为幽默：“……看书有味惊灯烬，作答无笺节语长。说与赤贫浑不信，昨宵祛篋怪多藏。”连点灯的

油和写字的纸都没钱买，诗作却“多藏”，正如诗人所说“诗者，荒寒之路”，这便是陈衍的坚守。长空归雁，勾起了诗人对家乡兄弟的怀念。

杂感十七首（选五）

时既非天宝^①，位复非拾遗。
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

言和即小人，言战即君子。
伏阙动万言^②，蹙国日百里。

何谓公是非，积是劫而已。
积是固胜非，积非亦胜是^③。

用兵本诡道，以利诱之死。中国用兵实是如此。
胜亦无所得，加饷乌可已^④？

到底韩侂胄，不如房次律。
房犹能车战，韩但坐筹笔^⑤。

【注释】

①天宝：这里指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755年）。拾遗：唐代谏官名。杜甫为杜拾遗。

②伏阙：拜伏于宫阙之下，这里指李鸿章等人上书清廷，采取投降政策。蹙（cù）：收缩。

③“是”即真理，“非”为谬误。本诗谴责李鸿章等人大权在握，奉行强权就是公理式的“劫”：真理积多了，固然可以胜过谬误，而谬误积多了居然也可以胜过真理。

④乌：何。已：停止。《孙子》曰：“兵者，诡道也。”陈衍后于1898年写的《议兵》中曰：“夫兵诡道也，战危事出，敢死之士，惟利是图，勇悍之夫，非重价莫购……盖练兵必先筹饷，筹饷一项，并之则见多，分之则见少。”

⑤韩侂胄：南宋大臣，曾力主恢复中原，请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金国，兵败后求和。房次律：房琯，字次律，唐宰相，率三军平定安史之乱。房次律采用春秋时期车战之法，以牛车两千乘进攻，命马步军护卫。叛军顺着风势，扬尘纵火。唐军大败，人畜相杂，死伤多达四万，仅有数千人逃出。房次律虽战败，仍坚持主战。筹笔：运笔筹划。

【解读】

此诗1895年作于上海。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令爱国者陈衍集愤怒、抗争、失

望、无奈各种“杂感”于胸中，不能不发为诗歌。本诗中陈衍将时局比为“安史之乱”，想起了杜甫。

京口访茅子贞留宿晓起同登北固山^①

留宾避雨茅季伟，约我晨起游金焦^②。
肩舆出城先北固，高高石磴连山腰。
江山京口信第一，烟霏澜浪殊昏朝。
人愁茫茫百端集，我方对此烦忧消。
石瓢多景尚突兀^③，甘露海岳俱萧条^④。
中兴将帅竞祠庙，仲谋寄奴何寂寥^⑤。
稼轩怀古题词日，惟闻铁甕淘寒潮^⑥。
雄兵天堑足扼守，何事饮马愁天骄。
纓冠披发谁肯救，谋国乃欲西邻招^⑦。
登高坐念又叹息，冻雨不止还潇潇。

【注释】

①茅子贞：茅谦（1848—1917），字子贞，参加过“公车上书”，后任清史馆协修。北固山：参见前选《江中回望金、焦二山》注④。

②金焦：参见前选《江中回望金、焦二山》注②、

注③。

③帆 (fān)：帆。

④甘露：甘露寺。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会昌废壁》：“唐李德裕镇浙西日，于润州建功德佛宇曰甘露寺。当会昌弃毁之际，奏请独存。因尽取管内废寺中名贤画壁置之甘露。”海岳：大海和高山。晋葛洪《抱朴子·逸民》：“吕尚长于用兵，短于为国，不能仪玄黄以覆载，拟海岳以博纳。”

⑤仲谋：孙权，字仲谋。寄奴：刘裕，小字寄奴。

⑥甕：参见前选《江中回望金、焦二山》注⑮。

⑦纓冠：《孟子·离娄下》：“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披发纓冠而救之，可也。”朱熹集注云：“不暇束发，而结纓往救，言急也。”后因以“纓冠”形容急迫或急切救助他人。这两句指当时一些无能的将领们竟然提出让长江归英国保护，以抵抗日本的战舰。

【解读】

此诗 1896 年作于江苏镇江。在北固山上有个甘露寺，相传三国吴甘露年间建。唐李德裕加以增辟。李德裕曾收复幽、燕，平定回鹘和昭义军节度使刘稹，“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诗人面对内忧外患中的一片萧条的江海和高山，百感交集，想起了当年的李德裕、孙权和刘裕。他们这些金戈铁马驰骋疆场

的英雄们已寂寥于历史的深处，但当今的将帅和“天骄”们却只会在江边饮马发愁，令诗人在潇潇的“冻雨”中“登高坐念又叹息”。

戏作饮酒和陶（选一）

故人怜我贫，劝我聊弦歌^①。
不为三径谋^②，奈此十口何。
曰诺吾将仕，踌躇又蹉跎^③。
吾美不如朝，吾佞不如鲀^④。
果如朝与鲀，不仕宁轘轲^⑤。

【注释】

①弦歌：指当官。

②三径：指田园。

③朋友们见陈衍家贫，都劝他当官，他以三百块光洋捐了个候选知县，但他终因看不惯官场的黑暗而未去做知县。

④朝：春秋时宋国的公子，有美色。佞：指口才。鲀（tuó）：春秋时卫国司祝官。公子朝在卫国当官，两人均得宠于卫灵公。

⑤轘轲（kǎn kē）：困顿。

【解读】

此诗 1896 年作于上海。对于陶渊明著名的《饮酒》诗，陈衍不仅在诗的语言上与他唱和，而且在行动上如出一辙：不愿为官，宁可困顿。

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

廿年忧国老尚书^①，汲汲求才渴不如。
拒魏联吴劳决策^②，辟荀荐孔费征车^③。
罪言猥许空余子，长句曾邀叹起予^④。
愿识荆州天下士，翻传急递到渔樵^⑤。

昔岁沅湘单舸还，苍茫风雪下江关。
路从郢树荆门转，梦落郎官大别间^⑥。
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沉艰。
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⑦。

【注释】

①老尚书：指张之洞。张之洞忧国忧民，此20年前，就曾为“东乡惨案”和“庚辰午门案”直言进谏，为民伸冤，既打击了贪官和阉党，甚至委婉地批评了慈禧，又以实际行动向慈禧表达了忠诚。张此时正推行洋务，做强国之梦。

②此以诸葛亮的拒魏联吴比喻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

③辟荀：曹操重用荀攸。荐孔：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征车：古代征招贤达使用的车子，此指张之洞征用陈衍。

④罪言：奏议或议论时政得失的文章。猥许：众多。起予：启发自己。这两句讲张之洞欣赏自己的文章。

⑤这两句讲作者自己这个“士”只是个“渔樵”，受征招心存感激。

⑥这四句回忆十年前作者自己的湖湘之行，对两湖不胜怀念。

⑦天醉：喻世事混乱。这四句讲从张之洞到陈衍，千千万万的忧国忧民之士都在挽神州于陆沉。陈衍虽深知此中之艰难，但他对张之洞坐镇湖广、控制中原局势的能力是充满信心的。

【解读】

此诗1898年作于武汉。陈衍在《送马通伯南归序》一文中说：“甲午国事遂棘，戊戌庚子而愈棘”，他把挽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身上。1897年8月，刘麒祥病逝，张之洞欣赏陈衍在《求是报》上的文字，电邀他到武昌入幕，陈衍将这两首诗送给张广雅（张之洞别号）。

哀晚翠^①

谈空说有便蓍腾，为证莲华有一灯^②。

多事千言并万语，临厓撒手欠垂簾^③。

【注释】

①晚翠：林旭（1875—1898），字暎谷，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末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轩诗集》。

②谈空说有：谈论佛教的义理。蓍腾：模模糊糊。莲华：即莲花，喻佛教的妙法。这两句说林旭从小爱谈佛理。

③在此多事之秋，陈衍常劝林旭介入政治要谨慎，然而他撒手落厓之时，并没有一根簾子可以挽救他。

【解读】

此诗1898年作于武汉。这一年6月，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仅到9月，“百日维新”便被慈禧所镇压。被杀害的“六君子”中的林旭年仅24岁，是

陈衍的亲戚。陈衍自幼十分爱惜这位出众的才子，对于他的死非常痛心，拭泪不已。

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 兼寄琴南^①

此雨宜封万户侯，能将全暑一时收。
未知太华如何碧，想见洞庭无限秋^②。
词客晚来偏隔水，故人天末又登楼。
土风莫奏诗休咏，守分安心作楚囚^③。

【注释】

①子培：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布政使。工诗，陈衍谓其爱艰深，薄平易，有集传世。子封：沈曾桐（1853—1921），任编修官，沈曾植之弟。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70余种，译笔流畅，在当时颇有影响。

②太华：华山。

③土风：乡土歌谣或乐曲。楚囚：借指处境窘迫无计可施者。

【解读】

此诗1899年作于武汉。戊戌政变后，清政府停止了所有的新政，连湖北官报局也取消了。张之洞将官报改为《商务报》，仍由陈衍任总纂，并聘日本人河濑仪太郎与陈衍配合翻译外国商务书报。陈衍十分重视经济，除了著译大量经济、金融著作外，还向张之洞提出许多积极的理财建议，但张之洞迫于形势，大多未予采纳。本诗表现了一种愤懑的心情。陈衍在1912年所作《张之洞传》一文中说：“（之洞）宏奖知名士，无不罗致，然不与谋政事。所用多杂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无荐举为公卿大臣者。”像陈衍这样曾主笔《求是报》，撰写过《戊戌变法榷议》的士人，只能将精力发泄到所喜爱的诗文中去了，正如本诗所说：“守分安心作楚囚。”

冬述四首视子培（选一）

往余在京华，郑君过我邸。
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①。
杂然见赠答，色味若醪醑^②。
十年始会面，辍乐正读礼^③。
从之索旧作，发篋空如洗。
能者不自珍，翻悔笔轻泚^④。
我言诗教微，百喙乃争启^⑤。
风雅道殆丧，庞言天方瘳^⑥。
内轻感外重，怨悖遂丑诋^⑦。
何人抱微尚，不绝似追蠹^⑧。
宋唐皆贤劫，胜国空祖祢^⑨。
当塗逮典午，导江仅至澧^⑩。
先生特自牧，颇谓语中綦^⑪。
年来积怀抱，发泄出根柢。
虽肆百态妍，石濑下见底^⑫。

我虽不晓事，老去目未眯^①。

凉有古性情，汨汨任有瀾^②。

【注释】

①这四句是说，1886年在北京，郑孝胥访陈衍时，告诉他沈曾植的诗歌也是同光体。

②粢（zī）：粢盛，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醴（tí）：较清的浅赤色酒。

③这两句是说，十年后，陈衍沈曾植才得以会面，此时沈曾植正读完了《乐》，接着读《礼》。

④笔轻泚（cǐ）：轻视蘸笔墨作诗。

⑤诗教：诗歌的教育宗旨和风格。百喙（huì）：犹百口。争启：争着开口。

⑥庞：大。瘠（jì）：病。

⑦丑诋：诋毁。

⑧追蠹：指经久而剥蚀的钟器。

⑨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因和缘。祖祢（nǐ）：先祖和先父。

⑩当塗逮典午：从魏到晋。澧（lǐ）：指湖南澧水。《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

⑪自牧：自我修养。中綮（qìng）：中肯。

⑫这四句比喻沈曾植的诗歌有很深的基础，千姿百

态、风格清切。

⑬眯：眼看不清。

⑭汨（gǔ）汨：水流貌。瀰（mí）：水满的样子。

【解读】

此诗 1899 年作于武汉。诗歌记述了诗人和沈曾植讨论诗歌理论的情况。先叙同光体名称的由来，次叙两位同道结识和交往，次叙诗教微，风雅道丧，“三元说”的提出并受到沈的首肯，最后称赞沈诗如同欧阳修评梅圣俞诗那样：“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瀨。”陈衍《〈沈乙庵（曾植）诗〉序》云：“乙庵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輿地。”故此诗说沈诗有“根柢”。

为林琴南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

曾论懿德回心院，西土重生加他邻^①。
事到无聊说因果，夫人汧国定前生^②。

【注释】

①唐高宗时，妃子武则天设计闷死亲生女婴，嫁祸于王皇后，高宗废王皇后。一次探监，高宗呼王皇后，王曰：“陛下幸念畴日，使妾死更生，复见日月，乞署此为回心院。”加他邻：即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美丽而强毅。

②据唐白行简《李娃传》载：娃乃长安娼女，与荥阳公子相爱，几经曲折，结为夫妻。荥阳生后为数郡之守，李娃遂被封为汧国夫人。

【解读】

此诗1899年作于武汉。这一年，林纾出版了惊世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简称《茶花女》）。陈衍为他写序，并在书后题下了这首诗。《茶花女》译作的面世，如

黑暗夜空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陈衍说：“《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它对当时批判封建保守思想、开启民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陈衍将此与王皇后、李娃等故事比较，引起读者许多有益的思考。小说打动了多少青年读者之心，却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洪水猛兽。陈衍热情赞美玛格丽特的善良、坚毅和柔美，甚似唐皇后、李娃和俄女皇。林纾译作曲折凄美，令人肝肠寸断，茫然若失。难免想起佛家的因果说，也许李娃就是玛格丽特的前生？

作《货币论》一卷刊之戏成 示苏戡

生事纷纷怨孔方，求田问舍赖伊强^①。

归山何与江神事，要敬钱神一瓣香^②。

【注释】

①孔方：中国钱币外圆内方。陈衍以现代经济思想的眼光批判了传统“罕言利”的旧观念。

②苏轼《游金山寺》诗：“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这里反其意而用之：归山与江神无关，反与钱神有关。

【解读】

此诗1901年作于武汉。陈衍在张之洞幕中，襄助这位封疆大吏的“洋务运动”。他办报译文，除了制造舆论外，还深入研究经济、金融，为张之洞理财。他发表了一卷《货币论》，书中系统地研究经济、金融理论，例如建议在武汉造币、实行“金本位”、建立湖北商业中心等。

哀 渐 儿

——儿在天津学堂，乱作，住同学袁宅。袁有新妇，洋兵将据焉，儿为说退之，兵旋复来，开枪戕儿

冥鸿两两将五雏，年年翻飞度江湖^①。
四雏南来一雏北，哀哉中镞亡其躯^②。
尔雏不为稻粱谋，胡独北去天一隅^③。
仓颉鸟篆世久厌，旁行苦记羊皮书^④。
孽臣昏妖天下无，鬼兵守关先张弧。
桃茆巫祝本无验，以车载鬼纷赴塗^⑤。
众人相惊则皆走，有足谁繫长趺趺^⑥。
晦冥白日鬼瞰室，况有粲者窥踰闾^⑦。
尔非道安弓剑徒，宁能为人护孀孤。
谬思谈笑却羌胡，哀哉性命戕须臾^⑧。
夷狄复仇闻句吴，大夫之寢居大夫^⑨。
闾阎涂炭哪忍道，不自逃匿翻当车^⑩。
吁嗟举世鬼画符，岁糜金钱非区区。
余皇屡丧长鬣死，鲁囚犹脱金仆姑^⑪。

尔非前驱为执殳，尔非舆师崤陵徂^①。
尔非沟壑挤中途，又非汪锜邻与俱^②。
岩墙从并非正命，义形于色吁其愚^③。
我非弃儿以全孤，我非初明丧妻孥。
又非死绥卞都督，何用有子瞻与盱^④。
我今行将终菰芦，环顾诸雏弥哀呼^⑤。
危邦乱邦动可死，王涯宅有玉川卢^⑥。

【注释】

①冥鸿：高飞的鸿雁。这两句比喻陈衍两夫妻为了生计，年年带着五个儿女在江湖上漂泊。

②庚子国变爆发之时，陈衍的四个儿女在南方，只有陈声渐滞留天津。镞（zú）：箭头，这里指枪弹。

③稻粱谋：参见前选《舟过冷饭洲》注②。

④旁行：横写，当时中文是竖写，这里指西方语言文字。这两句说事发前陈声渐正在北洋大学刻苦学习西方语言文字。

⑤《易·睽卦》上九：“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大意是：看到猪背上涂满了污泥，又看到一车可怕的鬼，起先张弓要射，又迟疑，将弓弦放松。后来又发现，原来不是鬼寇，而是一支结婚的队伍。桃茆：桃杖与扫帚，做迷信的人用以辟邪除

秽。这四句用了两个典故来指出洋兵横行京津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和她那一帮孽臣们竟然用义和团装神弄鬼的“鬼兵”来对付外国侵略者，引来的是祸国殃民，生灵涂炭。

⑥赵赵（zī jū）：且前且却，犹豫不进。

⑦鬼瞰室：谓鬼神窥视显达富贵人家。粲者：美女。踦（yī）间：倚门，紧挨着门。《公羊传·成公二年》：“二大夫出，相与踦间而语。”何休注：“间，当道门。闭一扇，开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内曰踦间。”

⑧谈笑：意为很容易。据《年谱》载：当洋兵要强奸同学的妻子时，“弟（陈声渐）为说退之，且曰敢尔，当告而帅。惧去，复来开枪戕弟。”

⑨句（gōu）吴：东吴。

⑩间阎涂炭：指平民陷泥坠火。当车：挡车，参见本诗注⑤。

⑪余皇：舟名。长鬣：长胡须。金仆姑：箭名。这四句用典故谴责慈禧太后一帮引起八国联军进攻京津后，又向联军屈服，和他们一起镇压义和团。

⑫前驱为执殳（shū）：《诗·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执殳，此指为皇室效力或作士兵。舆师崤陵徂：典出《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

必于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

⑬沟壑挤中途：《左传·昭公十三年》：“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此指野死或困厄之境。汪錡：春秋鲁国的一个儿童，在参加抗击齐国的战斗中牺牲。

⑭岩墙：快要倒塌的墙。非正命：不是正常的命运。《孟子·尽心上》：“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⑮全孤：保全我自己这孤老。死绥：军队败退，将领应当治罪。眈眈（zhǎn xū）：形容死不瞑目的样子。

⑯菰芦：参见前选《复题冶亭二首（选一）》注③。弥：满。

⑰动：常常、往往，《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王涯（？—835）：唐大臣。甘露之变，被宦官仇士良等所杀。当时，卢仝正在他家作客，也一起被杀。玉川子：唐诗人卢仝之号。

【解读】

此诗1901年作于武汉。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陈衍的次子陈声渐被八国联军的士兵开枪打死，令陈衍十分震惊。《年谱》载：“家君尝自言，平生不怨不尤，

于穷达得丧，殊少介意。至骨肉死亡，不免悲哀，未有动魂惊魄如是年之甚者。”本诗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将家悲与国恨融为一体，既控诉了列强的残忍侵略，又谴责了慈禧太后和一些当权者的孽行和昏庸，也讽刺了义和团的无知与装神弄鬼。诗歌充盈着厚重的历史感。

秋夜读杜工部孟襄阳诗

豺虎冤魂滞北方，东南魑魅亦猖狂。
一家转徙空皮骨，百折乖张有肺肠。
岂敢妄为杜工部，只堪归作孟襄阳^①。
尚疑疏雨微云外，松月虚窗梦本凉。

【注释】

①对于“一家”人的生计，陈衍心中“百折乖张”，于是把情感倾注于杜甫和孟浩然们诗歌的境界中去。

【解读】

此诗1901年作于武汉。陈衍意识到，自己归田的安排，只是“松月虚窗梦本凉”，因为北方庚子动乱，南方虽有“东南互保”条约，却同样是危机四伏。

七月余将由家来鄂弢庵阁学 冒雨乘月两过别后奉寄^①

一年一度到林亭，真共摊书就绿阴^②。君有
“留客便盘圆石坐，借书惯就绿阴摊”句。
草草归人如过客，寥寥旧雨对开襟^③。
荒江月黑篮舆滞，浅渚潮生短襦临^④。
少待躬耕全性命，望衡渡沔是初心^⑤。

【注释】

①弢庵阁学：陈宝琛（1848—1935），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字伯潜，号弢庵。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江西学政、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为晚清清流派主要人物之一，以直言敢谏知名。为同光体诗歌主要作手之一。

②这二句说陈衍自己两次到陈宝琛螺江沧趣楼花园，宾主在一起看书叙旧。

③旧雨：老友。开襟：敞怀畅谈。

④篮舆：轿子。櫂（zhào）：船桨，借指船。

⑤典出酈道元《水经注·沔水二》：“沔水中有鱼梁洲……士元居汉之阴……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

【解读】

此诗1901年作于武汉。上一年的庚子事变，神州陆沉，陈衍痛失次子，因此他虽然身在湖北，但用历年积蓄，托人在福州城外阳岐乡典田十亩，屋一间，先遣长子声暨回闽务农。1900年8月、1901年6月陈衍两度回闽，亲自料理阳岐典田事，以“少待躬耕全性命”。阳岐与陈宝琛所居螺洲隔闽江相望。陈衍的“初心”是：如若“归田”，则“欢情自接”。

附：陈宝琛《七月十六夜访叔伊于损轩故居，即送之鄂》

损轩诗梦已如烟，载月重过一悄然。
人事可胜华屋感，雁声又入早秋天。
稻梁江海催君发，蛙黾林塘恣我眠。
更对烛阑思伯氏，白头何日共归田？

追悼寿伯福兄弟

国破犹能干净死，巢倾宁有顾瞻情^①？
屈原夷叔空相况，三百年前黄蕴生^②。

穀陵风雨二年阴，岂有神州不陆沉^③？
我比丧明痛十倍，寝门无泪为沾襟^④。

【注释】

①顾瞻：回视，环视。《诗·桼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②屈原：见楚国将亡，自投汨罗江。夷叔：叔齐不食周粟而死。黄蕴生：嘉定黄蕴生明末反清，不屈而死。

③穀陵：参见前选《哀渐儿》注⑫。陆沉：比喻国家危亡。

④丧明：眼睛失明。《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弔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寝门：《仪礼·士丧礼》：“君使人弔，彻帷，主人迎于寝门外，见宾不哭。”郑玄注：“寝门，内门也。”此

句言欲哭无泪。

【解读】

此诗 1901 年作于武汉。《石遗室诗话》云：“寿伯福编修，竹坡先生长公子，庚子之乱，君恐被辱，约其弟仲福仰药，不死。复雉经（指自缢）。君体肥重，使仲福抱持投缳，而后仲福亦自尽。余吊之云云。”

题易实甫魂西集戏效其体
用魂西二字为韵^①（选一）

华裾客子过题门，几上牛腰束捆存^②。
万里麻鞵行在所，一囊古锦乐游原^③。
堂堂国事西台哭^④，草草交期北梦言^⑤。
欲唤临川汤玉茗，为君宛转记还魂^⑥。

【注释】

①易实甫：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清末官员、诗人，寒庐七子之一。丧母后自号哭庵。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等。

②华裾：犹美服。牛腰：牛的腰部，喻诗文数量之大。易顺鼎生平作诗近万首。

③鞵（xié）：同鞋。古锦囊：用年代久远的锦缎制成的袋子。《新唐书·文艺传下·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后专指贮诗之袋。乐游原：故址在今陕

西省西安市南郊。唐李白《忆秦娥》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④西台：官署名。这里指割台湾给日本时，易顺鼎曾上书清廷谏阻。

⑤指陈衍在湖北期间，曾与易顺鼎一起居幕，两人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讨论国事。

⑥汤玉茗：汤显祖（1550—1616），明戏曲作家、文学家。所居名玉茗堂。他的“临川四梦”之一为《还魂记》（即《牡丹亭》）。这里借此劝易顺鼎静待机会，不要对抗日失去信心。

【解读】

此诗1901年作于武汉。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割给日本，易顺鼎赴台助刘永福抗日，见不能成功，自谓已死，名其诗集为《魂东集》《魂西集》等四魂集，请陈衍为其题诗，本诗即陈衍所题。

扬州杂诗七首（选一）

诗人垂老到扬州，禅榻茶烟两鬢愁^①。
犹及花时看芍药，平山堂下一句留^②。

【注释】

①鬢（bìn）：同鬓。

②句（gōu）留：逗留；停留。

【解读】

此诗1903年作于江苏。这一年3月，诗人到清江访问时任淮扬道观察使的沈瑜庆（沈葆楨子），并与沈同至扬州。

太息一首送河濑如侗归日本

神州于天下，八十分居一。
我生实不辰^①，坐见陆沉日^②。
其东一帝国，自命曰日出。
近亦新造邦，气体未充实。
曩者相阅墙，谋国本无术^③。
遂来露西亚，牟利乘蚌鹵^④。
责人以蹊田，不卹夺牛诘^⑤。
嗟我乏谋人^⑥，贫弱乃无匹。
万端待经纬，予手据以拮。
百废当具举，欲汲苦短繻^⑦。
岂知韞椟者，宝藏固充溢^⑧。
坐兹金银气，染指甘如蜜。
自强在尚武，原富在戒逸^⑨。
输墨久不作，管商殆绝笔^⑩。
不求三年艾^⑪，何救膏肓疾。

如君经济学，雅抱计然七^②。
相从日讨论，要旨迨纤悉^③。
窃思挽时局，财政宜秩秩。
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④。
中央集散法，制限曲伸律^⑤。
股券若泉流，国事理如栲^⑥。
求言下征车，谓可陈造膝^⑦。
吾谋适不用，未必止或尼^⑧。
平生慕鸱夷，志岂在簪髀^⑨。
于国既不施，于家宁遑恤^⑩。
茫茫东海水，战血将浮滴^⑪。
主人不执兵，纓冠望同室^⑫。
晖台谋方殷，曹社闻洎漆^⑬。
吾行为虫沙，相见未可必^⑭。
别酒惨不欢，赠策聊一述^⑮。

【注释】

①不辰：不是时候。

②陆沉：参见前选《追悼寿伯福兄弟》注④。

③这六句说日本近代历史：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

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曩（nǎng）：以往。

④露西亚：即俄罗斯。沙俄与日本乘势在中国东北争夺势力范围。

⑤蹊（qī）田夺牛：典出《左传·宣公十一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后以“蹊田夺牛”指罪轻罚重。这里指沙俄违约，拒绝执行《交收东三省条约》，日本以此在东北攻击沙俄。卹（xù）：害怕。

⑥谋人：谋国之人，即替国家着想之人。

⑦繻（jú）：汲井用的绳索。

⑧楹榑（yùn dú）：藏在箱柜里。

⑨逸：享乐。这两句是说：要强国就要强兵，要富国就要勤勉。

⑩输：公输班；墨：墨翟；管：管仲；商：商鞅。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视改革，重视工程技术和经济运作的务实派领袖。

⑪艾：医治。

⑫计然七：计然是春秋战国时期人，名研。《史记·货殖列传》：“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⑬迨（dài）：及、达到。

⑭陈衍经过深入研究，建议张之洞先推行银本位币，辅以暗字纸币，待条件成熟时推行金本位制。

⑮经济、金融既由中央控制，又要有自由度，有的该设限制，有的不该设限制。

⑯栉(zhì)：密密排列，这里喻为很有秩序。

⑰征车：参前选《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注③，这两句指出应虚心垂询下层的意见。

⑱典出《孟子·梁惠王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天也。”大意是：我的道如果能得到实行，鲁侯自然会来见我，如果被人阻止了，那也是天意。这两句反其意而用之：我陈衍的建议不为张之洞所用，不是天意。

⑲鸱(chī)夷：春秋时越国范蠡之号“鸱夷子皮”。簪(zān)：首饰。鞞(bì)：古代作朝服的蔽膝。这两句是说我平生之志在于像范蠡那样辅佐国家，哪里要荣华富贵。

⑳遑恤：哪里有空忧虑。

㉑淙涌(bó yù)：水沸涌貌。

㉒纓冠：急迫或急切地救助他人。

㉓曹社：喻国家将亡。诤谏(zhōu chì)：争吵。

㉔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

㉕赠策：临别赠言。

【解读】

此诗 1903 年作于武汉。陈衍与河濑如侗（即河濑仪太郎）共同翻译了大量外国经济著作，介绍西方经济理论。日俄战争爆发，河濑被征召回国，陈衍以诗相送。“太息”的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新造邦”，正在“充实”为强大帝国，而中国这一“老大帝国”却日见陆沉。从本诗可见陈衍挽救国家的赤诚之心与深刻思考。

滕王阁

依旧西山入卷帘，堂堂杰构自深严^①。

四阿重屋千年制，却遣飞甍压帽檐^②。

【注释】

①语出王勃《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杰构：《滕王阁序》文曰：“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②阿（ē）：屋栋，正梁，屋角处翘起来的檐。甍（méng）：屋栋曰甍。《滕王阁序》文曰：“披绣闼，俯雕甍。”这两句是说，具有四重栋梁和飞檐的“杰构”历经千年，雄伟壮观，诗人仰望时但见华夏的重檐压着自己的帽檐。

【解读】

此诗1904年作于江西。这一年陈衍游南昌。

百花洲

祠庙亭台聚一丘，郡人争上百花洲。

偶然打桨如桃叶，且可采莲似莫愁^①。

【注释】

①采莲：即《采莲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莫愁：古乐府中传说的女子。《旧唐书·音乐志二》：“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

【解读】

此诗1904年作于江西。《滕王阁序》文曰：“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迴。”

南昌别乙盦太守

去年访涛园^①，今年访乙盦。
老我将息机，趁此行趁趲^②。
暮别黄鹤楼，不见头陀龕^③。
朝临湓浦水，九派未可探^④。
大姑望宫亭，唤渡睡已酣^⑤。
爽气接西山，滕阁浮青岚。
下榻南郡斋，藤架垂毵毵^⑥。
巨樟青白桐，离立时往参^⑦。
露台出其杪，俯见江影涵。
凌虚复超然，夜色碧潭潭。
取彼四年事，偿以七日谈。
贯此五夜眠，胜过百纸函^⑧。
哲理我断断，群学公醺醺^⑨。
坐我节目翁，诗骨耸瞿昙^⑩。
食我五色瓜，诗味与同甘^⑪。

局棋罢李远，去船命刘恢^⑫。
观画撤寒具，说部付白蟬^⑬。
沧浪四万钱，压杖不可担。
连绵一纸书，为觅异筍篮^⑭。
良会瞥如电，别意夙所谙。
愿公述祖德，持节来闽南^⑮。

【注释】

①涛园：沈瑜庆（1858—1918），字爱苍，号涛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工诗，著有《涛园集》传于世。

②息机：息灭机心。《楞严经》卷六：“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趁趲（cān tān）：相随驰逐貌。

③头陀（tuó）：亦作“头陁”。梵文 dhūta 的译音。意为“抖擞”，即去掉尘垢烦恼。因用以称僧人。龕（kān）：供奉神佛或神主的石室或小阁子。

④湓（pén）：水名。一名湓浦或湓江。今名龙开河。源出江西省瑞昌县西清湓山，东流经九江，名湓浦港，北流入长江。南朝梁何逊《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分为很多支流，因以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

⑤大姑：指大孤山。江西彭泽县南岸有彭浪矶，隔江与大、小孤山相望，俚因转“孤”为“姑”，转“彭

浪”为“彭郎”，云“彭郎者，小姑壻也”。后遂以此相传。宋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官亭：即官亭湖，古彭蠡湖的别称。因湖旁庐山下有官亭庙而得名。

⑥南郡：南康郡。毵（sān）毵：垂拂纷披貌。

⑦离立：并排坐立。据《年谱》载，沈曾植以巨木建成露台，高出周围树木，用来乘凉和观景。

⑧这四句说陈衍与沈曾植分别四年后，此番日夜交谈多日，不是书信来往所能相比的。

⑨斲（yín）斲：争辩貌。醅（tán）醅：醇浓、醇厚。这两句说陈衍喜欢辩论哲理，而沈曾植则深谈醇浓的博学。

⑩瞿昙（qú tán）：释迦牟尼的姓，这里指悟性。

⑪这两句意为夏天干热，他们大量食用抚州枕瓜，味道与诗歌一样甜美。

⑫李远：唐诗人，字求古，夔州云阳（今属重庆）人。大和进士，官至御史中丞。远善弈嗜酒，有诗“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李远为诗清逸，亦能赋，许浑称其“赋拟相如诗似陶”。（《寄当涂李远》）刘悛（tán）（约345年前后在世）：字真长，沛国相人。雅善言理，为政清静，门无杂宾。桓温有不臣之迹，请简

文帝勿使居形胜地，帝不纳。温伐蜀，悛以为必克，后竟如其言。刘悛著有文集二卷传于世。

⑬寒具：一种油炸的面食。说部：指古代小说、笔记、杂著一类书籍。蟪（yín）：蠹鱼。蚀衣服、书籍的蛀虫。

⑭舁：参见前选《自大料坎行达加九岸大营三首（选一）》注⑤。荀舆：轿子。

⑮良会：美好的聚会。谙（ān）：熟悉。述：遵循。持节：奉命。

【解读】

此诗1904年作于江西，与沈曾植道别。

雨后重过开先观二瀑布^①

匡庐山作浚阳派^②，各道涧泉自分界。
青山有似绿衣人，纷帔翩翩垂缟带^③。
中峰劈成青玉峡，见说白龙出其内。
我观是龙还是剑，雷焕张华昔所佩。
延津飞跃去何之，还过丰城艮其背。
尚余双鞘化双峰，夹峙香炉峭天外^④。
西江诗派首庐陵，自负庐山高为最^⑤。
临川南堕与东来，双井雄奇合两大^⑥。
流为章贡汇鄱阳，竖作槛泉双倒挂^⑦。
道园曼硕两剑峰，以外纷纷等曹郤^⑧。
我来雨前越雨后，一见一否观者再。
定谓银河落九天，炎炎大言供一快。
彭郎词与瀑布谣，铁崖酸斋亦天籁^⑨。

【注释】

①开先：庐山五老峰下之僧舍名。

②匡庐：庐山的别名。浔阳：江名，指长江流经浔阳县境一段，在今江西九江市北。唐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即此。

③帨（shuì）：佩巾。

④典出《晋书·张华传》：张华，诗人、任宰相，著《博物志》，夜观天象，斗牛之间有光芒。其友雷焕曰为宝剑之气，且推测在豫章丰城。张派雷作丰城令，雷在该城掘狱屋地基，得“龙泉”与“太阿”双宝剑，张雷二人各得其一。后张死于司马氏政治之“八王之乱”，雷的儿子佩剑至剑溪，剑掉入水中，雷子潜入水，见水中有二龙游泳。延津：即剑溪之延州（今福建南平）。艮（gèn）背：东北隅。香炉：庐山香炉峰李白在此写下了两首《望庐山瀑布》，名句有“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八句诗以山中白龙化剑的故事，将景语化为情语，再演为诗的哲理。

⑤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欧阳修（1007—1072），先世“为庐陵大族”，故自称“庐陵欧阳修也”。

⑥临川：王安石（1021—1086），抚州临川人。双井：在今江西省修水县西，为宋诗人黄庭坚（山谷）家乡。

⑦章贡：章水和贡水的并称。亦泛指赣江及其流域。
槛泉：喷涌四出之泉，此指瀑布。

⑧道园：元文学家虞集（1272—1348）的别号。曼硕：元文学家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曹郈：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郈》以下，无讥焉。”杜预注：“《郈》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闻此二国歌，不复讥论之，以其微也。”后以“郈下无讥”言其微不足道。

⑨彭郎：指彭浪矶，参见前选《南昌别乙盦太守》注⑤。铁崖：铁崖体。指元末诗人杨维桢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辞的诗歌风格。酸斋：元散曲家贯云石别号。

【解读】

此诗1904年作于江西。这一年陈衍游庐山。《年谱》载：“开先有二瀑，晴时一瀑干，惟存溜痕。一瀑，舟行鄱阳湖中已见之。瀑广仅二三尺，长仅两三丈，徒以山界江湖间，高而易显耳。太白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人称其工，不知此正言其瀑之不甚广。若广至寻丈则吹之自不断，照之亦不空矣……未几山雨骤至，甚急，则二瀑并下，广狭如一。东坡诗所谓‘劈开青玉峡，飞出双白龙’者矣。若譬以‘银河落九天’，则大言

而已……雨晴，涧水泐漫……涧中水石千状万态，坡公兄弟之激赏有以也。”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本诗写瀑布美景，却透露出陈衍一生最重要的感情所系：对诗歌艺术的热爱。陈鸿祥先生评王国维：“词外‘人间’，词内哲理。”我们如果把“词”广义地理解为诗歌文学，那么陈衍的这首诗之“内”又充满着诗的哲理。

至鹿洞书院^①

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
一溪都见底，五老尚横云。
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
流芳桥上伫，水石本清芬。

【注释】

①鹿洞书院：即白鹿洞书院，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

【解读】

此诗1904年作于江西。诗人游过了开先，次日至白鹿洞。

下匡庐宿南康郡斋视叶至川
太守兼寄乙盦太守^①

西江两贤守，送我入匡庐。
放溜催官舫，冲泥命笥舆。
诸峰云际秃，众瀑雨余舒。
报道山中胜，瞿塘恐不如。
又下陈蕃榻^②，高斋一坐幽。
温经谈鹿洞，观水忆龙湫。
山近晴还雨，城空夏若秋。
好官对名郡，未沫古风流^③。

【注释】

①南康：在庐山之麓，鄱阳湖畔。叶至川：宁波人，时为南康郡守，是陈衍的同年。

②陈蕃榻：语出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此指太守礼待陈衍。

③沫（mèi）：淡薄。

【解读】

此诗 1904 年作于江西。陈衍提倡“循吏（受法循理的官吏）之诗”，此诗中既有美景，又有循吏，可谓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美妙融合。

次韵答伯严二首^①（选一）

庐阜东南一太行，扶舆元气久深藏^②。
徐陈不作凭谁继，虞揭而还觉汝强^③。
滚滚沅湘流涕尽，栖栖江汉鬓毛苍^④。
题襟赠缟酸寒否，待转风轮窍土囊^⑤。

【注释】

①伯严：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其父陈宝箴一起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于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将激愤之情与对时局的忧虑等倾注于诗歌之中。他与陈衍同是同光体诗歌的代表人物。

②庐阜：庐山。扶舆：犹扶摇。盘旋升腾貌。

③徐陈：汉徐干和陈琳的并称，二人皆“建安七子”之一。虞揭：元文学家虞集和揭傒斯的并称。

④这两句说陈三立随其父湖南巡抚一起在湖南实行维新，戊戌政变后被双双革职，后寓居赣、宁、沪、杭

等地。

⑤题襟赠编：指以诗文唱和抒怀、互相赠送。窍土囊：洞穴。《文选·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浸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喻天籁之音。

【解读】

此诗 1905 年作于武汉。作为同光体诗歌的两位代表人物，陈衍和陈三立相知 20 多年，却未曾会过面。这一年在武汉他们终于相见了，陈三立以一首七律相赠，陈衍“次韵答”之。

附：陈三立《赠陈石遗监督》

胜流沈子培郑苏堪抗颜行，说子渊渊无尽藏。

狼藉诗篇为客久，摩挲櫺具看人强。

过逢江汉头俱白，上薄风骚气独苍。

更欲用心到圣处，坐收俊语挂奚囊。

君有选刻朋辈所为诗之意。

思 归（选一）

抵死思归又畏归，归乡事事与心违。

等高时见累累冢，悽绝去家丁令威^①。

【注释】

①丁令威：传说是汉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成仙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柱上。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解读】

此诗1906年作于武汉。诗人廿载漂泊，难免思归。然而家乡却不是理想的归宿，所谓“近乡情更怯”，于是只有感伤。

苏戡至武昌同登黄鹤矶怀白楼 有作次韵^①

逼人岁事渐峥嵘^②，来听江流断岸声。
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
更堪轮铁辘辘去^③，且看风帆叶叶行。
唤起沙鸥话前梦，荒龕颓榭几微醒^④。

【注释】

①黄鹤（hú）矶：武汉市蛇山，又名黄鹤山，西北二里有黄鹤矶。

②逼人岁事：这一年七月，京中学部以咨文向张之洞调陈衍入部任职，陈衍却不愿当官，朋友们一再劝说，他勉强答应，但夫人萧道管病重咯血，无法入都。

③轮铁：指火车。

④醒（chéng）：喝醉了酒，神志不清。

【解读】

此诗1906年作于武汉。陈衍和苏戡（郑孝胥）二人

是同乡、同门，又同是同光体闽派的领袖人物。1899年起，郑孝胥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二人共居武汉，常共同谈诗论艺。1903年郑孝胥离开武汉。1906年秋郑孝胥回到武汉，两人重逢。

从黄州访乙盦提学安庆出观 蔗林相国衡湘画册属题^①

曾望衡山渡洞庭，廿年前梦阻扬舲。
却乘千里剡中兴，展看数峰江上青^②。
孺子百来犹下榻，康成一宿罢谈经^③。
尚书尔雅今休讼，回雁眠龙总杳冥^④。

【注释】

①衡湘：衡水和湘水的总称。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

②扬舲（líng）：扬帆。剡（shàn）中：浙江嵊县。这四句参见前选游浙江、湖南诸诗。

③康成：郑玄，东汉经学家，字康成。

④杳冥：极遥远的地方。

【解读】

此诗1907年作于武汉。这一年正月末，萧夫人病情稍好，陈衍准备三月入都。黄州知府王揖郑邀请他前往

黄州一游。于是游东坡赤壁和王禹偁小竹楼等名胜。接着，安徽提学使沈乙盦招往安庆一游，乙盦出示董蔗林相国衡湘画册，陈衍遵嘱题本诗。

妇病甚亟

妇病支离已十秋，今秋此病直弥留^①。
堪舆错怨斜街住沈雨人谓所居不利，
日者都归厄运仇子平家谓木运过王^②。
自是卫生常不讲，那能蠲忿更忘忧^③。
堂堂大梦终须觉，少欲迁延再罢休^④。

【注释】

①弥留：久病不愈，亦指病重濒死。

②堪舆：风水。沈雨人：沈云沛，字雨人，官至邮传部侍郎。日者：古时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子平：指星命之学。

③蠲（juān）忿：消除埋怨。三国魏嵇康《养生论》：“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

④大梦：古人用以喻人生。《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解读】

此诗 1907 年作于北京。陈衍此年 3 月入京后最为忧虑的是夫人病入膏肓。然而他并不相信堪輿和日者，讲究的却是卫生。末二句显出诗人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作此诗不久后的 8 月，夫人病逝，陈衍作现存诗中最长的一首诗——《萧闲堂诗三百韵》，达三千言。

几道出示岁暮诸作奉和一首次其 《初七日阅邸抄》韵^①

夫子雄才敌万夫，苦吟字字费踟蹰。
偶将雁塔题名记，写入诗龕祭脯图^②。
五十本来少进士，百年能几大胡卢^③？
梅花上日开筵好，莫管南公与左徒^④。

【注释】

①几道：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其以“雄才”译《天演论》等，像惊雷炸响于中国思想界。然而，“平生献玉常遭刖”，一向未被重用。邸（dǐ）抄：中国古代报纸。

②雁塔题名：唐代新科进士在曲江会宴后，常题名于雁塔。诗龕祭脯：贾岛每年除夕取自己当年诗作，祭以酒脯以自勉。

③“五十少进士，四十老明经”。语出《唐摭言》，

唐代重进士，五十岁得之犹为早，轻明经，四十岁已为晚。大葫芦，即大瓠，典出《庄子·逍遥游》，对于大瓠似的大才，俗人无用，“神人”却有无用之用，“无功”之妙。

④南公：战国时楚国隐士。《史记·项羽本纪》：“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左徒：战国时楚国官名。后人因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即用以指屈原。清陈维崧《采桑子·题画兰小册》：“左徒弟子今谁在？只有章华，沦落天涯忍看灵均九畹花。”

【解读】

此诗1910年作于北京。这一年，朝廷赐给留学西洋而资格老的人以进士出身，这时严复已年逾五十，竟然和他的两个学生一起列名其中，无奈之下，只好以“苦吟”诗歌自嘲。陈衍和此诗谴责朝廷，安慰朋友。

附：严复原诗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
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
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花朝同人集江亭暮饮酒家^①

春中草未青，步履近郊垆^②。
诗有萌芽意，人多磊砢形^③。
一湾怜水色，百上厌江亭^④。
劳我精神未，居然报醪醕^⑤。

【注释】

① “花朝”节指农历二月十五日旧俗的“百花生日”，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二月望》：“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赏游。”

② 垆（jiōng）：遥远的郊野。

③ 磊砢（luǒ）：指众多委积的石头。

④ 厌：意为不厌。

⑤ 醪醕（lù líng）：一种美酒的名字。唐李贺《示弟》诗：“醪醕今夕酒，绡帙去时书。”

【解读】

此诗 1910 年作于北京。陈衍在北京常常召集诗友们饮酒赋诗。美酒是最“劳”“精神”的杯中物，“居然”却要开怀畅饮，只有它才能融解诗歌的意境。

花朝后一日招鬯威仲毅芷青
次公秋岳诸子饮集寓斋^①

春来人事集，久不对芳尊。
好我二三子，起予五七言^②。
南中花已灿，北地树犹髡^③。
居易他年录，行藏懒细论^④。

【注释】

①鬯威：黄彝震，字鬯威，江都人。仲毅：梁鸿志，字仲毅，长乐人。芷青：朱联沅，字芷青，海盐人。次公：曾念圣，字次公，闽县人。秋岳：黄濬（jùn），字秋岳，侯官人。以上除黄彝震外，皆陈衍学生。

②起予：《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孔子言子夏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后用为启发自己之意。

③髡（kūn）：古代剃掉男子头发的一种刑法。

④居易：平常，这里指通常的诗歌理论。他年：今

后。录：意为研究。行藏：指出处或行止。语本《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唐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

【解读】

此诗1910年作于北京。这一年春天，赵熙（尧生）等人创立了一个诗社，陈衍则把饮酒赋诗的范围扩大到他学生中的才高者。白天作诗，晚上在他的“小秀野草堂”喝酒。据陈衍曾孙陈槻《诗人陈衍传略》载：“此屋原系康熙年间诗人顾嗣立（字侠君）的旧居，花木绕屋，古槐参天，中有古藤一架，假山一座，绕以丁香、海棠诸花，颇擅园林之胜。屋亦宽敞，有楹帖云：‘草堂小秀野，花事下斜街。’为名诗人何绍基（字子贞）旧题，已剥落不清，后由陈衍姻亲沈瑜庆补书。陈衍除到学部上班及兼职学校教学外，常与友朋聚会于此，吟诗为乐。”

送江杏村归里^①

四海争传真御史，九重命作老翰林。
当诛臣罪非今日，待养亲年直万金^②。
杀马行藏殊愤激，臂鹰身手任萧森^③。
他时共领田园兴，浮白青山是素心^④。

【注释】

①江杏村：江春霖，字杏村，莆田人，官侍御，直言敢谏。

②亲年：父母的年岁。

③杀马：杀马毁车。典出《后汉书·周燮传》：“（冯良）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斯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后以“杀马毁车”喻弃官归隐。臂鹰：架鹰于臂。古时多指外出狩猎。宋林逋《雪》诗之二：“更想天山两三骑，臂鹰拳蹬簇駉駉。”

④浮白：语出汉刘向《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

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曰：“饮不醕者，浮以大白。”原意为罚饮一杯酒，后亦称满饮或畅饮酒为浮白。

【解读】

此诗1910年作于北京。江春霖因严劾庆亲王奕劻引用私党，被赶回翰林院“作老翰林”。他提出请假回乡养亲，实际上是愤而辞职归里，当时千万人为他送行。陈衍虽然喜爱诗歌，热衷于友朋文酒之乐，但骨子里是悲愤的。清王朝极端腐败，小人在位，贤士被逐，内政混乱，外交不振。对于这样一个政权，诗人是清醒地意识到它气数已尽。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陈衍在学部上班，“满员皆惶恐问计，公直告之曰，惟有请今上逊位，惜无人敢奏”。辛亥革命后，陈衍的诸多朋友成了糊涂的遗老，他却坚决反对作遗老。

庭梅将开约梅生月夜弹琴兼以话别^①

一树寒梅且盛开，商量清夜抱琴来。
疏桐坠叶供茶灶，短石支床置酒杯^②。
流水高山非绝调，参横月落更清哀^③。
看君浩荡江湖思，只恐诗成念不才^④。

【注释】

①梅生：何振岱（1867—1952），近代诗人。字梅生，又字心与。福建闽县（今福州）人。

②床：古代坐具。《礼记·内则》：“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执床与坐。”陈澧集说：“床，《说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床也。”

③流水高山：语出《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以“高山流水”为知音相赏或知音难遇之

典，或比喻乐曲高妙。参（shēn）：参星，这里泛指星辰。

④江湖思：隐居的思想。清阮元《小沧浪漫笔》：“鱼鸟沉浮，水木明瑟，白莲弥望，青山向人，至此者渺然有江湖之思。”

【解读】

此诗1911年作于福州。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陈衍一家人回福州避乱。回到文儒坊家中，发现刚认识不久的何振岱就住在他对门，“始日过从，尝月夜抱琴动操”。当时同人们疏浚福州西湖，兼修西湖名胜，重建宛在堂。陈衍赋诗《寒食日寄怀梅生兼讯西湖》，何振岱则著《西湖志》一部。

竹根生笋喜作

栽竹能生弱不禁，春来老翠转萧森。

几根细笋频频数，胜过衰年望子心。

【解读】

此诗 1912 年作于福州。陈衍一生喜蒔花种竹，居然“胜过”“望子心”，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陶渊明、白居易般老妪能解的诗心。

次任公万生园楔诗韵寄任公^①

神州遍疮痍，荡涤当安适^②。
谁持活国手，凋瘵有起色^③。
群公尽邓禹，未肯甘寂寂^④。
赫然铜面具，不畏发其冪^⑤。
沧江桑海人，亲见苕弘碧^⑥。
牖民负先觉，万本饮冰集^⑦。
新理阐西哲，群籍抉东壁^⑧。
蔡州正秋望，汐社已日夕^⑨。
重摩乌集阙，马角返绝域^⑩。
相逢一握手，烦冤并感激。
永和有癸丑，千载与重觅^⑪。
长安问水边，杜陵泪沾臆^⑫。
破涕发高咏，文采各奕奕。
嗟余东入海，负媿申徒狄^⑬。
兰亭误后至，灑涧空目极^⑭。

有如辛亥秋，适避桓景厄^①。
峨舸过之罟，吹帽风恻恻^②。
南图缓扶摇，北望阻羈勒^③。
平生遇清景，命笔急迫索。
合并得四美，刻烛听促迫^④。
长安几上巳，岁岁花照席^⑤。
欧九供描画，张为图主客^⑥。
我游君未归，我去君当惜。
住者六七公，梦想付昔昔^⑦。

【注释】

①任公：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世称“康梁”。禊（xì）：祓祭。古人消除不祥之祭，常在春秋二季于水滨举行。阴历三月三日上巳修禊尤为流行。王羲之《兰亭诗序》：“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②疮痍：创伤，比喻战争后民生凋敝。杜甫《北征》诗：“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安适：安静舒适，安乐舒服。

③凋：损伤。瘵（zhài）：病。《诗·大雅·瞻卬》：

“士民其瘵。”

④邓禹（2—58）：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仲华。东汉初年军事家。

⑤铜面具：古代将士出征时常戴之以作防护和威慑敌人的铜制面具。《宋史·狄青传》：“临敌披发，戴铜面具。”冪：覆盖。

⑥沧江：江流，江水。桑海：“桑田沧海”的略语。苙弘碧：忠臣冤死，血化为碧。

⑦牖（yǒu）民：诱导人民。

⑧扶：拨开。东壁：此指日本。

⑨蔡州：州名，隋大业二年（606年）改溱州置。治上蔡（寻改汝阳，今河南汝南）。唐初改豫州，宝应元年（762年）又改蔡州。唐中叶藩镇李希烈、吴元济等先后割据于此。汐社：宋遗民谢翱创立的文社名。

⑩乌集：形容人群没有严密组织而临时凑合。马角：比喻苦熬出头，创造奇迹。

⑪永和：古代的年号。癸丑：天干地支，以计时间。

⑫语出杜甫《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臆：胸。通过曲江水边祓除不祥，描写统治集团腐朽奢靡生活，讽刺他们擅权乱国，揭露政治阴暗。

⑬媿：同愧。申徒狄：殷商时人，闻说汤要让天下，于是投河而死。

⑭兰亭：见注①。灋（chán）：水名。灋水源出河南洛阳市西北，东南流经旧县城东入洛水。

⑮桓景厄：东汉桓帝时，爆发“党锢之祸”，宦官专权，社会动荡。西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封“王”跋扈专横，后被平定。

⑯罟（fú）：捕兽的网。恻恻：悲痛貌。杜甫《梦李白》诗：“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⑰语出《庄子·逍遥游》：“（鹏）抟扶摇而上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表现了一种追求自由境界却与物无待的思想。羈（jī）勒：束缚，牵制。

⑱四美：四种美好之事。如：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仁、义、忠、信等。刻烛：语出《南史·王僧孺传》：“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

⑲上巳：旧时节日名，汉以前以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魏晋以后，定为三月三日，不必取巳日。照席：宴饮时照料宾客，陪席。

⑳张为：唐诗人，撰《诗人主客图》。

①我游君未归：梁启超 1898 年逃亡日本，几年后才归国。昔昔：夜夜。清钱谦益《过德州不及登东壁楼诗之三》：“至今秋梦里，昔昔与徘徊。”

【解读】

此诗 1913 年作于福州。上一年秋天，梁启超在北京主编《庸言》杂志，邀请陈衍在上面发表《石遗室诗话》。这年二月，梁启超将自己欲出版的诗集请陈衍酌定。陈衍读后认为，其“诗如其文，学韩学苏，局势开展，笔力雄俊”，只有一些小毛病，无须作甚修改。三月，陈衍因北大学生考试完毕，回到福州。而梁启超在北京“集数十人修禊于西郊万生园，分韵赋诗，印一本寄示，要公（陈衍）补作。因次任公韵赠任公”，即此诗。

大雨宿龙潭观瀑寄听水第二斋主人^①

猛雨横风屡灭灯，卧看巨瀑肆奔腾。

主人听厌山中水^②，如此奇观得未曾。

【注释】

①龙潭：在福建永福（今永泰县）境内。陈宝琛向往山林，迷恋“沧趣”，所以于1908年又在永福小雄山筑“听水第二斋”。陈衍将此诗寄给在天津的陈宝琛。

②听厌：即“听不厌”之意。

【解读】

此诗1913年作于福州。陈宝琛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因常给朝廷提意见，于1885年被“降五级调用”，原因是“保举失当”，“适丁母忧，家居守制服阙，遂不复出”。他在乡居了25年后，于1909年奉召入京，任“内阁大学士”等职，此时陈衍正“旅食”北京，这4年中，两位同乡挚友难得在京相聚。在风雨飘摇的国势

之下，他们爱国爱民，这是入世，向往山林，却是出世。这种恒长的出入世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同光体特有的诗风——“清苍幽峭”。据《年谱》载：“这一年三月，陈衍自京归闽。”“五月六日，施藜观招游龙潭。午前稍晴，向晚过濑下，天色渐变，入小雄口，疏雨来。须臾甚雨，涧石上始揭终砢。昏黑乃至小雄山，止弢庵丈所筑听水第二斋，衣屨毛发无一干处矣。然大雨，瀑尤可观。一宿记之而去。”

连日读杜诗有题（选一）

病余王倚罕经过，置酒苏端奈雨何？
临颖美人今不见，坐中惟有薛华歌^①。

【注释】

①临颖美人今不见：陈衍他们观剧时，女伶魁首刘喜奎已赴天津。

【解读】

此诗1915年作于北京。这一年，严复被袁世凯所利用，在帝制逆流中列名“筹安会”，一时声名狼藉。相反，陈衍却态度鲜明，当他得知有人擅自将自己名字列入“筹安会”时，立即责问施愚等人，坚决要求将名字删除，保全了自己的名节。陈衍目睹了帝制闹剧，自己险些“陷贼”。他拿起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雨过苏端》等诗，诵读之下，感到历史似乎在重演：安禄山叛乱，降贼者分六等治罪。老杜陷贼而没有投降，多亏了王倚、苏端这些好友的帮忙，躲入大云寺赞公之禅房

之中。陈衍此时则与罗惇齋等人一起观看梅兰芳的戏剧，以躲避灾难。

畏庐寄诗题匹园新楼次韵^①

敢云隐几日看山，只拟千忙博一闲^②。
联扁分书已坡谷，画图传本待荆关^③。
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④。
循例吾家悬榻在，何妨上冢过家还^⑤。

【注释】

①畏庐：林纾，号畏庐，参见前选《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注①。

②隐几：靠着几案，伏在几案上。山：这里指乌山。

③联扁：对联和扁额。分书：即八分书，汉字书体名。字体似隶而体势多波磔。坡：苏东坡。谷：黄山谷（庭坚）。陈衍的匹园新楼请郑孝胥书扁，陈宝琛书联。荆关：五代画家荆浩、关仝。

④五柳孤松客：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其《归去来兮辞》：“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三坊七巷：福州古城民居，有三条坊和七条巷。陈衍所居为其中之

文儒坊。

⑤悬榻：《后汉书·徐穉传》：“蕃（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后以“悬榻”喻礼待贤士。

【解读】

此诗1917年作于福州。陈衍应福建省长之聘，于前一年回到福州，任《福建通志》总纂。这一年，他在文儒坊所居后屋开辟了一个园子，名为匹园。朋友们以诗相贺，陈衍的这首诗是和林纾的。

元旦见桃开效香山体^①

菊后梅前花断时，桃前梅后亦如之。
客冬梅与菊相见，今岁桃开梅满枝。
自是春光偏早暖，也因日色有先施^②。
窗前浪漫催诗就，不学香山更学谁。

【注释】

①香山：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别号“香山居士”。

②先施：语出《礼记·中庸》“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孔颖达疏：“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则己当先施恩惠于朋友也。”后以“先施”指人先行拜访或馈赠礼物。

【解读】

此诗1918年作于福州。陈衍晚年诗效香山。平易晓畅，无须注释。

江船早起

契阔江村忽十年，云霞梅柳认江天^①。
何人不逐鸢轮往，而我偏随估客眠^②。
吴越具区新领略，金焦北固旧流连^③。
近来诗思多艰涩，万斛应乘上水船^④。

【注释】

①契阔：久别。《后汉书·独行传·范冉》：“免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

②鸢轮：火车。估客：商贩。

③具区：即太湖。《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藪曰具区。”

④万斛（hú）：极言容量之多。杜甫《夔州歌》之七：“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

【解读】

此诗1919年作于南京、杭州旅途中。陈衍带领福建

通志局数人“往金陵、杭州图书馆钞志中应用材料。先搭长江轮船往金陵。公自津浦铁路成，不坐江船十年矣”。

贡院旧址尚存三桂一松示西园友渔^①

十寻老桂天欲参，四者风拔存其三。
一松亦数百年物，奇石直冠闽之南。
广场选佛此屹立，凤唼堂畔云昙昙^②。
万间瓦舍鞠茂草，巍然如汝危何堪^③？
但祈历劫免兵燹，保存古物今犹谖^④。

【注释】

①西园：林翰，字西园。莆田人，时任省议院议长，有《山与楼集》。友渔：陈樵，字友渔。莆田人，时任福建财政厅长。他们十余人结诗社，向陈衍学诗歌。

②广场选佛：唐代天然禅师初习儒，将入长安应举，途逢禅僧，谓选官不如“选佛”……天然改变初衷，出家习禅。后因以“选佛场”指开堂、设戒、度僧之地。亦泛指佛寺。凤唼堂：语出苏轼《催试官考试戏作》“凤唼堂前野桔香”。堂在杭州凤凰山下。唼（zhòu）：鸟的啄。昙昙：密集貌。

③鞠：匍匐。

④燧(xiǎn)：火。

【解读】

此诗 1920 年作于福州。福州古贡院石碑至今犹存于剑池之畔，参见前选《春日题仲兄冶亭书斋二首》等三诗。

董卿招游百洞山归先以诗来 次韵奉和^①

游山最好半阴晴，五十年来欠此行^②。
茧足犹能盘磴上，归舟准备退潮争^③。
壘空百石穿珠曲，壁立重陁拔地生^④。
持较天平共灵鹫，倚栏也喜小楼成^⑤。

【注释】

①董卿：吴用威，字董卿。仁和举人，有《蒹葭里馆诗》。百洞山：即青芝山，在福州连江琯头。

②诗人“十余岁时即闻是山之胜，以近而易至，转蹉跎数十年未往”。

③茧：通趺，足久行生硬皮。

④壘（lěi）空：小洞穴。珠曲：珠斗般弯曲。珠斗：北斗。陁：同径，小路。

⑤灵鹫（jīū）：山峰名。小楼：青芝山“故有寺，久倾圮，今青芝征社同人，爬梳修葺，筑一小楼，始有休

憩之所”。

【解读】

此诗1921年作于福州。青芝山是福州的著名景点，内有甜泉、定光石室、星窝、悬石涧、猿公岩、天路三玉蜍诸胜。诗人们游山赋诗，为福州山水增添了无限诗意。

岁除诗二首一次梅泉韵一倒次 梅泉韵^①（选一）

故园花发已如银，数纸书来带战尘。
卒岁惟应添白发，还乡莫漫盼青春^②。
七旬百鍊筋骸在，万里三分骨肉亲^③。
堆案尚多文字债，待烦虎仆与龙宾^④。

【注释】

①梅泉：周今觉（1878—1949），安徽至德人，又名达，字梅泉。中国集邮家、邮学家、中国最早的国际邮展证判员（评审员）。

②语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③三分：陈衍至亲骨肉分居多地。

④虎仆：兽名。《太平御览》卷九一三引晋张华《博物志》逢伯云所说：“有兽缘木，绿文似豹，名虎仆，毛可为笔。”后因以为笔之代称。龙宾：守墨之神。唐冯贲

《云仙杂记·陶家瓶余事》：“玄宗御案墨曰龙香剂。一日见墨上有小道士如绳而行。上叱之。即呼‘万岁’，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龙宾十二。’上神之，乃以分赐掌文官。”后因用指名墨。

【解读】

此诗1922年作于上海。这一年福建军阀间又一次爆发战争，诗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北京。“归沪近岁除，乡思甚浓”，成此诗。

九日叶俊生龚达深两生邀余
南普陀登高归集斋头小饮叶
生有诗龚生继作次韵和之^①

横舍高楼壮海滨，重阳风日足清新。
数峰排闥如相识，卅载登台尚此身^②。
案有和诗殊不寂，瓶余浊酒未为贫。
两生青眼高歌望，昕夕过从倍觉亲^③。
席间话四十年来登高之作。

【注释】

①九日：九月九日重阳节。叶俊生（1894—1944）：又名长青，闽县人，当时正在厦门大学就读教育系，陈衍举其为助教。龚达深：名乾义，字惕庵，闽县人，厦门大学毕业，陈衍门人，被荐为国文讲师。

②排闥：推开门。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卅（xì）载：四十年。

③昕夕：朝暮。在和诗的过程中，陈衍回忆四十年

来自己重阳登高所作诗歌。1887年《九日寄丹曾甥二首》诗：“他乡无赖强登高，故国园林忆听涛”“风雨朝来尚满城，海天愁思不分明”。1890年《村居江上已近重阳即事兴怀辄用东坡霜风渐欲作重阳句作起三首存一》诗：“霜风渐欲作重阳，入夜高楼月似霜。可与言愁人有几？未知独驾税何方。”再下来1904年、1909年在武昌，1918年在上海，1919年在杭州……均作有精美的诗句。

【解读】

此诗1923年作于厦门。这年9月，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聘陈衍为文科教授。据《年谱》载：“大学学舍为三层石楼，背南普陀……楼居室前有广台，风景极似杭州西湖湖滨旅馆。”

赠艾克

驸衍同名者，曾谈大九州^①。

庄生雄说剑^②，老子但骑牛^③。

哲理水成窟，高吟月满楼。

畏将衰白态，传到海西头^④。

时欲照余相片寄德国。

【注释】

①驸衍：与陈衍同名，战国末哲学家，提出“五德终始”“大九州”说等。驸衍论证中国（他称为“赤县神州”）只是全世界 81 州中的一州，每九州为一集合单位，称“大九州”，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州另有大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

②典出《庄子·说剑》“三剑”说：“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其中“天子剑”以哲学时空象征一把巨剑，论证应以国家、天下为心。

③公元前 516 年，周王室内乱，民不聊生，老子辞

官骑牛西行。经过函谷关时，留下了著名的五千言，世人称之为《道德经》。《道经》主要为宇宙论、本体论；《德经》主要为人生论和政治论。

④艾克拟为陈衍拍照，陈以老迈辞之。

【解读】

此诗1924年作于福建。据陈衍孙子陈步先生记载，这一年“德国汉学家艾克来访，他和陈衍作了海阔天空的讨论”。从这首送给艾克的诗中可见陈衍对哲学的重视和探索。

次樊山韵时余方丧长子^①

空山晚景太苍凉，仲雪先徂后伯霜。
入地叔堪难续命，告天季徇枉焚香^②。
医来但觉都无疾，症结终迷洞一方。
我识千金悬肘者，糊涂竟等倒绷娘^③。

【注释】

①樊山：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湖北恩施人，累官陕西江宁布政使，工诗。他写诗悼念陈衍的长子，并写诗安慰陈衍。陈衍以此诗和之。

②仲雪指二儿，伯霜指长子，这里意为雪上加霜。叔堪指三儿，季徇指四儿。

③千金悬肘者：这里指很高明的医生开药方。倒绷娘：绷，包婴儿的布，接生婆把婴孩包扎倒了，比喻多年老手把事情做颠倒了。

【解读】

此诗 1925 年作于北京。陈衍一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萧夫人生了八个男孩，成活了四个，却都比他早逝。二儿声渐 1900 年被八国联军士兵枪杀，三儿声被 1905 年病逝，大儿声暨 1925 年暴病身亡，四儿声讷 1927 年也因肿瘤而故去。

寄攷庵太傅天津^①

灯昏雨止月微明，残夜同车黯别情。
来往未容成二老，交期久许替家兄^②。
析津地窄回旋窘，南港江荒寇盗行^③。
早识望衡非易事，苟全虚想伴躬耕^④。

【注释】

①攷庵：即陈宝琛。参见前选《七月余将由家来鄂攷庵阁学冒雨乘月两过别后奉寄》注①。

②未容：受不了。陈衍这一年72岁，陈宝琛80岁。而陈宝琛又比陈衍长兄陈书小10岁，介于两兄弟之间，是兄弟俩的共同朋友。

③析津：天津。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入福州，北洋军阀张毅部队被打败，从乌龙江南港逃窜，一路上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④望衡：对门而隐居。陈衍曾居的陶江，与陈宝琛的沧趣楼所在的螺洲仅一闽江之隔。参见前选《七月余

将由家来鄂弢庵阁学冒雨乘月两过别后奉寄》注⑤。

【解读】

此诗1927年作于福州，诗题下原有一序：“与弢庵先生别二年矣，未能以一诗奉讯，惘然有作寄正。”两年前，陈衍的长子陈声暨突然在京暴病而亡，年仅49岁。陈衍办完爱子的丧事后回福州，途经天津时与陈宝琛等好友盘桓两日，临走时，“夜四鼓，弢庵丈同车送登舟，相对怆然，颇难为别”。陈宝琛长期忠心耿耿当溥仪的“帝师”，即使他成了“逊帝”，还是紧紧跟随。1927年，日本人将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的溥仪移至天津“张园”，陈衍预感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陈宝琛的“回旋窘”。而他们的家乡福州，此时战火不停，他们想回家“躬耕”，也并非“易事”，只是“虚想”。

除夕感事

枪闻万卷成焦土，又说千尸积肉山^①。

休怪老夫怀抱恶，屠苏饮过未开颜^②。

【注释】

①万卷成焦土：“1·28事变”中，日寇将商务印书馆炸毁。

②屠苏：药酒名。古代风俗，于农历正月初一饮屠苏酒。

【解读】

此诗1931年作于苏州。新历1932年1月28日夜，“1·28事变”爆发，日本海军攻我上海，十九路军奋起反击。陈衍忧愤填膺，除夕赋本诗谴责。4月，他以生日宴席费慰劳十九路军。

潼 关^①

潼关形势雄天下，左右被山兼带河。
函谷咽喉重险在，崤陵风雨死声多^②。
三峰华岳争回顾，一逻中条足浩歌^③。
肉眼哥舒空百万，古今丘貉奈君何^④！

【注释】

①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东南，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素称险要。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河水四》：“（黄）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

②函谷：函谷关。崤陵：山名，在今河南省。

③华岳：华山。诗人在潼关“回顾”可望见华山东、西、北三峰环绕，南峰和中峰居中，“形如方案，屈大均所谓如司寇冠者是也”。另一边可望见中条山和黄河，壮观奇险，风光独特。

④唐代的哥舒翰率兵出关，坠黄河死者数万人。《后汉书·光武纪》：“赤眉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

可使为鱼。”

【解读】

此诗 1932 年作于陕西。这年 8 月，年近八旬的陈衍作华山之游，路经潼关时作本诗。在日本帝国主义将战火燃向祖国的时刻，陈衍从潼关的险峻形势想起了古代“靖陵风雨死声多”的战争年代，想起历史上国家危亡的一幕幕惨剧。诗歌末句显示了诗人抗日的坚定意念和必胜的决心。

哭弢庵先生

此痛浑如丧伯兄，卅年前事顿峥嵘。三十年前余在武昌闻先伯兄木庵噩耗情景如在目前。

来迟只为悲陈迹，十年前长儿声暨卒官旧京余畏睹陈迹迄未北来，今春决勉来一聚，先生知而不能待矣。缘尽居然即起行。先生辄先伯兄有缘尽即行语。

残梦四更难再续，十年前余自津归里先生与同车送登舟四更残月黯然握别。一图三老待他生。纕衡谓余于北来时与先生及散原合拍一照名三陈会合图竟不可得^①。

吴门招隐如相就，余前岁寄书先生劝移寓苏州有十便先生未从以在北平就医已惯也。稍快望衡对宇情^②。

【注释】

①纕衡：曹经沅，四川绵竹人，能诗。散原：参见前选《次韵答伯严二首（选一）》注①。

②望衡对宇：参见前选《寄弢庵太傅天津》注④。

【解读】

此诗1935年作于苏州。这一年正月，陈宝琛逝世。

在这首悼念诗中，既有对诗友的沉痛哀悼，又有对往事的生动追忆，既充满对美好生活的眷注，又不乏对告别人世的超脱，因为陈衍既是通儒，又崇尚老庄思想。陈衍在其《先室人行述》一文中说：“至死亡而不知哀者，非其天丧，乃其天全也。”他对死亡，持庄生鼓盆式的超越态度：“故人半零落，陈弼庵赵尧生罗揆东胡瘦唐我。盖棺初不闻，一棺付岷舸。”（《九一篇哭杨昀谷》）

寄默存贤伉丽

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①。
旁行书满腹，同梦笔生花^②。
对影前身月，双烟一气霞^③。
乘槎过万里，不是浪浮家^④。

【注释】

①青眼：表示尊敬。本指双眼平视能见黑眼珠，因《世说新语·简傲》曾记载三国魏末诗人阮籍对鄙俗之人以白眼相对，对投缘之人则以青眼相对。

②旁行：古泛指外国文字。梦笔生花：传说李白少时曾梦见笔头上生花，以后他的诗才名闻天下。

③前身：佛教语，犹前生。一气：声气相通，一伙。

④乘槎(chá)：乘坐竹木筏。传说天河与海通，有人居海渚者，年八月见有浮槎去来，遂乘槎浮海而至天河，遇织女、牵牛。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后至蜀，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牵牛宿。”正是此人到天河时。浪浮：浪迹浮踪。到处漫游，行踪不定。

【解读】

此诗1935年12月作于苏州。陈衍1937年去世。钱钟书先生1938年作于巴黎的《石语》曰：“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余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恍然曰：‘子将西渡，余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以后音讯遂疏。二十六年夏，得许大千信，则丈以疝气卒矣。欷歔愴恍，为诗以哭。中日战事寻起，而家而国，丧乱弘多，遂无暇传其人，论其志行学问。息壤在彼，斯愿不知何日偿也。”

别后十日到家绝句^①

乌尤今已隔天涯，遥忆吴航正到家^②。
惘惘入门无语坐，绿阴庭院紫薇花。

【注释】

①别后：与赵熙相别。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光绪进士，官江西道监察御史，以抗直敢言著称。工诗、书、画、词。

②乌尤：山名，位于四川乐山。据《年谱》载：“赵尧生先生自荣县来会……自乌尤至草鞵渡，经沙原、苏溪、乌山铺、符文镇，达峨眉县，登峨眉山。”

【解读】

此诗1936年作于苏州。这年4月，陈衍以81岁高龄游四川，历时35天，饱揽峨眉、青城、三峡之胜，遍历杜陵、武侯、三苏遗迹，得诗30余首。此行最感人的是陈衍与四川诗友赵尧生久别重逢的场面。赵先生于25年前从北京回到四川后，曾寄诗给陈衍：“我自入山无出

理，断难相见只相思。”然而“兄弟”的生死“气谊”以及“交驰函电劳友朋”，竟成就了这次动人的相会。那一天，两位耄耋老人相拥而哭。夜晚，他们伴着潇潇风雨，对床吟诗，确是与“韩孟合会”“子猷访戴”一样感人肺腑。陈衍一生以诗歌为事业，他长期领袖同光体诗坛，诗友众多，这些诗友有的是年龄相近的“文字骨肉”，有的是诗艺精进的晚辈门人。陈衍一生坚守于诗歌这条“荒寒之路”，他和诗友们的友谊以诗歌为纽带，与“利禄”无关，是一种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交往。到了人生旅途的晚期，这种友谊又增添上一层超越生死的意义，正如醇正的烈酒，经过时间的推移，散发出更加浓郁的香味。

附：赵熙《惜别纪感》

瘁心不能读，我亦梦三官陈衍居三官堂。

健甚长年诀，贫来远道难。

感将子由待，谁寄太夷看？

从此仙峰寺，消魂到盖棺。

释戡五十生日^①

问年公始满，验鬓我知衰。
葆此难训性，相怜已逝怀。
饥寒真细事，令仆几人才^②。
莫笑冯唐老，能衔乐贤杯^③。

【注释】

①释戡：李宣侗（1888—1961），字释戡，号苏堂。中华民国军事及政治人物，诗人，京剧剧作家。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曾任慈禧御前侍卫，民国大总统侍从武官，大总统军事幕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诗作主要汇编成《苏堂诗拾》《苏堂诗续》等。

②细事：小事。令仆：尚书令和仆射，亦泛指股肱重臣。

③冯唐：西汉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文帝时，为郎中署长，年已老。曾在文帝前为云中守魏尚辩解，

指出“赏轻罚重”之失。能衔乐贤杯：语出杜甫《饮中八仙歌》：“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解读】

此诗1937年作于福州。作为知己，诗歌是赠给对方过生日的，其实却是夫子自道：“葆此难训性”，正是陈衍道德上的坚守，在《答梦旦来书》中他说自己“独余方寸不肯贱，高踰佛寺之浮图”。他一生刚直磊诃之性不改，不开历史的倒车。他多次说过“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的话，他坚守于这样一条道德文章的“荒寒之路”上，自然只能“饥寒”随身，但他视为“细事”，“莫笑冯唐老”，自己对诗酒人生是乐在其中的。

第二辑 散文

张之洞传

张之洞卒于1909年。此传完成于191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陈衍在武昌居幕九年，建议多被采纳。张之洞对陈衍的评价是“甚有造于湖北”。张之洞卒，世人毁誉参半，陈衍有挽联云：“合陶桓公谢太傅为一人，弘济艰难心力尽；有裴中令李赞皇老从事，平生学术见闻真。”然而，陈衍对张之洞也不无惋惜：迟疑不决，未能完全采纳陈衍的建议，文中还将张之洞所派遣的留学生与投降项羽的章邯所率“骊山囚徒”作比较，启人思考。此传被闵尔昌辑入《清碑传集补》。

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人^①，晚自号抱冰。督两广时创广雅书院、广雅书局，故又称广雅。父官贵州观察使生。之洞躯干短小，不类北人。广颡伟鼻，目三稜，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让仪观秩然^②。未

冠举顺天壬子乡试第一。癸亥始成进士^③。时粤匪方炽^④，诏廷对勿拘旧格式，之洞纵陈时事，然终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学湖北，取士提倡朴学，才华次之。建经心书院，选高才生，肄业校士录出，天下传诵。丁卯庚午典浙江^⑤、四川试，皆偏搜经策遗卷，名下士无一失者。遂督川学，著《辘轩语》^⑥《书目答问》教士。道咸以来士溺于陈腐时艺，愈益不学，自是后进乃略识读书门径。有诋书目不尽翔实，稿非己出，然不害其励学爱士勤勤意也。同治间，大乱初定，朝廷尚兢业、开言路。言者竞进，颇党伐同异，久而孝钦太后厌之^⑦。独之洞多上书陈政事，不以参劾为能^⑧。光绪初，由内阁学士简授山西巡抚。京曹久不放疆吏。倚畀之重^⑨。自兹始矣。未几，法越事起^⑩，擢两广总督。沿海驿骚^⑪，方修炮台、楼船水战具。之洞注意陆战，专力筹军饷。重顾广西边防，兼济云南，余力及福建、之台湾，皆百十万。以湘淮军已暮气。王德榜、潘鼎新辈连战不利，乃起宿将粤人冯子材，畀以重任^⑫。谅山告大捷，为自来中西构兵所未曾有。云南宣光亦捷，法人势大屈，洩英人议和^⑬，急请停战。政府怵且暗，遂从之，之洞力争。且密饬冯军速战，朝旨终连责。不得已，乃退师。粤俗多盗，多海贾，以博为生。闾姓尤非法，士绅分肥。闾姓者。遇童子试、

乡会试，限稍僻之姓，射其中否^④，以百十万为博注。姓僻者则有代之作文，通关节，使之必中而后已。害亦甚矣，然禁之不易。筹饷无所出，则且因势而重征之，岁入恒百十万。中国币制铜钱外，向用生银，互市口岸则用外国所铸银圆，渐及内地，乃创铸龙文银圆、小银圆。造兵轮船、商轮船，设水师学堂，诸要务繁然兴矣。时铁路风气未开，惟台湾巡抚刘铭传言之最早^⑤，疑阻者众。之洞以为铁路国之脉络，无铁路是人身无脉络也，无干路是无督脉也。乃建议首办芦汉干路，而后西达秦晋，南通湘粤。中朝因调督湖广，湖广治武昌，督抚同城^⑥。自胡林翼以湘军戡定武汉口^⑦，开办厘金筹饷，察吏事权一归巡抚，总督拱手而已。之洞至，兴铁厂、枪炮厂、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制革各厂。创设官钱局、造币局，行用钞票，铸银圆，以固根本，剂盈虚。揽铸东三省、云贵、四川各省小银圆，收其余利，岁百十万。用从事陈衍言，仿造外国暗字银纸，创铸当十铜圆、当二铜钱，行用南北各省，至数千万，余利至千百万。继而邻省竞利，分画行用疆界，而闭塞滞销矣。又继而京师集权，禁限各省铸造，而铜币业已充斥，值亦贬矣。议者咎铜圆之渔利病民，直不足当十，然一文钱既极敝而乏绝，无铜圆即无以交易，失在铜价既贵，当

用金银主币，不当用铜。有主币，辅助币乃有限制，铜圆特一时济急先铸者，暂获其利耳。湖北为数省要冲，若盐斤加税，土药加税，罢厘金，行统捐，开富签票，岁入增数百万。益以沿江沙田堤工，坚实汉口从湖涨滩，大冶崇通铁煤矿。会城内外筑马路，辟商场，生活穷民无算^⑧。用以添造枪炮及浅水兵轮，首开速成师范、两湖完全师范、方言文普通中小各学堂。选派学生留学东西国，甲于各省，先于各省。其讲武，则武备将弁各学堂^⑨，练军全镇炮队辎重各营，罔不具备。湖北列在小省，摊京饷、摊赔款至方驾江南焉。庚子之乱，革王载漪矫旨，命各疆吏攻击居留外人，之洞不奉诏，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倡互保之策^⑩。北方鼎沸，东南晏然。前后坐镇武昌二十年，中权两江总督者二年，丁未乃以大学士入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⑪。未几景帝、孝钦太后相继崩殂。少帝立，醇王载沣摄政监国，专用新贵。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学部属汉人，以母弟载洵、载涛典水陆军。载洵招权作威福，日营宫室，天下侧目。载泽长度支，无所知，惟与之洞争币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国。之洞力争亲藩典兵，至于椎心呕血，病旬月以薨。遗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⑫各语，天下诵之。生平独立，无奥援，惟高阳相国

李鸿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为为然。刚毅、翁同龢尤恶之，戊戌景帝召将内用，翁以留办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天资稍迟钝，而精力过人，文章经济之学弗得弗措。思深忧长，眼光因之及远，长虑却顾亦间坐此^⑤。宏奖知名士，无不罗致，然不与谋政事。所用多杂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无荐剡为公卿大臣者^⑥。

论曰：传云：“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⑦，此大一统之世之言也。今不能与列强闭关绝约，人富强，己贫弱，犹为此言，非疾则狂易耳^⑧。中国士夫讳言财用，见之洞用财如粪土，从而百端诟病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钱也。三十年经营财用，与外国理财家较，挈短长去之尚远，而中国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围姓签捐之类。固不轨于正，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办，则赢利巨万，一击不中，谤者引为大戒，岂不误乎？独铜圆钞票畅行时，衍请以中国所自有金铸造金币，以数百万建织呢大厂，可支三十年国用，迟回审顾，未之能纵，滋可惜耳。为专制之说者，至谓开学堂、遣派游学、练兵造械为乱阶，彼骊山囚徒又何尝负笈之学子耶^⑨？

望溪守退之义法^⑩，戒文士不得私为达官立传，然列传创于司马子长，史记即文士私作，多同时人。张广雅

相国在清末最有关系，见闻之真殆无如余，特援子长例为之^②，冒望溪之不韪。所弗恤矣^③。

衍记。

【注释】

①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

②颡：额头。髯：两腮的胡子。

③壬子：1852年。癸亥：1863年。

④粤匪：太平天国乱者。

⑤丁卯：1867年。庚午：1879年。

⑥辎（yóu）轩：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这里指古代使臣。时艺：八股文。

⑦孝钦太后：慈禧太后。

⑧参劾：弹劾。

⑨畀（bì）：委任。

⑩法越战争：法国侵越战争。1858年法国联合西班牙发动战争，1862年迫阮氏王朝缔结第一次《西贡条约》，后多次迫越签不平等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⑪驿骚：骚乱。

⑫王德榜（1837—1893）：清朝湘军将领。字朗清，广东东莞石排埔心村人，咸丰初，粤寇扰境，毁家起乡兵，战数利。中法战争时，率部入越南与法军作战。潘

鼎新（1828—1888）：字琴轩，安徽省庐江县广寒乡人，参与镇压太平军，受曾国藩赏识，令募勇立“鼎”字营。中法战争时，率部入越南与法军作战。冯子材（1818—1903）：字南干，号萃亭，生于广西钦州，中国晚清抗法名将。1884年法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起用冯子才，称冯“老成宿将，熟习边境军务，威望远播”。

⑬洵（měi）：请托，央求。

⑭射：猜度。

⑮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西乡人（今肥西县铭传乡），中国清朝末期的一位将军和 大臣，淮军重要将领，台湾省首任巡抚。

⑯督抚同城：总督与巡抚同官一城。

⑰胡林翼（1812—1861）：字貺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之一，与曾国藩并称“曾胡”。

⑱穷：尽量惠及。

⑲弁（biàn）：古时称武官为弁。

⑳东南互保：1900年，慈禧太后主持清政府发布对驻华列国的“宣战谕旨”，引发八国联军进逼北京。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不执行“宣战谕旨”，

与上海各国领事商定《东南互保章程》。

⑲丁未：1907年。

⑳戢（jí）：约束。

㉑弗得弗措：意为得不到就不肯放下。却顾：反复考虑。间：有时。坐此：因此。

㉒荐剡（yǎn）：举荐。

㉓本句引文出自《大学》。

㉔騃（ái）：傻、呆。

㉕骊山囚徒：秦将章邯所率之兵多为被秦统治者发配在骊山服劳役的罪犯。章邯后投降项羽，所以“骊山囚徒”代指推翻秦朝统治的势力。

㉖望溪：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之一。退之：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

㉗司马子长：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字子长。

㉘恤：顾。

林旭传

林旭为戊戌政变殉难六君子之一。其妻沈鹊应为沈葆楨之孙女，幼受业于陈衍。称陈衍为三舅。林旭遇难，沈鹊应作《崦楼词·浪淘沙》云：“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篋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魄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此传作于1912年，被辑入《清碑传集补》。

林旭，字暎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人^①。祖福祚，安徽东流县知县，以循良称。父百敬，邑诸生。旭少孤，从塾师学为律赋，出语惊其长者，喜浏览群书。家贫，阅市借人^②，人见其强记，乐与之。同邑沈瑜庆者，以道员需次江南^③。有女鹊，聪颖能文词，貌英爽，瑜庆必欲以字佳士。省墓归，从旭塾师见旭文字，异其博赡，观其少不颺^④，意犹豫，然终妻之。赘于金陵，从游武昌，

遍识一时所谓名流，若陈宝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伦^⑤。岁癸巳旋里，应童子试，三试冠其曹，为邑诸生。旋领乡荐第一，闾作传诵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争与交。遂交黄绍箕、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诸人^⑥。未几中日构战^⑦，中国方大挫，言变法者蜂起。京师强学会兴，旭奔走其间，与张亨嘉等兴闽学会，与王仪通、张元济等兴通艺学堂^⑧，繁然有所为矣。旭窈人子^⑨，然不能恶衣菲食，时征歌选伎，车马甚都，瑜庆不能给。则热中取上第。揣摩时艺。伏案为殿体书。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车，皆荐不售^⑩。则发愤为歌诗，取路孟郊、贾岛、陈师道、杨万里，苦涩幽僻。喜从乡人郑孝胥、叶大庄、陈书、陈衍讨论。自择百十首刊之，孝胥以为如啖橄榄，大庄以为似袁昶^⑪。衍以为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师莲华寺，康有为、梁启超寓上斜街，方上万言书开保国会。旭日至衍所谈艺谈国事。衍语以子向习词章，经济非所长，时局会有变，盍姑少俟。既下第，强使出都，同游杭州。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四品以上荐举人才，翰林学士王锡蕃奏荐旭^⑫。召见，特命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以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⑬，参与新政。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欲尽

斥耄老诸大臣，举用新进，十日而难作矣。初，那拉太后虽归政景帝，而用荣禄为北洋大臣，某为步军统领，兵权固在握也。新进者亦知无兵不能有为，则请景帝调用某某军。谋未行，而后闻之。四章京就逮，数日，未具狱辞，斩西市。杨清秀与焉者，相传平日言，得三千劲卒，繫后手足有余也。旭死年二十有四，无子，有《晚翠轩诗》。鹄字孟雅，哀毁逾岁卒，尝从陈书、陈衍学诗文辞，有《崦楼诗词集》一卷。

论曰：旭平日居一室中，行坐观书谈论，片晷不少宁，倦则鼾矣。郑孝胥云：“殆古所谓鬼躁之咎征欤？”畜于妇翁，妇郁郁不乐。乃援例官内阁中书，被荐，遂为军机章京，中书充章京故事然也。然旭不幸早死耳，若至今存，所谓元勋伟人，岂多让焉。

【注释】

①侯官：今属福州。

②阅市：语出《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买书，一见则能诵忆。”后以“阅市”为勤奋好学的典故。

③沈瑜庆：参见前选《南昌别乙盦太守》注①。道员：即道台，清代省以下、府以上一级的官员。主管范围有按地区分者如济东道，有按职务分者如盐法道。

④颺：显扬、出众。

⑤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清末维新派。陈三立：参见前选《次韵答伯严二首》注①。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官至湖北按察使，工诗。蒯光典（1857—1911）：字礼卿，号季述，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革新派、清流派重要人物。屠寄（1856—1921）：字敬山，号结一宦主人，江苏武进人。清末民初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

⑥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瑞安人。清末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沈曾植：参见前选《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注①。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字广厦，号长素。梁启超：参见前选《次任公万生园禊诗韵寄任公》注①。严复：参见前选《几道出示岁暮诸作奉和一首次其〈初七日阅邸抄〉韵》注①。

⑦构战：交战。

⑧张亨嘉（1847—1911）：字燮钧，号铁君，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提督湖南学政等。王仪通（1864—1931），字书衡，山西汾阳人，原籍浙江绍兴。历任编书局、学务处等职。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

海盐人。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等职。

⑨ 窳 (jù) 人：穷苦人。

⑩ 甲午：1894年。乙未：1895年。戊戌：1898年。
荐不售：屡不及第。

⑪ 大庄：叶大庄。参见前选《损轩招伯兄卜居陶江余有建溪之行送母来居临水登山遍览江乡风景得七绝句》注①。陈书：陈衍的长兄。袁昶 (1846—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清末外交官。

⑫ 王锡蕃 (1850—?)：字季樵，山东黄县 (今龙口市) 人。曾主持湖南乡试、任福建学政等。

⑬ 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包括下文提到的杨深秀，均为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所引用的维新人士，变法失败后他们六人被捕杀，是为“戊戌六君子”。

先室人行述

陈衍妻萧夫人道管，1907年卒于北京，年五十有三。萧氏为清末著名女作家，治学理财、相夫育子，与陈衍感情甚笃。本“行述”通过解读《言愁》《说乐》二篇，透视萧夫人的哲理，对时空、生死、愚智、哀乐等进行辩证探讨，深邃而启人思考。此悼文外另有悼亡诗三百韵，见《石遗室诗集》。

室人姓萧氏，讳道管，字君珮，一字道安，侯官人。父凌皋公弃儒而商，致多金，年且七十，始生室人，次室林氏出也。幼就傅读书，未成诵，讲解未了然于心，辄废寝食。书法秀劲，初学虞永兴庙堂碑及柳诚悬，后学卫景武碑。生二十年来嫔，长身颀立，闲雅有容止。先母钟爱逾所生，产长男不育病甚，先母抚视，忧泣数夜不睡。衍家世贫，生十年，丧先君，二兄以养以教。既娶，食指渐增，乃析爨^①。乡试屡报罢，束修膏火之人

不足供事畜^②。连岁产子，皆不自乳，乳姬雁行立，所有奩赠^③，于以荡然。室人产子，往往濒于危，癸未^④，衍赴礼部试，又将产子，有戒心，乃偕入都。都下名胜游览殆遍，嗣是衍旅食四方二十余年，室人无不挈儿女以从。游踪所至：西上黯淡滩，东望赤嵌山色；泛西子湖，憩灵隐天竺；探韬光，入云栖；立吴山，俯钱塘江；金、焦、北固、石钟、大别诸山，皆缓步造绝顶；登黄鹤楼，上琴台，达武胜关；走许、郑、卫、赵、燕之郊；临广武，渡大河；踰芦沟，复入都。遂卧病不起矣。生平料理家计随所入丰俭，未尝空乏，子妇恒怪之。庚子后撙节岁入^⑤，力余其半，里中用有田庐果树。年少时，欲博先母及外姑欢，亦望衍成立功名。二老既逝，殊漠然，衍有微官，遂以不为。学部之调，颇阻之。晚究心哲理，见解迥异寻常。尝著《言愁》《说乐》二篇，寓轻世肆志之意。《言愁》云：愁如海也，井蛙不知有海。恨如冰也，夏虫不知有冰。其于人也为愚故愈愁：以愚本无愁，无所谓愈。如其不愚未有不愁者，愁之数以愚之数相乘除，而境遇不与焉。进乎愁者，若忧患，若悲哀，皆愁变相。人有祸在目前，而不知忧戚，至死亡而不知哀者，非其天丧，乃其天全也。不知者其未来者也，祸在目前为未来，戚至死亡为见在，未来则愚者不知，见在未有

不知者。曰天下无见在，即见在即过去。未来不迎，过去不留，何知之与有？然莫不知饱暖，饱暖其见在乎？既饱为过去。自一咽再咽以至数十百咽，其间有见在者矣。寒之需衣，自身之在衣，皆见在焉，若鸟之有羽，兽之有毛。拔其羽，刮其毛，未有不鸣号者，未饱而夺之食，亦犹是焉。及其既饜，刍豢不拒，盖过去也^⑥。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至于崩城。河间妇人则若无事焉。荀粲神伤以尽，庄生则鼓盆^⑦。高子羔泣血三年，未尝见齿^⑧。原壤则登木而歌^⑨，人之度量相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未为充类至义之尽也大。鸟兽丧失其群匹，越月踰时，犹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鸣号踟躅，乃能去矣。然如庄生、原壤、河间妇人，彼或有托而逃，或出于此而入于彼也，然则愚可学乎？绝圣弃智，塞聪黜明，不能举剖斗折衡为例也。剖与折，一举手之劳，斗衡已失。塞之而犹聪，黜之而犹明，非人定面壁不可矣^⑩。若圣与智，不以人定面壁而遂弃绝也。造物之不齐也，有得失之辨，而苦出焉。所谓苦者，皆其意有所欲得而不得，与得之而不久，失之而不复也。何以欲得？犹夏虫之欲得夏，井蛙之欲得井耳。若夏虫欲得乎夏之外，以至于冰；井蛙欲得乎井之外，以至于海。则多此夏以外、井以外之境于意中，不视止欲得井、止欲得夏者已侈乎？

虽不得，固无失其为夏虫、井蛙也。人情莫不好合而恶离，好则欲其合而恶其离，恶则欲其离而恶其合。好恶无定在。离合又无定在，而苦乐生焉，而命运之说起焉。同耆^①、同听、同美、同然。言其大概也。有大同实有小异。有小异斯有大异。菖蒲、羊枣以至于痢，不同耆也；环肥燕瘦，以至易内好外，不同美也；党牛怨李，剧秦美新，不同然也；而好合恶离则无不同。然死亡，离也，妃偶之不如愿，亦离也。夭卒为死亡，寿考亦为死亡。相如得文君而如愿，相如不得茂陵女，又不如愿，无他，恶离故也。人间天上为离，山川舟车为离，异室异床异被亦为离，自身而外无不离者。虽身以内，亦何尝不离？不聪则耳离，不明则目离，齿摇发落则齿发离，面枯则颜色离，体疲则精神离，昔昔梦为仆则富贵离，昔昔梦为帝则贫贱离，大梦觉则魂气与躯壳离。合者其传舍，离者其归宿。其本来也无愁，有天子知有愁焉，得无秦皇、汉武不自安于夏虫、井蛙也？刘禅、陈叔宝庶乎近之^②。《说乐》云：乐无涯也，而行乐有涯，于是乎苦与乐相关，如环之无端焉。孟子、荣启期皆有三乐^③。一至难，一至易也，而实无易之非难。父母安得俱存？兄弟安得无故？不自主也，若何而后不愧不怍？无标准、无界限也，舜日为善而不愧怍，跖日杀人亦不愧怍^④，各适

其适也。尧舜不能保丹朱、商均之不肖^⑤，何以教育英才？后世有以讲学而门户，植党而水火者矣，曾何乐之足云？荣启期之乐得为人，其不得为人的不乐，吾无从知之，可无辨也。必乐为男子，则妇女将绝迹于天壤乎？必乐乎老寿，则曰幼、曰弱、曰壮、曰强、曰艾，皆将汲汲顾日影，而戚戚于死期之将至乎？乐之高尚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誉。富贵者，所以供斯二者之取精用宏而已，无斯二者而徒富贵，不过藏货财之藏，土木偶像之衣冠而已。感情名誉二而一者也，有名誉未有无感情，有感情亦未有无名誉者。感情易解，名誉难言，流芳千古，遗臭万年。此所谓臭彼以为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汉高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简约至矣。然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身外之物，孰则非盗无已？其杀人伤人有罪乎？然以挺与刃，以刃与政。杀伤有得见不得见者矣。古云杀之而不怨，情欲之感则有之矣。自道学者言之，若污齿颊而自有千古者，有乐道之者也。蔡邕之哭董卓，桓温之慕王敦^⑥，士各有志也。自李太白死，三百年无此乐。知德者鲜也，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此轻世而肆志也。行乐云者，道在振作而有为，因势而利导，急起而直追也。然而有胜情矣，又必有胜具，有胜具矣，又必有胜流，三者备矣。而所谓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以时势造英雄者，皆将以英雄造时势乎？然而英雄不世出，时势又不可待，所谓陈徐应刘一时并逝也^⑦。所谓期年之间，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郑铜也^⑧。故均之英雄，有为帝王者矣，有为将相者矣，有为盗贼者矣；均之帝王，有为一统者矣，有为偏安者矣，有为割据者矣。其遇顺也，德小者为里胥。为县大夫。稍大者为诸侯，又大者为方伯连帅，又大者为天子，此千载而不数觐者也^⑨。其处逆也，能守一寨者，环寇数千焉；能守一城者，环寇数万焉；能将十万者，寇至且百万焉。国侨搘拄弱郑，诸葛蹶跋蜀中^⑩。而秦政之并吞席卷，又徒以土崩而瓦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造物无才，而藉口于持平也。且夫众人熙熙，如享太牢^⑪，如登春台，言众人无识，但顾目前之乐乎？宇宙之大，品物之盛，犹大飨也^⑫；聪明英秀之子，犹上宾也；礼行终日，宾主百拜，庭实旅百^⑬。奉之以玉帛，肉干人饥而不敢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此何为者耶？及卷三牲而归之宾馆，则日晏人倦而思卧矣。故鹿鸣之燕群臣嘉宾；常棣之燕兄弟；伐木之燕故旧朋友；盛世之元音，千载而一时者也。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惟宴，有泣下沾襟耳。谢安石先乐后忧，范希文先忧后乐，二者未知孰得而孰失也？

娶媳十余年尚未弄孙，一女嫁后即别去，俱不介介于怀。至于鬼神巫祝之类，尤鄙笑不道，故病革，神明湛然，无一语涉于恍惚者。衍向来不作置妾想，室人年过五十，见者谓尚未老。尝自言，吾五十外即当死。儿女长大婚嫁俱毕，及此面未皱头未白，而藏吾丑也。又尝言吾性好登览，然东南平远山水，亦略游矣，其甚险峻非吾纤仄步履所能及者，听之可也。敝庐筑楼面乌石山，吾尝卧对逾月，岚翠扑帘帷。异日更斥而大之，诵诗，习行草，其中足以安神。然天下事安得尽如人意哉？初嫁时，所居窗前有竹数十竿，衍偶馆于外，室人摊书绿阴，沉思独往。移居西门街，小有池台树石，居台北高楼，可以眺远。上海高昌庙官屋，枕溪花木蓊翳，室人时精力饶富，佳日出游外，勤事笔砚，兼课诸子读书写作。寓武昌后十余年，则萧散自放，若将遗弃世务矣。素善钩稽，喜考据之学，成《说文重文管见》一卷，《列女传集解》十卷，《萧闲堂札记》四卷，《然脂新话》三卷，《平安室杂记》一卷，遗诗文长短句各一卷，前后刊行。论文极精审，作者癡罅所在^②，抉摘无遁。卒后数年，浙江玉环女弟子戴礼，仿刘向列女传体例，撰《清列女传》七编，上诸国史馆，室人与焉。其传即专述集解，自叙云，道管少喜汎览，继耽考证，以为古经籍虽缺有间，

而好学深思，未有终不可知其意者。北齐邢子才所谓日思误书，更是一适，可为断章之取也。戊寅己卯间^⑤，石遗方舍其词章之学，治《说文》《三礼》，道管日阅古书，间有札记。己丑^⑥，里居西门街，一日阅《古列女传》，至无盐丑女篇，言未卒，忽然不见句，福山王安人补注，以为殆不可晓，疑是遁形之术，云云。道管曰：忽然不见者，乃古人事理难明之词，并非遁形之谓，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⑦，五帝德篇，皆可据为左证也。石遗方游湘，乃贻书语石遗，石遗报书谓：盍继王梁二家后，为疏证之学？当为王梁畏友也。时道管所见列女传，止有郝氏遗书本，且借人来者。乃毅然自钞写，全帙约十万言，不匝月而毕，订为五册，并邮属石遗为购钱塘梁氏校注本。其明年二月，石遗持梁氏本归，五月至上海，七月道管亦携家至。又明年，乃取王梁二家注校所未及，与已及而犹未安者，引书疏证，且时下己意，细书于向者钞本之眉，如长编焉。既而私念列女传之学，自曹大家、虞贞节、綦母邃三家^⑧。全书佚不传，惟时时见于经典释文、文选注、艺文类聚、初学记、诗正义、史记正义、史记索隐、太平御览等书，所引不过百十处。至国朝，而王、梁二家与庐校、顾校、段校、孙校、马校诸本外，若臧氏庸、王氏念孙、王氏引之、马氏瑞辰、胡

氏承珙、陈氏奂、洪氏颐煊、牟氏房、王氏绍兰辈，皆以老师宿儒各有校正，断断如也。则不如广罗众家以为集解，若裴骃、颜师古之所为矣。王氏之书，长于诠释，而远希班注，故训每不详所从来。梁氏之书长于校勘，而近征王本，引据或不免于重出，然其得多失少，则固以远追班赵而无不及，可无疑也。踵其后者，固幸有锼凿之先施，亦窘于要害之已据矣。道管于各家虽间有异同，然依据必确，不敢为无征之言：如九嫔非即九御；管叔为周公弟货金，非贷金；民爱其上非民恶乱于无别；不必改乱从饥；倦不必改戮^②；天子不亲迎；春平君非太子嘉之类。至若关内师疑即司关；司载疑即司盟；孟子不及师事子思；乘居疑作乖居；中牟为范中行邑；张仪诈楚为怀王时之类，疑若与传文偶有违异。然古书所载传闻，时有异辞，用备参考。又裴松之注陈志之例，幸勿以蠹生于木，还食夫木，讥之也。后附赞云：道管之才，当代所推。疏通刘传，词简义赅。诸家训释，集注益恢。王梁流亚，名重兰台。室人前后产八男二女，复不耐讲究卫生。数十年来，夜寝必至四鼓，或深谈，遂以达曙。患血崩症十数年，咯血复年余。卒于京师，年五十有三。长子声暨、次声渐死于庚子天津之难，次声被前卒，次声乞，女师葛适吴铎，余均殇。中年取山谷

老人语，颜所居曰：戴花平安室，自撰记，自书横幅。晚复取真诰语，颜其堂曰：萧闲。卒之岁，衍作萧闲堂五言长律三百韵哭之云。

【注释】

①析爨（cuàn）：分灶。

②报罢：落第。束修：借指薪俸。事畜：“仰事俯畜”的省略语。谓侍奉父母，养育妻儿，维持一家生计。

③奩（lián）赠：嫁妆。

④癸未：1883年。

⑤庚子：1900年。搏（zǔn）节：节省。

⑥饫（yàn）：饱足。刍豢（chú huàn）：牛羊犬豕之类的肉食品。

⑦杞梁之妻：春秋齐大夫杞梁之妻，即孟姜女。杞梁战死，其妻哭甚哀，城为之崩。后演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故事。河间妇人：淫妇。荀粲：字奉倩，豫州颍川人（今河南许昌）。其爱妻去世，哀伤过度，竟命丧黄泉，随她而去。鼓盆：庄子（庄周）妻子去世时，鼓盆而歌。

⑧高子羔：高柴（前521—前393），春秋时期齐国人，字子羔（子皋），谓：“高子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

⑨原壤：孔子的老相识。原壤的母亲去世时，孔子帮他清洗棺木，他却敲着棺木唱歌。

⑩语出《庄子·胠篋》：“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斗衡是度量衡，庄子认为有了度量衡，反而借此欺骗人，不如打碎度量衡。入定面壁：指参禅打坐。

⑪耆（shì）：同“嗜”。

⑫刘禅（207—271）：三国蜀汉后主。陈叔宝（553—604）：南朝陈皇帝。

⑬三乐：三种乐事。《列子·天瑞》：“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为乐？’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贵女贱，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⑭跖：春秋战国之际人。《庄子·盗跖》说他率“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

⑮丹朱：传说中帝尧之子。傲慢荒淫，尧因禅位于舜。商均：舜之子，相传舜以商均不肖，乃使伯禹继位。

⑯典出《后汉书》，书中这样评价董卓：“虽行无道，

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蔡邕即在董卓提拔之列。桓温素慕王敦，过王敦墓，称其为可儿。可儿者，称心如意者也，桓温对一个叛臣如此仰慕，其不臣之心可知。

①⑦世出：应时出现。“建安七子”的陈琳、徐干、应瑒、刘桢均去世于217、218年间。

①⑧语出诸葛亮《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

①⑨方伯连帅：诸侯之长。不数：没有几次。觐：遇见。

②⑩国侨：即春秋郑大夫公孙侨。搆（zhī）拄：支撑。踣跋（zhì bá）：颠扑踩踏意。

②⑪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

②⑫飧（xiǎng）：用酒食款待人。

②⑬旅：众人。

②⑭癡罇（xià）：比喻过失。

②⑮戊寅：1878年。己卯：1879年。

②⑯己丑：1889年。

②⑰武王践阼（zuò）：阼：东阶。践阼：走上阼阶主位。《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②⑱曹大家（gū）：即汉班昭。班彪之女，班固、班超

之妹。嫁曹世叔，早寡，屡受招入宫，为皇后及诸贵人教师，号曰“大家”。家，通“姑”。虞贞节、綦母邃：东汉以后，考证《列女传》者，有马融、班昭、曹植、虞贞节、皇甫謐、綦母邃等。

⑳劬 (jù)：疲倦。

故直隶博野县知县木庵先生墓志铭

陈书，号木庵，陈衍长兄。清末诗人。有《木庵先生集》（诗五卷、文一卷）行世。木庵诗近苏东坡、白乐天，晚有诗云：“晚岁覬多诗，自言学乐天。乐天有何好？有意多能言。长言及千字，短言数十言。非博老姬解，但取妙心宣。”对陈衍的诗风颇具影响。严复曾评陈书、陈衍兄弟的诗学成就，比之吴道子与王维；近代也有人比作画家张善孖、张大千兄弟。

光绪三十有一年八月十七日，我伯兄木庵先生卒于里居，春秋六十有八。遗命使衍为志墓之文，哀哉！吾家顺治初年自漳州迁福州，传至吾兄弟，才六世。自吾兄弟四人及其所出以外，无期功、缌麻、袒免之亲^①。世读书，至吾伯兄年二十，始为县学生员。又十余年，始为副举人、为举人。先君三娶至吾母王氏，始举伯兄。少通达，当世

务，以文章名于时。督闽抚闽使者徐公宗干、左公宗棠、王公凯泰、丁公日昌、岑公毓英皆以为奇才^②。丁公荐诸浙江巡抚梅公启照^③，年六十有二，始以知县赴选，得直隶博野。适拳匪之乱起，保定为拳渊藪，日夜煽动岌岌。博野治无城、署无垣，兄百方镇抚，有去而攻掠于旁邑者，则不忍其官，相诫以无累之也。各国联军入都，四出搜余匪，责供亿^④，拮据终年得无事。以羸病乞休，直隶总督李公鸿章手批稟牍，有“正赖保障一方”语，不听去^⑤。又二年，乃得归，心力尽瘁，咯血不止矣。兄少有至性，侍先君谈，夜深不忍归寝。先君见背。初患病，数日遽剧，兄刲股煎药不效^⑥，痛父疾非不治，误于无良医，乃敝精力于学医。自是上奉老母，弟妹各三人，教养婚嫁惟兄是赖。吾母育四男三女，劬劳善病，兄自京师归不出，调护者十有余年。喜为诗，屡弃少作。村居陶江，移居龚氏双骖园、武陵园。前后与徐副将葆龄、陈给事琇莹、刘县令大受、叶郡丞大庄、刘州牧玉璋、龚布政易图、陈阁学宝琛游，具林壑琴尊之乐，岁得诗百十首^⑦。母卒，徇沈兵备瑜庆之招^⑧，出而游江宁、池州、淮北、颍州、滁州、苏州以至作宰。关河行役、兵火豺虎之交，亦未尝旬月不为诗。兄诗天才超逸，胸中不滞于物，故与乐天、东坡为近，中间为后山、放翁、

诚斋。为陆鲁望、皮袭美^①。雅不以空言神韵^②，专事音节以为能，为岑参、李颀、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之所为者为然。晚精诗律，圈点老杜、山谷全诗，诗境益谨严，益间肆。善说杜诗，常有人人熟读而莫究其作何语，一经说解，闻者爽然。兄讳书，姓陈氏，字伯初，晚乃自号木庵。曾祖讳相贵，妣吴氏。祖讳起龙，妣王氏、温氏。父讳用宾，妣俞氏、黄氏、王氏。娶林氏，贤孝无出，先兄卒。又娶李氏，能文词，聘邹氏，皆早卒。二子：敬，举人；次敏，国学生；皆李氏出。孙二人：寅孙殇，已孙、孙女一人^③。平生交友未尝责望以私，见有不可，虽其宠妾爱子直言不徇。有责善而无匿怨，故始终亲之者多。居陶江时，野叟村童至于蟹户^④，问字、求医、乞书画者时容接不厌，后隔二十年许，犹有岁时入城持果蔬馈饷者。所居虽客舍，必焚香扫地，儼若世外^⑤。遇蹭蹬贫乏，未尝有抑郁之意云。

铭曰：闽诗作者日可观。兄之为之莫之先。一官垂老备险艰。诗中境地坦以宽。吁嗟此室俨考槃^⑥。

【注释】

①期功：指五服（服丧）之内的宗亲。缌（sī）麻：细麻布，多用来制作丧服。袒免（tǎn wèn）：袒衣免冠，古代丧礼。

②徐宗干（1796—1866）：字伯桢，江苏通州人。曾任浙闽总督等。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王凯泰（1823—1875）：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等。丁日昌（1623—1882）：字禹生，广东丰顺人。曾任江苏布政使、福建巡抚等。岑毓英（1829—1889）：字彦卿，广西西林县人，曾任总督、兵部尚书等。

③梅启照（1849—1918）：字小岩，青云谱定山人，曾任庶吉士、吏部主事等。

④供亿：供应。

⑤听：同意，肯。

⑥割（kuī）股：割取大腿肉。

⑦徐葆龄：字仲眉，闽人，官福建漳州游击。陈琇莹（约1855—1894）：字芸敏，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江南道监察御史。刘大受：1884年上任台北府儒学教授。叶大庄：参见前选《损轩招伯兄卜居陶江余有建溪之行送母来居临水登山遍览江乡风景得七绝句》注①。刘玉璋（1842—1915）：字特洲，四川奉节人。清光绪癸酉举人，历任福建十五处知县、知府。龚易图（1835—

1894): 字藹仁, 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人, 曾任布政使司布政使、庶吉士改任雲南知縣等。陳寶琛: 參見前選《七月余將由家來鄂改庵閣學冒雨乘月兩過別後奉寄》注①。琴尊: 亦作“琴樽”。琴與酒樽為文士悠閒生活用具。

⑧沈瑜慶: 參見前選《南昌別乙盦太守》注①。

⑨樂天: 白居易。東坡: 蘇軾。後山: 陳師道。放翁: 陸游。誠齋: 楊萬里。陸龜蒙(?—約881): 字魯望, 姑蘇(今江蘇蘇州)人。詩以寫景詠物為多, 有《甫里集》。皮日休(約834—883): 字襲美, 襄陽(今屬湖北)人, 他的部分詩篇暴露統治階級的腐朽, 反映人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有《皮子文藪》。

⑩雅: 很。

⑪寅: 地支第三位。殤(shāng): 未至成年而死。巳: 地支第六位。

⑫蜃(dàn)戶: 舊時南方水上居民。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蜃蠻》: “以舟為室, 視水如陸, 浮生江海者, 蜃也。”

⑬脩(shū): 無拘無束貌。

⑭考槃: 成德樂道。《詩·衛風·考槃》: “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毛傳: “考, 成; 槃, 樂。”

行抵台北内山加九岸记

陈衍于 1886 年 9 月，应刘铭传之聘入其抚部幕府。刘铭传开发台湾，采取“先抚番，后开垦”的策略。加九岸、麻里翁等番社在台之北部山区，文中记山行之难，亦可见当时开发事业之艰难。

法越兵事既定，台湾改行省，合肥刘公省三实为巡抚^①。百废具兴，首抚番开垦，而生番出草之案仍屡告。麻里翁、加九岸两社尤狡悍。出草者，生番突出杀人之谓，殆伏莽意也。加九岸生番名马来诗昧者，一人夜半至官设樟脑厂，厂工二十人，取其首十九去。番俗能杀人首累累系腰归，则举社罗拜，顶而戴之，麻里翁社杀人尤伙。刘公怒，进兵剿之，自帅以行，直捣加九岸，时光绪十二年九月也。先是刘公招余入幕府，渡海至淡水，则公已进兵，寄语营务处李君彤恩，谓：余若不畏临前敌，则来观战。余作健，遂行，先至大嵙崁。小住

帮办抚垦、台人林时甫行馆。林公为备肩舆，舆夫六人更番舁，派巡防兵二十人，荷枪卫送。林幕客郭君宾实偕，行数里，入山路，即巖嶮^②。舆夫已喘息雨汗。渐进，山迎面，舆植立必不可坐，土民言，刘巡抚至此亦下舆行。遂相率短衣徒步。自是至加九岸，凡六十里连峰仰刺，升向天，降入地。其层级皆泥涂濡滑，开路军士以刀剜成者。至崩厓绝涧，山尽路断，则伐此岸巨木，仆至彼岸，使若桥然。然非籐葛萝条之属蒙密，覆翳其下，奔流澎湃，稍怯者不敢践而渡也。路逢生番，率被发露体，背负重物，腰搢两刀，目矍顾^③，笑颌之，亦笑相向。中途竹头角社，尤阴黑可怖，野番憧憧出没，闻隔山即麻里翁，肆言招抚我，速多赍牛酒来^④。日将暮，望见大营，相距廛里许^⑤，则两足疲竣木立不前矣。至营，刘公方晚食，长揖入坐。公谓书生健步若此殊不易，惜诸番社已就抚，无战事可观。马来诗昧率数社自投，求免死，杀之恐阻来者。言已叹惋，起视则一白皙少年，不知何以凶桀如彼也。山中木皆百十丈，灌莽寻丈，独驻军处一片平坡十余亩，为竟日山行所未曾见云。

【注释】

①刘省三：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末淮军将领。1865年任直隶提督。1884年督办

台湾军务，抗击入侵法军，次年任台湾巡抚，开办铁路、煤矿，并创办新式学堂。

② 巖嶮 (jiē niè)：高耸。

③ 搢 (jìn)：插。獮 (jué)：大母猴。此意为“像猴一样”。

④ 贖 (jī)：以物送人。

⑤ 廛 (jǐn)：通“仅”。

登太山记

太即泰。泰山古称岱山，陈衍认为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后改名。本文仅 987 字，用笔简练，描写逼真，是一篇出色的游记。本文作于 1911 年 6 月。

太山之阳，自顶至足有石而无土，其毛有松若柏^①，无他木。石之窦往往有泉，小者滴沥，大者迸泻，湊赴诸峰之间以为涧。此太山之奇，而非太山之所独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太山之所独者，有极天之天门，广丈余，矗七千余级之磴道以至之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将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②，不数里至太山之麓，已见所谓南天门者，在数千仞之上夹持于两峰之颠，峰若仰攢巨齿微缺其中央^③。天门若古货布之竖，上见其贯穿之孔，更上无所有，则苍苍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线瀑布，已涸而留其悬流之痕者，上天门之磴道也。又其下为他石所隔，而稍屈折，所谓十八

里盘将尽处也。进行数里而天门隐，数里天门又见，凡数隐见，至中天门。登山之路盖半，望南天门之远近小大，无以甚异于初见时也。又数隐见，傲来峰睨其旁。丈人诸峰瞰其上。向所见一线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觉其有层级也。渐近天门，两旁之峰壁立，仰观坐井，俯视穿衖矣^④。天门以下左右峰以十数，涧如之，磴道中贯，有左右徙而无他歧^⑤。自天门下至五大夫松云步桥，涧居磴道之左；自云步桥下至中天门，涧居磴道之右。盖东峰之水多小悬流，数叠者汇于云步桥而为瀑布，转出桥下，别入一涧，此东水之归于西者也。自中天门下至迴马岭，涧又居磴道之左，东诸峰之水入焉，此东水之归于东者也；自迴马岭下至东石桥，涧又居磴道之右，西诸峰之水若水帘洞者入焉，过桥下而涧转居磴道之左，此西水之归于东者也。自是至山麓西王母池，东诸峰之水，若经石峪之瀑布、箕衣亭之三叠泉皆入东涧，无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谓东西以磴道为中分之界也。中天门以下其木皆柏，无一松焉；中天门以上其木皆松。无一柏焉。柏皆数百年物，夹道蔽日，尤蒙密者，称为柏洞。松寿不知若干岁，兀顶猿臂、鹤翅、鹤啄行列子立，侧出倒挂于悬崖绝壁危峰之隙，人迹所不能到。全山石纹断裂，亿缝兆罅，形多正方、长方，其圜者百之

一二，锐若峭者十之一二，百丈千丈者千之一二。风霜之所剥蚀，雨溜之所穿啮，礧礧崩坠于涧谷者^⑥，不可数计。而筋骨连络，精液内含，气脉充溢，故能水泉喷薄，润泽岩岫，挺生万千。苔草浓缦，与苍黑之石相间。日将西入，乃入南天门。其上无泉若木，怪石突兀负戴，萃成数丘。分妥祠庙，未入天门者靡得见焉，历岱祠、碧霞元君祠，观无字碑，唐玄宗纪太山铭，止于绝顶。日观峰之东轩，近眇徂徕，远瞩新甫、梁甫^⑦。汶水自东而南而西，横亘衣带，纵流数道入焉。济水今已夺为河，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其北不可见，其西可见，南者亦隐隐可见。迟明观日出，天晴而有蒙气，蒸为薄云，日大略如车轮，不能明见全体。将升之顷，红光横射数百里，须臾近日处喷猩血色，凡红之物无与并者。南天门之东西北皆有天门。山之阴有后石坞，松尤奇。傲来峰下有龙潭，瀑布尤壮。余皆未至也。

【注释】

①若：和，及。

②肩舆：轿子。

③仰攀（zān）：仰插。

④衞（nòng）：通“弄”，巷子，胡同。

⑤徙（xǐ）：移动。

⑥礧礧 (léi láng): 水石撞击声。

⑦眇 (miǎo): 望, 看。徂徕 (cú lái): 山名, 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南。新甫: 山名, 在山东新泰市西北。梁甫: 山名, 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南, 西连徂徕山。

小玉屏记

陈衍好友力钧（号医隐）园中有广东英德石，状似福州陶江玉屏山。力钧举以赠衍，因为之作记，时在1913年1月。

昔人有言，未闻巢由买山而隐^①，谓人患不隐耳，何患无山？介子推隐^②，至死求其处而不得。匡庐以匡裕，焦山以焦先，盘山以田盘^③。人有待于山乎？山将有待于人也。古者土满，后世人满。山无主者千不得一，万不得一。匡裕、焦先之徒真岩栖而谷饮？后世则别业精舍矣。不买无由得山，即得山无别业精舍存焉，亦孰从而隐之耶？鄙性爱山、爱泉石云木，得山而无所于遁也。然衣食于奔走，三十年买田、买庐、买果树鱼陂为不奔走之衣食，乃劣得之，又真岩栖谷饮焉？以易其廛免奔走，则无如向之不奔走矣。故犹庐于城中也，小有木石而已。买山而使泉石云木日就吾爱而不去，微山中之别

业精舍无以待之也^④。陶江多小山，其名者，曰玉屏，曰楞岩，曰李垞^⑤。李垞有松，楞岩、玉屏有梅。李垞、楞岩，岩氏、陈氏公产，不得卖。玉屏已他人有，余亦无力以得之，与楞岩皆曾赁居焉。李垞则田园陂池在其下，山中所有，不能日就吾爱耳。抑亦念吾所有性灵能日即于吾身而不去耶？今年来京师，复寓医隐所。有石高不及二尺，上舒下綳，横皴数叠如云片^⑥，青色，具大小二窍，余爱之^⑦。举以畀余，颜之曰小玉屏。似陶江楞岩，尤似玉屏也。载归置吾斋中，覆以盆梅，则玉屏、楞岩；覆以盆松，则李垞。故记之。

【注释】

①巢由：巢父和许由的并称。相传皆为尧时隐士，尧让位于二人，皆不受。

②介子推：春秋时晋国贵族曾从公子重耳流亡，后隐居锦上山中而死。

③匡裕隐居于庐山，焦先隐居于焦山。田盘：即田襄子，田成子（田恒）嫡长子、齐国田氏家族第九任首领。

④微：无，非。

⑤陶江：地名，位于福州闽江边上，阳歧村一带。

⑥綳（shā）：收束。皴（cūn）：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多用以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

⑦畀 (bì): 赠予。

游方广岩记

方广岩在永泰县境内，距小雄山不远。此文作于1913年5月。

片石成厂^①，壁立数十仞，袤广数十筵，深十丈，浅者数丈，殆吾方广之所独也。自葛岭东北行，两山分排，中落广涧。循山东麓，上石磴，经一石亭，舆夫远指一峰，峰顶方平，异于众峰，一松独巨，异于众松。告余曰：“此方广也。”由是石磴数十级辄一转，数转则六叠之泉泻焉。又数转石壁陡立，磴居其外，壁镌“扞壁”二字，若告人以难行者，然固妥帖，不顷险也。又转七叠之泉泻焉，泉右有亭，延佇久之。由是磴益蹙，松益长，涧益仄。又数转，万翠蒙密，山路若穷，近乃得罅，则石门也。门本两岩相倚，无路可进，何时訇开^②，石扇崩坠犹在。更进则侧身岩，身侧乃过。又进，全岩乃见。佛屋嵌空数十间，向所见之巨松表焉。无一瓦而上不雨，

无一墙而旁不风；弦月在树而雨声潺湲，花木覆檐而上介樵路。则因厂为屋，水帘数百尺被乎其右也。厂石斑剥，攒结千态百状^③，抑其末矣。福州自陶江以南溯流永福县治，以抵永春之德化，寔名南港。山刻水厉，富竹、饶石、巨口、赤壁诸山，略如长江之石钟、马当。道士矶、葛岭二小瀑分左右三叠而下，尤似匡庐开先。而水莫雄于龙潭，石莫奇于方广。博于游者自知之，非余私其乡之言。然僻在荒裔，游者恒未及知，则以余为私其乡之言也，亦奚不可？

【注释】

- ①厂 (hàn)：山边岩石突出覆盖处。
②旬 (hōng)：同“轰”。
③攒 (cuán)：聚。

沈乙盦诗叙

陈衍与王仁堪、郑孝胥一起称沈曾植为同光体的“魁杰”，可见其诗之工，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同光体的特色，如“爱艰深，薄平易”等。沈曾植不仅工诗，且有诗学研究，如他的“三关”与陈衍的“三元”不谋而合，虽然同中有异。而陈衍“喜检拾友朋文字……叙而存之”，则是一种以诗为己任的文学自觉。

余与乙盦相见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内艰^①，广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史学，与余同住纺纱局西院。初投刺^②，乙盦张目视余曰：吾走琉璃厂肆，以朱提一流购君《元诗纪事》者^③。余曰：吾于癸未、丙戌间，闻可庄^④、苏戡诵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同光体者，苏戡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

人^⑤，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谈，索君旧作，则弃斥不存片楮矣^⑥。乙盦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舆地，与顺德李侍郎文田、桐庐袁兵备昶论学相契^⑦。词章若不屑措意者^⑧。余语乙盦，吾亦耽考据^⑨，实皆无与已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⑩，他学问皆诗料也。君意不能无动。因言吾诗学深，诗功浅，夙喜张文昌、玉溪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⑪。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余曰：君爱艰深，薄平易，则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广陵^⑫。君乃亟读宛陵、广陵。明年，君居水陆街姚氏园。入秋病疟，逾月不出户，乃时托吟咏。余寓庐相密迩^⑬，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门，函笺抵余。至冬，已积稿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乱，南北分飞，此事亦遂废矣。君诗雅尚险奥，磬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昔昌黎称东野剌目铍心^⑭，以其皆古体也。自作近体，则无不文从字顺，所谓言各有当矣。余生平喜检拾友朋文字，君作落余处者，殆百余首，念离合之踪无定也，特叙而存之。

【注释】

①戊戌：1898年。丁内艰：旧称遭母之丧。

②投刺：投递名帖。

③朱提 (shū shí)：古代的一种优质白银。银重八两为一流。

④癸未：1883年。丙戌：1886年。可庄：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号公定，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状元。授殿撰，官苏州知府。

⑤同：同治。光：光绪。

⑥楮 (chǔ)：木名。皮可制桑皮纸，因以为纸的代称。

⑦舆地：地理。李文田 (1834—1895)：字畲光，号芍农。广东顺德人，官至刑部侍郎等。袁昶 (1846—1900)，字爽秋，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

⑧词章：指文学。

⑨考据：即朴学，是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在清代的发展。

⑩盍 (hé)：何不。

⑪张文昌：张籍 (约 767—约 830)，唐诗人。字文昌，原籍吴郡 (今江苏苏州)。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的篇什，甚受白居易推崇，与王建合称“张王”。玉溪生：李商隐 (约 813—约 858)：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 (今河南沁阳) 人。常以诗歌揭露批判时政，富于文采，善用典，有《李义

山诗集》等。山谷内外集：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其诗集分为：《山谷诗集》《山谷外集》《山谷别集》等。诋：诋毁。明代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分别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大都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⑫梅宛陵：梅尧臣（1002—1060），北宋诗人。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梅宛陵。王广陵：王令（1032—1059），北宋诗人。字逢原，广陵（今江苏扬州）人。

⑬迩（ěr）：近。

⑭聱（áo）牙钩棘：同“聱牙诘屈”，形容文辞艰涩难读。剌（guì）目铍（shù）心：刺激心眼，以为惊心动魄。

海藏楼诗叙

郑孝胥、陈衍同为闽人，多年切磋诗艺。1902年郑孝胥写定诗稿，请陈衍作序。陈衍叙郑孝胥诗二十年间之变化及二人论诗之言。本文语多精绝。

苏戡写定其诗，示余顾子子朋（鹏）所为叙，曰：“子方草创诗话，必有微言深旨，可以叙吾诗者。盖为吾一长言之，略如姜白石所自为《诗叙》若《诗说》？”^①余曰：“诺。且为君默记往昔彼此之言杂书之，以为笑乐。”余与君治诗皆二十余年，相与商略为诗亦二十年。初时持论，若南山秋气之相与高，所谓否，不稍假借，用辄引为诟病^②，回思足自哂。然亦可见年少负气，不如今之老人顽钝，誉不喜而毁不怒也。君诗始治大谢，浸淫柳州^③。乙酉归自金陵，访余于西门街，则亟称孟东野^④。诣君案有手钞东野诗四册，题五言古数章于上，有精语，足资诗学。出示癸未甲申诗数十首^⑤，属为评品，题以

诗，题一五言古还之。君乃以余诗为精进。时多过从，夜谈坐池旁树下老屋，尽两三烛而去，两家老屋皆有池有树。未久君将往天津，作五言一首为别，自谓似颜延之北使洛^⑥。喜余送行两五律，诵于陈弢庵，又喜诵余建溪数诗，余次年入都，都下所知有能诵之者。客天津，书来言：北地旷爽，诗蕴皆尽。大抵作诗亦随地气，山川秀蕴，则触处成吟；原野袤延，则搜剔难就，云云。寄示《浮海》诗、《出都》诗，今集中皆不存。文人喜割弃少作，未必其前尽不如后也。己丑庚寅入都，君寓可庄所，及官学^⑦。案上手抄诗本，有晚唐韩偓、吴融、唐彦谦诸家^⑧，北宋梅圣俞、王荆公诸家。君诗已一变再变，为姚合体、为北宋，服膺荆公。而余感君言，作诗盘郁往复于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乙酉后渡海游台北^⑨，溯江游湖南，亦遂变其前诗。一日遇君与季直于骡马市，相将入浴室，君解衣探夹袋，出残稿数纸，则《游摄山》诗，皆七言，余以为神似樊榭，君乃为此^⑩。君曰：“吾向未尝为七言，去年始为之。”自后相见，常论七言。君于七古尝独举韦苏州、温庭筠^⑪，然亦一时兴到。语所作如《大阪登高》《感旧示李芝楣》《登北极阁》《登周处读书台》《侯府怀陈幼莲》《石钟山》《昭忠祠》《郗超》《汉阳琴台》《子培见访湖舍》等篇，

皆半山、遗山、道园之遗^⑫，何尝为苏州、庭筠哉！君每言作诗无深抱远趣，所谓不可适独坐者，固已^⑬；若处处不忘是作家，而不敢极其才思，诚作家矣。然终于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之境？其题《晚翠集》云云^⑭，余故以为至言，非君莫能道者。君又言：律诗要能作高调，不常作可也。余曰：高调要不入俗调，要是自家语。元裕之多是高调^⑮，却无俗调。高季迪、前后七子喜高调^⑯，遂多俗调。东坡律句极少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此秘发于沈佺期、王右丞^⑰，极变化于老杜。《吴都赋》云：“嵒崎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地之半。”^⑱七律中对要有此二语体势。戊戌君来鄂，所居隔一江，岁暮约相督为律诗。余言作诗起调不落凡近易，结调不落凡近难。君言作诗用利笔易，用秃笔难。谓余《寄弢庵》《送子培》诗中，有能用秃笔者。殆即书家折钗脚、屋漏痕之说耳^⑲。大抵诗要兴象、才思两相凑泊。有惘惘不甘之情。不自觉其动魄惊心、回肠荡气也；有自然高妙之旨，乃使人三日思、百回读也。李卫公^⑳、白乐天、东坡、荆公、山谷、放翁、遗山，皆有自然高妙语。姜白石、文与可亦庶几。姜白石甚似孟浩然，文与可颇类韦苏州^㉑。与浩然同时，有李、杜、摩诘，皆推服浩然。与白石同时，有尤、萧、范、陆、杨^㉒，皆倾倒白石。白石如《哭石湖》

《寄诚斋》等篇，集中亦不多遇也。又余尝论，诗为友朋而为者居多，然往往有数友朋焉，为彼为之常工，为此为之不尽工，岂其意之属不属，如灵运所云“对惠连辄有佳句”欤？^②然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不刻意求工而转工，又所谓伫兴而得者欤？二者事理乃相反，则或者其工力之至与不至，不至者不刻意转工，天之事也；至焉者，意所不属，亦天之事，意所属，又学之功欤？子培工为诗而不常为，尝言吾遇苏戡，诗思自生，为之亦多工。弢庵诗为谢枚如、张幼樵而为，常工于他作^③。苏戡工者固多，为子朋而作者则尤工，且无不工。是数者于前数说必有合也。君论诗宗旨可听者实多。以余妄见，向多已合复离，近来亦罕有所异同，彼此亦垂垂老矣。乃寻检所存往来诗札，及平日所言，记为谁语与不记为谁语者，皆书之，以复于君。壬寅二月十日陈衍叙^④。

此叙本二千余言，中引证古人诗句者九百余言，支蔓太繁，今悉节去，以入诗话。癸丑六月衍记^⑤。

【注释】

①子鹏：顾云（1845—1906），字子鹏，石号公，江苏上元人，有《盩山诗录》传于世。姜白石：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词人、音乐家。著作有《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等。

②假借：宽容。用辄：因而就。

③大谢：谢灵运。柳州：柳宗元。

④东野：孟郊。

⑤癸未：1883年。甲申：1884年。

⑥颜延之（384—456）：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曾任宋武帝豫章公世子的中军行军参军。武帝北伐时，授命为宋公，府中派颜延之前往庆贺。行至洛阳，环视旧时官室，都已成庄稼地，遂悲凄吟咏《黍离篇》。路上作诗二首，为谢晦、傅亮所欣赏。

⑦己丑：1889年。庚寅：1890年。可庄：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号公定，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三年（1877）第一名进士，状元。

⑧韩偓（844—约914）：字致尧，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其诗多写艳情，词藻华丽，有“香奁体”之称。吴融（？—903左右）：字子华，越州山阴人，工辞调。唐彦谦（约880前后在世）：字茂业，号鹿门先生，并州晋阳人。博学多艺，文词壮丽。

⑨乙酉：1885年。

⑩季直：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樊榭：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

榭。作品多表现闲情逸致，时或杂有孤寂之感。论词推崇周邦彦、姜夔，为浙西词派的重要作家。

⑪韦苏州：韦应物（737—786后），称韦苏州，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诗以写田园风物著名，语言简淡。涉及时政和民生疾苦之作，亦颇有佳篇。温庭筠（约812—866）：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其诗辞藻华丽，仅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

⑫半山：王安石（1021—1084）：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诗歌遒劲清新，其诗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其政治主张和抱负。遗山：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论诗反对柔靡雕琢，崇尚“天然”“真淳”。道园：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⑬已：罢了。

⑭《晚翠集》：焦继辙（清）撰。

⑮元裕之：参见本篇注⑫。

⑯高季迪：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诗人，为“吴中四子”之一。前七子：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

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的并称。后七子：明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的并称。

⑰沈佺期（约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律体谨严精密，对律诗体制的定型颇有影响。王右丞：王维（701—761）：字摩诘，亦称王右丞，原籍祁（今属山西），其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作品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物精细，状写传神，有独特成就。兼通音乐，工书画。

⑱《吴都赋》：左思作。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文学家，写成《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⑲折钗脚：书法上对转折的笔画，要求笔毫平铺而笔锋圆劲，如钗脚弯折仍体圆理顺，因以为喻。屋漏痕：草书的一种笔法。谓行笔须藏锋。

⑳李卫公：李靖（571—649）：字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唐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后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

㉑文与可：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号笑笑居士，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绵阳市盐亭县）人。

著名画家、诗人。

⑳尤：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无锡（今属江苏）人。诗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萧：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老人，闽清（今属福建）人。范：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其诗题材广泛，有表现其渴望恢复祖国统一、描写田园风光和民生疾苦的诗作。陆：陆游。杨：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诗称“南宋四家”之一，初学江西诗派，后风格转变，以王安石及晚唐诗为借鉴，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在当时称为杨诚斋体。部分诗文关怀时政，反映民间疾苦，较为深切。

㉑谢灵运（385—433）：晋时袭封康乐公，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宋诗人，开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谢惠连（397—433）：谢灵运族弟，南朝宋诗人。后人把二人并称为“大小谢”。《诗品》引《谢氏家录》曰：“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诗思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有也。”

㉒谢枚如：谢章铤（约1892年前后在世），字枚如，福建长乐人。工诗词。张幼樵：张佩纶（1848—1903），

字幼樵，直隶丰润县齐家坨人（今河北唐山丰润）人，同为晚清名臣，工诗。

②⑤壬寅：1902年。

②⑥癸丑：1913年。

何心与诗叙^①

读本文令人想到的是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在“人境”，怎能无“喧”呢？因为“心”远离于人境。陈衍同样“虽接于人，犹未接也”。两位诗人讲的都是喧与寂的辩证法。既“寂”必然“困”，然而陈衍却说，只要是诗人，“固已不困”，这不是绕口令，而是陈衍诗歌的哲理。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于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竞于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已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

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已所自得，求助于人者得之乎？余奔走四方三十余年，日与人接，而不能与已离。不能与已离，虽接于人，犹未接也，焉往而不困？若是者，无所遁于其诗也。持此以相当世之诗，若是者百不一二。其一二者，固无往而不困也。吾从林生狷生闻心与之诗，识其人，读其诗^②。与之言，吾所觉者，心与觉之，吾如是观，心与不如是观者，或寡也。则其于诗，人如是言，心与亦如是言者，殆寡矣。柳州、东野、长江、武功、宛陵、后山，以至于四灵，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③。然吾以为有诗焉，固已不寂；有为诗之我焉，固已不困。愿与心与勿寂与困之畏也。

【注释】

①何心与：何振岱，字心与。工诗，著有《姑留稿》。何氏与陈衍同乡，居陈宅对门，二人诗琴相从，私交极好。此叙作于1912年。

②林纾和林崧祁、林狷生曾并称为福州的“三狂生”。

③长江：唐贾岛曾官长江主簿。武功：唐姚合曾授武功主簿，世称姚武功。其诗为南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所师法，称为“武功体”。四灵：参见后选《石遗室诗话》卷一（一）注^④。

瘦掩诗叙^①

同光体诗派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观点不予首肯。本文以罗敦噩诗为例，进行论述。《诗经》中就有学问，更何况“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历史是在前进中变化的，怎能固守某个时代呢？作为诗人出身的理论家，陈衍从谋篇律句等体式的角度对诗歌的规律进行研究，论证了从《诗经》到宋诗，都是“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是很雄辩的。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②余甚疑之，以为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③，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

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才者，吐属稳^④，兴味足耳。若《三百篇》则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脗合^⑤。其有不合，则四家之师说异同，齐、鲁、韩之书缺有间者也^⑥。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为之乎？汉、魏以降，其谋篇也，首尾外两两支对，拗体之律句而已。前写景，后言情，千篇而一致也。微论大小《雅》^⑦，《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绿衣》《燕燕》，容有之耳^⑧。微论《三百篇》《骚》之上帝誉^⑨，下齐桓，六朝人有此观感乎？滋兰、树蕙，容有之耳。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然今之为诗者，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反是则有难色。人情乐于易，安于简，别才之名，又隽绝乎丑夷也^⑩。揆东为诗未久，而以余所知，有沉酣有年，思力笔力，未如其陷入而抉出者^⑪。顾与之游数年，其有所作，未有自以为可，不使尧生若余批报而剔刮之者^⑫。有以别才不关学之说进乎？吾知其不敢闻也。今年余自都归里，揆东哀辛亥以前诗二百余首^⑬，属余从容时日，痛下绳削。余不敢辞，携归数月，乃为删去九十余首。其存者，又悉为献可替否而归之，复深辩仪卿

之言，以为之叙。

【注释】

①《瘦庵（yǐng ān）诗》：罗惇齋（dūn róng）作。罗惇齋（1872—1924.）：字孝通，号揆东、瘦庵，晚号瘦公，广东省顺德县（今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人。

②严仪卿：严羽，南宋文学批评家。字仪卿，号沧浪逋客，福建邵武人。其“诗有别才，非关书（学）也”之说，出自其《沧浪诗话·诗辨》。

③猥（wěi）：苟且。

④吐属（zhǔ）：作文，此指诗歌艺术。

⑤脗合：吻合。

⑥四家：古代对《诗经》的解说，素有齐、鲁、韩、毛四家师说。间（jiàn）：差异。

⑦微论：犹言不用说，不要说。

⑧容：容或，或许。

⑨帝啻（kù）：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⑩隽（jùn）绝：卓异绝伦。

⑪沉酣：醉心。抉（jué）：挖。

⑫若：与，和。报（hén）：排斥。

⑬裒（póu）：聚集。

剑怀堂诗草叙^①

在此叙中，陈衍阐述了同光体诗歌的合理性和价值。其中，“至”等诗歌理论的概念至为透彻。

吾闽诗人，至宋而大昌，至明而力足以左右天下风气。清则茶然以衰，瓯香、雁水后，莘田、荔乡以风韵胜，檀河、亨甫以才气称^②。此外驱驰中原，为海内所指数者，未数数然也。今之人喜分唐诗宋诗，以为浙派为宋诗，闽派为唐诗，咎同、光以来闽人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③。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唐人之声貌，至不一矣。开、天、元和，一其人，一其声貌，所以为开、天、元和也。开天之少陵、摩诘，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声貌，故开、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轴也^④。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无咎、文潜，岑、高、杜、韩、刘、白之变化也^⑤。简斋、止斋、

沧浪、四灵，王、孟、韦、柳之变化也。子孙虽肖祖父，未尝骨肉间一一相似。壹壹化生^⑥，人类之进退由之。况非子孙，奚能刻意蕲肖之耶^⑦？天地英灵之气，古之人盖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尽，故《三百篇》汉^⑧、魏、六朝而有开、天、元和、元祐，以至于无穷，在为之至与不至耳。已舟先生以名孝廉屡困公车，值天下兵革，往来戎马寇盗间，中更悼亡。《剑怀堂诗》，悽惻者追莘田，牢落者近亨甫^⑨，身世然也。因纵论唐宋诗离合之故，非强以声音笑貌为者，为先生之诗叙。

【注释】

①剑怀堂：宋谦，字已舟，剑怀堂主。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咸丰己未举人。有《剑怀堂诗草》。

②茶（nié）然：疲倦貌。瓿香：许友，生卒年未详，福州人，世居三坊七巷光禄坊，号瓿香。明末清初颇负盛名，时称诗书画“三绝”。雁水：丁炜（约1671年前后在世），字瞻汝，号雁水。福建晋江人。莘田：黄任（1683—1768），字莘田，号十砚老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檀河：萨玉衡（1755—1813），字檀河，闽县（今福建福州）人。亨甫：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福建建宁人。

③咎（jiù）：指责。

④“唐人之声貌，至不一矣”，意为唐诗人有的表现为风格上的多元化。限于篇幅，此以“开天之少陵”杜甫为例：老杜诗多数不以学问为典故，但也有部分用典；其诗多数不加议论，但部分诗歌则“以议论为诗”，对老杜的这种“变体”，明代王嗣奭在《杜臆》中评曰：“亦成诗家一体，大家无所不有，亦无所不可也。”也就是说，杜甫开了以学问为诗和以议论为诗的先河，为后来的韩愈等人及宋诗所继承。所以，开元、元和、元祐这“三元”成为“世所分唐、宋诗之枢幹也”。陈衍认为，诗中应不应用学问和议论，关键在于如此所写诗歌“至与不至”，“至”就用对了，不“至”则用得不对。

⑤参见后选《石遗室诗话》卷一（一）注③④。无咎：晁补之（1053—1110），北宋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巨野（今属山东）人。文潜：张耒（1054—1114），北宋诗人。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

⑥壹壹（yūn）：阴阳二气氤氲交合。

⑦蕲（qí）：求。

⑧《三百篇》：指《诗经》。

⑨牢落：犹寥落。稀疏零落貌；零落荒芜貌。《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牢落陆离，烂漫远迁。”李善注：“牢落陆离，群奔走也。牢落，犹辽落也。”

小西湖重建宛在堂记

明嘉靖年间，闽县十才子高濂、傅汝舟等在福州小西湖建堂，以祀诗人。堂四周有水，取《诗经·蒹葭》中“宛在水中央”句，名宛在堂。至清末，此堂圯废。1913年陈衍等议修，至1915年以捐款和公款修竣。陈衍有“稍增东越湖山色，颇似西江宗派图”“杜诗韩笔愁来读，林月湖风相与清”楹联两副。此文作于1916年。

宛在堂重建之明年，西湖既濬^①，余自都归里。至湖上水色漾碧，堤柳方新，堂以外荷亭、镜湖亭、澄澜阁亦结构灿然，顾之乐甚。盖兹湖之濬，与慈堂之成，怀之有年矣。方余十余岁时，从伯兄木庵先生馆于光禄坊刘氏，兹堂春秋之祭，刘氏主之，寒食重阳辄约与祭。堂四方响明，中立无倚。堂前老藤压架，负墙则芭蕉紫薇诸草木。湖周堂外，湖中有画船，林文忠公濬湖时所

置也^②。未几缟连大水^③，湖上桂斋、荷亭诸胜有倾颓者。居民久占湖中种菱藕，湖水淤缩^④。陈芸敏侍御谋于伯兄^⑤，奏请饬大吏筹濬，报可。有梗者，竟以罢议。时余以旅食四方，闲归往游，则湖水廛一泓如带耳。堂圯无一椽^⑥，老藤委地死矣。癸丑里居^⑦，十月与诸同人结社课诗。一日集林雪舟寒碧楼，谋修斯堂，即以命题，余成七言古一首，纪其事。先是沈涛园抚部^⑧，自江西寄贖千金，属陈弢庵阁学修是堂，弢庵旋出山，未及经营。是冬余入都商诸弢庵，以属其女夫林惠亭运使^⑨。惠亭方董全省水利局，请于巡按使许公，濬湖建堂遂以并举。湖周遭剝铲泥剔，而旧砌石堤豁然毕露，湖面若扩廓十之二三也者。以其余力于湖之西南，依山堵水分筑大梦、湖心二亭。堂中增祀许瓿香先生以下十五人，堂增高若干尺。登堂而全湖可以一览矣。昔文忠公濬湖，终被吏议，然湖得不涸，至今赖之。芸敏侍御则议而不举矣，夫事机未会，阻碍罔功。时之既至，若甚易然，然亦在任事者之不瞻顾迟疑也。堂以在水中央得名，湖之不濬，堂成亦无足观耳，故喜而为之记。

【注释】

①濬：同“浚”，深挖河道，使水疏通。

②文忠：林则徐，谥号“文忠”。

③緜 (shǐ) 连：接连。

④菱 (líng)：俗称“菱角”。蕹 (wèng)：俗称“空心菜”。

⑤陈芸敏：陈绣莹，字芸敏，1876年进士，官兵科给事中、侍御等。

⑥椽 (chuán)：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片的木条。

⑦癸丑：1913年。

⑧林雪舟：林宗泽，字雪舟，号平冶，清末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历官浙江候补知县等职。沈涛园：沈瑜庆（1858—1918），字志雨，号爱苍、涛园，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贵州最后一位巡抚。沈葆楨第四子。

⑨林惠亭：林炳章（1874—1923年），字惠亭，侯官县（今属福州）人，林则徐曾孙。曾任翰林院编修、主持兴办福州市政及水利等。

匹园记

1917年2月，陈衍于福州文儒坊大光里住宅后修一小花园。园西北隅建有两层小楼，名皆山楼。后更名花光阁。此园呈扁方形，四周有墙，仅东南角留一门通前屋，似“匹”字，故名“匹园”。园成，陈衍作《匹园记》《皆山楼记》。后又作《花光阁记》。陈衍富于诗人想象，小园虽陋，但所记文字却极为富丽。

屋于吾会城光禄、文儒、衣锦三坊间，欲于其所居外，斥余地多蒔杂花木，则四邻皆强有力者，而何斥之可言？此吾匹园之所由筑也。吾以中岁奔走四方，无往不与先室人偕，劳苦三十年，日思弛其负担。室人尝言，愿筑楼数楹，竹梧立后，花树仰前。既营一楼，具体而小，众花陵于高树，不能自存者一桃三棠，独老梅倔强与抗，余皆日瘠。乃于正屋后院伐一巨桑、一谏果。夷

东西二厢。坏三仞横墙七丈、后直墙丈余、东边墙三丈、又东横墙一丈。积土千余担，成数小阜。夷横墙外厨屋杂屋四间，割偏东地徙焉。锯正屋后檐，退其户牖，以展南址。于是有地东西宽七丈，南北深、偏西三丈有五尺，偏东绌数尺^①。墙其南东西北，则旧门其尽南东面。盖全形扁方，而东北缺其角，东南呀其口，逼肖匹字焉。乃位一楼于西北隅，西南隅位以小榭，东北位以露台，台下室焉，隙地则徧种花木。噫，斯楼成，先室人已亡十有一年，余为匹夫久矣。前六年营葬先室人于梅亭之文笔山，坟地横九丈有奇^②，直六丈有奇，山径从右入，亦具匹形。匹夫卧楼上，匹妇卧于地下，所谓鰥寡而无告者也，不以匹名吾园而奚名邪？

【注释】

①绌：（比偏西）少。

②有奇（jī）：多。

重修青芝寺记

青芝故寺在福建连江县青芝山（一名百洞山）。
“青芝征社”同人谋重修，求记于陈衍。此文 1918
年作于上海。

青芝一名百洞山，山一而洞百，其胜可知。余居会城，去青芝仅百有二十里。十余岁时闻乡人多绳之者^①，顾至今曾未一游，良由数十年旅食四方，罕还其乡。然亦好游之情先难而后易，图远而忽近，用蹉跎耳。去岁读见龙先生集所为文^②，熟于首郡形胜，自台江至海百余里左右，缭绕之山川岛屿，如指诸掌。顾未详青芝，惟诗中有矩憩泉、定光石室、星窝、悬石洞、猿公岩、天路、三玉蜍诸绝句，不甚显于世。然读叶台山游青芝诗序^③，则云孟溪之上为中峰，岩洞奇绝。去廷尉董公居不数里，鲜有迹者。公芟芜刊阻，名胜始出，可与吾邑福庐相伯仲^④。是兹山赖董公而辟，更赖叶公而传也。山故

有寺，久倾圮，洞壑半没榛莽。青芝征社同人谋鳩贖爬梳修葺之^⑤，请记于余。余投老归里，方欲多游吾乡名山水，以补吾阙。今又避兵海上，五十年闻名之胜，请见未有日，所谓山一而洞百者，尚未得一一而曲状之也。

【注释】

①绳：赞誉。

②见龙：董应举（1557—1639），字崇相，号见龙，连江瑄头人，明代名臣。

③叶台山：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

④福庐：在福州市福清龙田镇附近。

⑤鳩贖：集资。

重游桑溪记

桑溪在福州东郊，陈衍少年时曾游于此。1920年2月，以福建省议长林翰为首的福州诗人共13人，成立“说诗社”，向陈衍学诗。1920年阴历十二月，陈衍等重游桑溪，作此记。

桑溪亘东郊十余里，水石之胜，四郊所仅有也。闽王王氏始率其后宫嫔游于此^①。至宋，郡守建小兰亭，岁与僚佐以上已日饮集焉。越千百年，流风寥廓，惟万历年间，徐兴公、曹能始诸先生^②，道咸间，一二先辈，来修故事而已。山川作此寂寂，因吾乡文人与宦游斯土者之不好事，抑虽有而淹没不彰欤？是溪发源鼓岭，多小悬流，野人引以度碓，舂声水声相间^③，闻数里。溪中石大者丈，小者尺。方者、圆者、直者、曲者，可席可见。余者顷欹历落，弥望水次。水属其间，奠者澄涵，行者磬折^④；箭疾轮旋，被为短瀑^⑤；不理孙则若承饮者之灌

口，抵腭喷鼻，且欬且嚏，噉然也^⑥。余少日一游，顾而乐之，别去不能去怀。旅食四方，忽忽四十余年，乃今与同好十数子来寻旧迹。沿溪景物，一一如故，盖虽落田夫野老之手，无改其天然之胜也。与同游搜剔石上题名，流连久之，归途已将及暝色矣。昔东坡游庐山，谓山中之胜三峡涧为最，以其能具体数百里之三峡也。今兹溪直具体数百里之建溪矣，大小长短不同，其水石之奇同也。吾老矣，曾游三峡涧，未至三峡。曾至建溪，未知重至之何时。此兹溪之所以重可乐，将使吾常游之而不厌欤？上章浔滩嘉平^⑦。里人陈衍记。同游者：莆田林翰、陈樵、陈元璋；南安苏南；同邑江古怀、林葆忻、陈鸣刚、林宗泽、吴铎^⑧。

【注释】

①闽王王氏：王审知（862—925），五代时闽国建立者。后梁开平三年（909）封闽王，在国兴学校，招徕海外商贾。

②徐兴公：徐焞（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鳌峰坊人，著名文学家。曹能始：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侯官（今属福州）人，著名文学家。

③度碓（guǐ duì）：舂米谷的工具。舂（chōng）：用

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

④奠：定。磬（qìng）折：弯腰如磬，表示恭敬。

⑤被（pī）：通“披”。

⑥理孙（xùn）：顺畅。腭（è）：口腔的上壁。欬（kài）：咳嗽。噉（jiào）：谓声响高急。

⑦上章涪滩：即干支纪年，此指1920年。嘉平：腊月，即阴历十二月。

⑧林翰：林西园。陈樵：陈友渔。陈元璋：陈梅峰。苏南：苏干宝。江古怀：伯修。林葆忻：林谦宣。陈鸣则：陈泽观。林宗泽：林雪舟。吴铎：吴铁庵。

自镜斋诗集叙

《自镜斋诗集》作者刘雯山，湖北武昌人，陈衍门人刘仲起之父。此叙作于1917年。

余困于通志之役，期今岁蕙厥事^①。有屋数楹，积稿充塞。窟其间，据案持不律，略无停晷^②。刳则仰倚而斲，客来无坐处立谈，汲汲顾日景，惟恐竣也^③。江夏刘生仲起，适抱其尊人遗诗文及事略，勤勤请为叙。则阁置数月，漫未之省，仲起旬月一至，虽不言，意若甚几吾叙之成者^④。迺启视卒读，曰声音之道与政通^⑤，古人果不我欺矣。诗三百篇，自朝廷邦邑以达草野，关系民事者，无虑十七八。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五言发轫汉代，其教未昌。魏晋六朝累牍连篇，率风云月露、游览讌集之词。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盖自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之伦，号大家者^⑥，类无不感讽引喻，长言嗟

叹。《春陵行》《于茆于》《秦中吟》诸作^⑦，悉数未可终。甚且以文字而被罗织、触禁网，曾不少悔。此无他，守令为亲民之官，耳目之所闻见，愠斯戚，而戚斯叹^⑧，生于恶可已也。其工者传远迹，入禁近^⑨。其不工者，后世采风陈诗之典既废，里巷流播未久而泯灭。若前数子者，自老杜以幕职、身丁丧乱外，皆曾官守令，又于五七言能为其工者也。今仲起尊人雯山先生，以名孝廉宰江右，为民请命，左迁改官山右^⑩。前后政绩莘莘数大耑^⑪。有龚遂、虞诩、赵广汉及唐人元德秀、何易于之风^⑫。而所著诗歌，多为守令时不能自己之言，长篇大制，动至百十韵，则其余皆鳞爪之而矣。吾乡黎媿曾、黄莘田二先生，一以循吏而兼诗人^⑬，一以诗人而兼循吏。以先生方之，殆有同者欤？仲起纯谨之气，晬面盎背，与南城黄晓浦前后司李闽中，相友善^⑭。晓浦介诸余，均欲以文字请业，余老于教授，患为人师，然际此不悦学之时，不忍违其好问之心，间与商量邃密而已。今读仲起所撰事略，于先人之美，能举其大，而文章之雅驯，足以称其事实。循吏有子，所谓不可为而可为者欤？爰于纂稿沓积中，亟屏当而为之叙^⑮。

【注释】

①通志之役：陈衍从1916年开始，应福建省当局之

聘，回福州任《福建通志》总纂，至1921年该书全稿告成，共六百余卷，约一千万言。葺(chǎn)：办好、办成。厥(jué)：犹“其”。

②窟(kū)：人众聚集。志局工作人员多时达三四十人。持：此指谨慎工作。不律：不受时间限制。晷(guǐ)：时光。

③踈(cūn)：工作太慢。

④几(jì)：通“冀”，期望。

⑤声音：古指音乐、诗歌。《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⑥次山：元结(719—772)，字次山，唐文学家，所作《春陵行》等，涉及时政，风格古朴。少陵：杜甫。元：元稹。白：白居易。苏：苏轼。黄：黄庭坚。陆：陆游。杨：杨万里。

⑦《春陵行》：唐代诗人元结作品。《于茆于》：唐人元德秀所作歌曲。《秦中吟》：白居易所作组诗。

⑧愠：含怒、怨恨。戚：忧愁、悲伤。叹：叹息、哀叹。

⑨禁近：禁中帝王身边。多指翰林院或官署在宫中的文学近侍之臣。

⑩江右：江西，指长江下游以西地区。山右：山的

右侧，指山西省。

⑪ 崑：“端”的古体字，此为端正、真正意。

⑫ 龚遂：字少卿，生卒年不详，山阳郡南平阳县（今山东省邹城市）人，西汉官员。虞诩（？—137年）：字升卿，小字定安。陈国武平县（今鹿邑武平）人。东汉时期名将。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县（今河北博野县）人，一代名臣。

⑬ 黎媿曾：黎士宏（1618—1697），字媿曾，福建长汀人。1654年举顺天乡试，授江西广信推官，二举廉卓，迁至常州知府。诗多清真朴老之作，文清新俊逸。循（xún）吏：守法循理的官吏。黄莘田：黄任，字莘田。

⑭ 晬（zuì）面盎（àng）背：谓德性表现于外，而有温润之貌，敦厚之态。指有德者的仪态。语出《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利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黄晓浦：黄履思，号晓浦，江西省南城人，前清附贡生。民国10年（1921年）1月任平潭知事。司李：官名，即司理。

⑮ 翬（nǐ）：众多貌。屏当（dàng）：收拾、整理。

说诗社诗录序

陈衍自 24 岁离开福州后，一生漂泊在外，至晚年才因总纂《福建通志》在家乡福建住了 10 多年，他便自然成为福建诗人们的领袖和诗歌理论家。其间两次为诗社作序。第一次是 1912 年，陈衍只在家住了几个月，当时王允哲、何振岱等人结的是“秋社”，出诗集时拟请陈衍作叙。第二次在 1920 年，这一次请陈衍命名，为“说诗社”。这一次召集人为林翰，延续至 1936 年，共有 40 多位诗人入社，作诗不下数千首。后编为《说诗社诗录》38 卷，由陈衍作序，1937 年出版。

民国初年，余以总领志局，屏居里门^①。乡人之喜为诗者，谬以为老马识途，相率请业。余曾略采其诗入诗话及《近代诗钞》矣。既而从游者众，成章斐然，方谓相资以老，乃岁月不居，好学短命，零落山丘者，不十

年殆以十数^②。同人伤之，谋梓其遗著，益以平日观摩之作，请为去取，并丐一言张之^③。余曰：天下之事物，未有历久而不敝者也。善变化之，则百出而不穷，亿兆其人，亿兆其面目，变化故也。诗何不然？《三百篇》后，历汉、魏、晋、宋、齐、梁，至陈、隋而极敝。初盛唐起而变之，历中晚，至五代而极敝。北宋起而变之。历南宋、金、元，至明而极敝^④，不能变也，无自己之面目也。吾东越之诗^⑤，隋、唐、五代，未能并驱中原。宋以后历《西昆》、南宋五家、四灵、元四家、明十子，至清道咸之交而极敝^⑥。甚嚣尘上者，且以为太白、岑、高也，奄奄无生气者，且以为王、孟也；叹老嗟卑者，且以为杜陵也。其所抱负，犹夫人之抱负也，其所牢骚，犹夫人之牢骚也，平浅空泛，无一动人语，亦何必哉？向余常语诸子，诗者，一人之私言，喜怒哀乐，他人能代吾言之，与吾能代他人言之，皆非诗也，酬应之作也。若其功候^⑦，则雅驯其要已。不雅则俗，俗非必薰心势利也，习见之语，令人生厌者，皆不雅也。不驯则生，生非必异书僻典也。强凑字句，难以索解者，皆不驯也。其所以能雅能驯，则在读书更事与平日之为人^⑧，非徒于诗求之也。今诸子之诗，有用意刻入，出笔廉悍，工于取势者；有辞条鬯茂^⑨，稍患才多，进以求精，遂能吐弃

尘近者；有落想不凡，出语使人首肯，而再接再厉，力或不继者，有厌容易而喜艰深，过为奥衍，病在晦涩者。各就所长，自择其不大远吾平日说诗之旨者，宁为狂简，毋为乡原^⑩，上焉者足张吾军，次焉者不失为特立独行之士可矣。吾近得友人书，有云：某也诗甚工，可入诗话，识其人否？有云：某也诗，初看似甚苦，细读之颇有力量，识其人否？而不知其皆吾党之士也。吾党勉之矣！丁丑花朝日^⑪，八十二叟衍。

……

【注释】

①据陈椹《诗人陈衍传略》载：“1916年……设福建通志修志总局于乌石山涛园沈葆楨祠，由沈瑜庆任名誉总纂，陈衍为总纂。”

②居：固定，停留。零落：比喻死亡。

③梓：印刷。丐：求。

④敝：困，败。这几句的意思是：诗歌和任何事物一样，必须有变化、有自己独特之面目，才能“不敝”。

⑤东越：指浙江、福建一带。

⑥西昆：北宋的一种诗风，模拟李商隐，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因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南宋五家：指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四灵指

南宋后期生长在浙江永嘉的四个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因为这四个诗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所以称为“四灵”，也称“永嘉四灵”。元四家：杨载、范梈、虞集、揭傒斯。明十子：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有林鸿、陈亮、高棅、王恭、唐泰、郑定、王偁、王褒、周玄、黄玄等十人。

⑦功候：功劳变化的情状。

⑧更事：阅历世事。

⑨鬯(chàng)茂：同“畅茂”。《汉书·郊祀志上》：“草木鬯茂。”颜师古注：“鬯与畅同。”

⑩悒(yǐ)：同“旨”，意指。乡原(yuàn)：原：通“愿”。指言行不符、伪善欺世的人。旧时也用以指胆小怕事、不分是非的人。

⑪丁丑：1937年。花朝(zhāo)：旧俗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百花生日”，故称此日为“花朝节”。

东湖岩洞记

1923年2至3月，陈衍与好友高夙谦（字梦旦）乘船游绍兴。夜宿游船，每至名胜处即停舟上岸赏览。此文记游吼山东湖岩洞。

绍兴人善凿山为岩洞，以奇伟观相诧。东湖有山亘半里，峭壁插水数十仞^①。郡人陶氏擅山为庄，隄湖水为渠，长如其山，通以水门。墙其隄上，属其两端于山峭壁正面。有水洞二：一如方井，缺其一面之甃^②；一如古东房西室制，中隔一壁，后有门通焉。最奇为后洞，舟从峭壁旁向入，两壁高耸为阙门，内三面壁立。宽数间屋，若无路矣。左转又一阙门，居其壁之半。再进又一阙门，偏右，宽如前阙门之半。再进壁立，下宽上狭，如瓶瓮，如裙幅，十数而开其一。高皆逾正面峭壁，中可般旋一舟。相传南齐时人力所为，谛验似有穿凿痕。石色虽旧，未至苍黝，然来游者竞叹奇绝矣。至水宕柯

岩^③，人为之迹显然，观者自能辩之。

【注释】

①亘：横亘。仞：古代长度单位，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

②甃（zhòu）：以砖瓦等砌成的井壁。

③宕（dàng）：荡漾。

菽庄记

菽庄在厦门鼓浪屿。台湾首富林维源于日占台时迁居厦门，其子林尔嘉（字叔臧，号菽庄）于1913年建菽庄，仿台老家板桥家园旧筑，襟带大海，有海市蜃楼之势。日本投降后，举家返台，此园献公，今为游览胜地。1886年，陈衍居刘铭传幕，与林维源相识。1924年，陈衍任厦门大学教授，应林尔嘉之邀游菽庄，作此记。

园林者小样之山水也。叠石为山，凿池蓄水，凡园林所小异而大同者也。其尤者，则位园林于真山水之间，然真山水间，荒凉寂寞，去盛丽雄富之都邑也必远，舍佛、老子之宫，孰位园林焉者？此欧阳公之记有美堂^①，所以独推金陵钱塘有人物邑居之繁，兼山水登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也。今去欧公时已千百载，东南巨室之营别业者，犹是鳞萃羽集于金陵之秦淮、钱塘之西湖，独

林子菽庄有庄在泉之厦门鼓浪屿。厦门为清末造五口互市之一，海贾华侨，鼙轮辐辏，盖吾福建最繁盛之区，太史公货殖传所谓一都会，欧阳公所谓四方所聚、百货所交也。而鼓浪则与厦岛仅隔一衣带水，四至皆浩然海也，视金陵之淮、钱塘之湖，其巨细之相去也，又远矣。屿多萃确山石，庄负以面海，中结构四十八洞，二十四桥，棋置亭馆。余勿勿一至讌集，但觉几席之外，溟渤万里。洞庭之朗吟亭，太湖之万顷堂，焦山之松寥阁，充其大言，不过曰襟带江湖已矣，岂若兹庄之襟带者海哉！昔宛平查莲坡先生^②，筑水西庄于津之丁沽，襟带北海，古今无匹矣，得兹庄可与南北对峙。然二百年来，莲坡之庄，已不知芜废湮没于何许，赖厉樊榭征君与共笺绝妙好词于其庄^③，庄遂以传。今菽庄以兹庄属记于余，因举庄之襟带南海，可与莲坡水西庄并传者，即以余言券之矣^④。

【注释】

①有美堂：欧阳修写的一篇碑记。《有美堂记》赞扬有美堂占尽地理之胜，奇伟秀绝，既处于四方之聚，百货交流，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都会，又能尽揽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

②查莲坡：查为仁（1695—1749），清代诗人，字心

谷，号莲坡，天津人。其父曾建查氏园林别墅水西庄。查为仁于此广置图书金石鼎彝，结纳国内著名文人、学者。

③厉樊榭征君：即厉鹗（1692—1752），号樊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浙西词派中坚人物。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征君：士的尊称。查为仁与厉鹗合笺《绝妙好词笺》被收入《四库全书》。

④券：记录。

与陈黼玄书

陈钟凡，号黼玄，江苏盐城人。陈衍门人，时任金陵大学文科主任，作《尚书泰誓年月与今古文异说考》，引陈衍《尚书举要》商榷，陈衍作复，时在1926年夏。后又有《再与黼玄书》，陈衍认为乾嘉以后，此调不弹久矣，故反复作函讨论之。

黼玄学人足下：昨从门人叶生俊生处，得读大著《尚书泰誓年月今古文异说考》，钦迟久之^①。际此人不悦学，等经籍于糟粕，乃有湛深缁凿，剔刮爬梳，如贵会《国学丛刊》中诸君，匪独风雨如晦之鸡鸣，直朝阳高冈之鸣凤。足下猥采拙著《尚书举要》，加以商榷，疑义与析，如闻空谷足音，尚何忍效好辩之孟轲，为护前之萧衍^②？顾旧学商量益加邃密，又何敢嘿尔而息，不再献其固陋？窃谓说经最忌以单文孤证，遽尔舍经从传^③。前辈高邮王氏，近人仁和俞氏^④，时复未满意。主文王受命

称王之说者，源本纬书，非经文也^⑤。史迁本受古文尚书于孔安国^⑥，而今文尚书立在学官，著为功令。故史记兼收并采，犹采《春秋传》之兼左氏、《公羊》也。盖史学家言。繁征博引，与经学家言，考据必求精确，在西汉尤宜墨守师说者迥乎不同。惟尚书舍经文二十八篇，别无完整经文。《泰誓》后出^⑦，列于学官，说以今文，其年月不得不据《史记·周本纪》。自郑君笃信纬书大传及刘歆之说^⑧，谓《泰誓》纪年皆从文王受命之年计起，而后人靡然从之。此则舍经从传，罅隙甚多，不可不略辩一二者。大著据《伯夷传》、武王载木主东伐纣，伯夷、叔齐谏以父死不葬云云，因引曾子问、《白虎通》诸说证之^⑨。窃谓若论变礼，载主何所不可。若据礼而谈，则《周礼》为周公所作，小宗伯之职，若大师，则立军社，奉主车。郑注，王出军必先有事于社。及迁庙而以其主行，迁主曰祖。是武王本不应载文王一主，不然亦当主命。曾子问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又曰：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孔子为本朝臣子，宪章文武，若武王有载主事，则孔子不应不知。即云变礼，而所述史佚、伯禽、齐桓公、鲁昭公、老聃、季康子之事不一，何以武王事绝不提及？又此时文王并非未葬：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是

已葬确证。班氏引文王世子之说不可从，班氏大祥伐纣之说独可信欤^⑩？大著又谓武王兴师东指，安忍迟至十一年之久^⑪，而始发此论理之言也？以臣伐君，大传所谓武王之大事也。孟子曰：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况纣有矢，恶臣百人，同恶亿万人，兵凶战危，敢言必克？此岂可欲速不达者。以文王之德，在位五十年，命为西伯七年^⑫。若九年尚不敢遽尔兴师，观《周书》《寤傲》《和寤》各篇，何等傲惧^⑬！岂能冒昧从事者。若谓即位十一年即不应称太子，夫既以《泰誓》纪年全属文王，是武王终其身未有纪年。今文家之例，元年者君之始年，君未纪元，即未成其为君。武王虽终身称太子可矣。大著又谓武王历十一年之久，岂无一事可纪，一言足录？此未审也：周书自《柔武解》以下，至《和寤解》，凡九篇，皆武王未伐纣以前之事。史公未采，无如何也。据周书序，商谋启乎周。周人将兴师以承之。作《鬯谋》^⑭。武王将起师伐商，寤有商傲，作《寤傲》^⑮。周将伐商，申喻武义，以训乎民，作《武颂》《武穆》二篇。武王将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口众，作《和寤》《武寤》二篇。凡六篇皆言将伐，何尝遽伐哉？大著又谓《周书》《柔武解》之元祀，《小开武解》之二祀，《鬯谋解》之三祀，确系武王即位之元年、二年、三年。而《大匡》《文政》

两篇之十三祀，则又指文王受命之年而言，是同一纪年而文武二王共之，似无此混淆之理。且子之纪年转在前，父之纪年转在后，前后倒置。既绝复续，谁能采之？夫商曰祀、周曰年。故洪范十有三祀，尚称祀，为箕子也^⑧。《金縢》^⑨：“既克商二年”，则称年，周公居东二年亦称年，故称祀者，必属武王。身为诸侯，尚用殷之正朔。其十三年尚称祀者，孔注：以伐纣为在十三年，与本纪不同。其称王者，后人追记之词，若以为文王受命之年，则不如《周本纪》之概称年矣。其疑《酆谋》之兴师循故，为循九年观兵之故者，似更未合。孔注：循故谓循古法，如循汤放桀之例，非谓循观兵之故也。若谓循观兵之故，则《周本纪》明云：还师后归居二年。故九年四月观兵，十一年乃伐纣。今以三祀为文王受命之十年，则中间不及一年，与归居二年不合。且篇名《酆谋》，谋焉而已，并未即兴师也。《酆谋》后尚有《寤傲》《武顺》《武穆》《和寤》《武寤》五篇，前三篇皆警戒豫备教化之事。《和寤》云“乃出图商”，即观兵也。《武寤》篇即牧誓也^⑩。此下《克殷》《大匡》《文政》《大聚》《世俘》《箕子》六篇，皆十三年事。《世俘》篇云：“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孔注：皆升王于帝。与《大传》《中庸》之追王合，何尝

有文王受命先称王之事哉？大著又据《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此不足信者也。《金縢》经文明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后云“王翼日乃瘳”，则是年武王未崩也。武王在位当在十五年以上。吕氏春秋云：“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即玉字，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⑨曰“似迟”“似缓”，曰“以待时”，曰“时未可”，皆厉言慎重之意。夫自王季以迄文王不以为迟，武王九年而即观兵，十一年而即诛纣，可以为迟乎？十二年自由武王之立计起，文理至明。何能混为上文文王之事，高诱注立为天子，绝不可从，既立为天子矣，尚何藉甲子之成事乎？至文王既受专征，出征皆代天子，自行类祭禘祭^⑩。且皆后人追叙之词，既称为王，其祭名抑不足辩矣。鄙人说经颇不欲过为繁冗，既承商榷，不免一长言之。衍顿首。

【注释】

① 钦迟：敬仰。

② 猥（wěi）：谦辞，犹言辱。护前：回护以前的错误。

③ 嘿（mò）：同“默”。经：经书。传：注释、解说

经书的书、文。

④高邮王氏：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王念孙之子。清音韵、训诂学家，江苏高邮人。俞氏：俞樾（1821—1907），字荫甫，治经、子、小学，宗法王念孙父子。

⑤纬书：对“经书”而言，汉代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

⑥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字子国。孔子后裔。武帝时任谏大夫。相传他曾得孔子住宅壁中所藏《古文尚书》，开古文尚书学派；但为后来学者所怀疑。

⑦《泰誓》：亦称《大誓》。《尚书》篇名。相传是周武王伐纣、大会诸侯时的誓言。据说西汉中期在民间发现，武帝命博士集说，遂得流传，故不在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内。

⑧郑君：指郑玄（127—22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子。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末古文经学派开创者。

⑨武王载木主东伐纣：武王伐纣，但他没有公开打出灭商的旗号，相反却仍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让军队在前面抬着自己父亲的木牌位，大旗上书写着西伯昌的名

号，而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武王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行一次虚实试探。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之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两人闻周文王善养老而入周。武王伐纣，两人劝谏。武王灭商后，两人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白虎通》：《白虎通义》的省称。东汉班固等编撰，其思想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大，也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

⑩从“窃谓若论变礼”至“独可信欤”一段，陈衍在这里与陈钟凡商榷：班固所说武王伐纣不尽可信。如果按“变礼”（灵活对待礼书），则武王载木东伐未尝不可。如果“据礼而谈”，则孔子理应提及此事。另外，“父死不葬”的劝谏同样有误，马融的话是“已葬”的“确证”。

⑪这句是说，周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积极准备灭商。武王九年，观兵于孟津，诸侯回合者八百，因时机尚未成熟，引兵而归。武王十一年冬，商王朝内部混乱到极点，于是武王下令伐纣。

⑫西伯：周虽想灭商，但表面仍臣服于商，商封周文王为“西伯”。

⑬《周书》：又名《逸周书》，先秦古籍。共七十一篇，《寤傲》《和寤》即其中篇目。全书多数为战国时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傲(jǐng)：通“警”。

⑭据《周书·序》记载，商朝谋画开始平定周人，周人将组织军队对付它，因此作《酆谋》篇。

⑮这句是说，周武王将起兵讨伐商朝，梦中被商人惊醒，因此作了《寤傲》篇。

⑯《尚书·洪范》篇第一句话是：“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洪范：大法，楷模。箕子：商代贵族。曾谏纣王，纣王不听，将其囚禁。

⑰《金縢》：《尚书》中的一篇。

⑱牧誓：宣誓。

⑲关于这段话，高诱注曰：“王季历，文王之父也，勤劳国事以至薨没。故文王哀思苦痛也。”

⑳类祭：古代祭天及五帝之祭名。禘祭：古代出兵，于军队所止处举行的祭礼。

复章太炎书^①

1926年夏《章太炎丛书》出版，章氏寄赠陈衍并附信叙旧，陈衍因复此信。陈衍称章太炎为老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参见本书后选《石遗室诗话》卷七。在本信中，陈衍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考据和词章应兼而治之，强调了一位学者必须具备的宽阔视野和哲学眼光。

太炎老友足下：廿年阔别，辱承先施，念我之深，感叹何极！仆于奔走国事者，不敢辄问候起居，惧嫌攀援也。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卜商、荀况已属偏至，何论许、郑、杜、韩^②。君乡竹垞，颇识厓略^③。亭林浅尝^④，只可供梁鼎芬、林纾之仰止。足下学与年进，真善读书，见解高超，海内罕其匹。戴东原云：“当世学者吾不能不以竹汀为第二人。”^⑤仆不愿与汉以后学人较短长。今得足下论

读书，吾不敢以竹汀待足下。此外考证有得者，尚有孙仲容^⑥，惜其《周礼正义》约寄商敝处而未果，罅缪弘多。仆旧刻十数册，皆少作，聊寄正之。《周官》《小戴记》等未刊者尚伙。年来纂福建新《通志》数百卷，约千余万言，皆出自一手。中《艺文志》百余卷，补正经义考、《四库全书提要》者不鲜。已刻二百余卷，以官中欠钱，工程疲缓。仆入民国后，惟间为大学教授，自以于世无补，能稍有裨于学子，藉赎素食罪过。季刚后来之秀^⑦，近在何许？念念。衍顿首。

【注释】

①章太炎：章炳麟（1869—1936），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②卜商：子夏（前507—？），卜氏，名商。孔子学生。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荀况（约前313—前238）：战国末思想家、教育家。许：许慎。郑：郑玄。杜：杜甫。韩：韩愈。

③竹垞：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通经史，为浙西词派创始者。

④亭林：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

⑤戴东原：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

人。清思想家。竹汀：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清学者。

⑥孙仲容：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经学家、文字学家。

⑦季刚：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中国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师事章炳麟。

李审言诗叙^①

陈衍论诗，常寓哲理。在《瘦庵诗叙》中，他批评了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观点，本文则补充了“沧浪又曰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故曰：“然非沧浪之误也”，转而批评钟记室^②，充满辩证法。作为诗人兼诗论家，陈衍提出“用事贵不为事用，有时并不见用事之迹者”，确有其独到之处。此文作于1923年。

余屡言诗之为道，易能而难工。工也者，必有以异乎众人之为，则读书不读书之辨已。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美。子美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子美之言信，则严沧浪有别才非关学之言误矣^③。然非沧浪之误也，钟记室之言曰：“‘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典，‘思君若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持斯术也，一人传

作，不越一二篇，一篇传诵，不越一二句。汉高《大风》之作，斛律金《勅勒》之歌，岂不横绝今古，请益，则谢不敏矣^④。东坡谓孟襄阳是造法酒手段，苦乏材料。郑世翼阅崔信明全集^⑤，止取枫落吴江一语，余将弃之水中。岂妄也哉？故沧浪又曰：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故别才不关学者，言其始事，多读书云云，言其终事，沧浪固未误也。《三百篇》文词博奥，匪色绚烂^⑥，当时诗人不详所读何书。然孔子教人学《诗》，终以多识。大小《雅》皆称雅材，其非空疏无物也，可断言矣。余与审言交甚晚，少日偶补友人所注骈体文，审言见霍虎若瑾诸条，以为能读古书，心识久之^⑦。后三十年许，始相见于郑苏堪、沈子培所，谗知审言精《选》学，工为任、沈之文，一时罕有其匹，宜其诗之为《选》体，若钟记室所云，师鲍昭学谢朓者矣^⑧。顾独刻意学杜，用事甚备，雅近亭林、覃溪^⑨，不泛为流连景光，缴绕欢戚之词，可以药年少之子，十首以上词意率不甚相远者。近汇其所作，问叙于余，殆以余之言诗，不主钟记室之说也。抑余以为子美自负读书，子美诗固用事矣，而其伙颐，或不如玉溪、坡、谷及近代渔洋、竹垞之伦，何哉？如造酒然，味醞者用术必多。及其既孰，固见酒不见术也。如调羹然，味美者用肉必多。及其既和，或

见清不见肉也^⑩。又以为诗有六义，《风》《雅》《颂》体既不同，赋比兴用亦各当。近《风》者用事多隐然，近《雅》《颂》者，用事可以显然，其大较也^⑪。故既明子美、玉溪、坡、谷之伦，其为诗各长于用事，又参以妄见，用事贵不为事用，有时并不见用事之迹者，以为审言之诗叙，审言然吾言否邪？

【注释】

①李审言：李详，字审言，号晖（kǔn）叟。江苏兴化人。曾任安庆存古学堂教习、东南大学教授。

②钟记室：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人，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

③严沧浪：参见《瘦庵诗叙》注②。其“诗有别才，非关书（学）也”之说，出自其《沧浪诗话·诗辨》。

④这里把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和北齐斛律金的《敕勒歌》作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例子。谢不敏：因自己没有才智而辞谢。常用作谦辞，表示婉言推辞。

⑤郑世翼：生卒年不详，荥阳人。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崔信明：生卒年不详。唐初官吏、诗人。青州益都（今山东省益都）人。颇有文采，博览群书，思维敏捷，下笔

成章。

⑥匪：通“斐”，有文采貌。

⑦识（zhì）：通“志”。记住。

⑧谄（shěn）：义同“审”，知悉。《选》学：研究《昭明文选》的学问。任、沈之文：指南朝文学家任昉、沈约之文。《选》体：旧时称南朝梁萧统《文选》所选诗歌的风格体制为“选体”。鲍昭：当为“鲍照”。

⑨雅：很，甚。覃溪：翁方纲（1733—1818），清书法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

⑩滫（qì）：羹汁。

⑪大较：大略、梗概。

闽方言考叙

对于方言，陈衍提出“窍于山川”的观点，确有见地。他专门研究福建方言及其历史，却对后辈的研究点赞：“补余所未载者尚多”，并“喜而急为之叙”，令人敬佩。

吾中国地大物博，最难画一者莫如方音，尤莫如东南之方音。方音之不画一，非尽不一也，合数方而辨其音，有大同而小异者；就一方而切其音，有似是而实非者；口之不能为此音，耳之先不辨其非此音也。方音窍于山川，东南之山川千万其形，东南之语言千百其声，曷足异哉^①。吾福建之方言，向无流传之书。道光初年，吾宗左海先生总纂通志^②，属歧海何先生创方言一门志。粗成，左海归道山，有讼其书之不善者，众怒，各抽取纂稿以去。今道光通志乃别纂之本，多非左海旧稿，故方言遂未有志。越八十余年，余承乏重修通志，乃搜集

诸先辈著作关于方言者，采摘而附益之，草草成方言一志。刊方成，而同邑叶生俊生，乃寄所撰《闽方言考》乞叙。读之，其根据往籍，博采见闻，可以补余所未载者尚多。复次寓书，欲使余持择其未甚精确者点窜之^③。然余以为著一书，必欲其绝无可议，古人所难。况声音之古今移易，其异同而近似者，几无术以确定，而发明之乎^④？此著与刘芑川先辈之《操风琐录》体例极相似^⑤。叶生未见其书，而适与暗合，亦以难矣。喜而急为之叙。

【注释】

①窳：比喻事情的要害或关键。曷：同“何”。

②左海先生：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清文学家、学者，曾总纂《福建通志》。

③点窜：改易文字。

④发明：使之明确。

⑤刘芑川：刘家谋（1813—1853），字芑川，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清末文学家。著作有《鹤场漫录》《海音》《操风琐录》等多种。

小草堂诗集叙^①

同光体诗歌的“变本加厉”与幼安诗歌的“幽忧穷愁”和小草堂主的“守先辈矩矱”，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在许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窥见。陈衍微妙地揭示之，当引起我们诗歌哲理的思考。此文作于1923年。

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蘄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②，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嘻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③，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矱类然也^④，自今日视之，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

已。去秋，余来鹭门教授大学^⑤，学子幼安谢生喜为诗，时作幽忧穷愁之语。久之，出其尊人安臣先生小草集乞叙。读之既不为逼切凌厉之词，而亦不入于钩棘僻涩，以至于志微噍杀者也。先生以名孝廉官吾东越，知古将乐县事，虽洊晋州牧带郡守，而宦橐萧然^⑥，身后家贫如洗。疑廉吏之不可为，宜其诗中必有愤满不平，与夫感慨时事之作。乃均不出此，惟多纪宦游所及风土民情，而继以咏物咏史诸作，盖犹兢兢守先辈矩矱也。幼安其亦推本家学，勿过为幽忧穷愁之词哉？

【注释】

①小草堂主谢安臣，广东人。陈衍门生谢倬（字幼安）之父。

②蕲（qí）：通“祈”。变风变雅：《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为“变风”。“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变雅，一般是指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此处的“变风变雅”，指反映晚清内忧外患形势的作品。

③志微噍（jiāo）杀：志微：微弱。噍杀：声音急促，不舒缓。《礼记·乐记》：“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幽。”

④矩矱（huò）：规矩、法度。

⑤鹭门：厦门。

⑥东越：指闽东或浙东地区。洵（jiàn）：通“荐”。
橐（tuó）：袋子。

蜕庵诗存叙^①

陈衍认为：“以诗人为循吏”，“非必敝精焦神，蹙頞疾首，举一切游观文酒而尽废之也”。从理论上说，“诗以理性情”；从诗人心境看，则“愀然无以乐其生，又何以乐民之生？”此文作于1926年。

昔白香山有诗三千首^②，分讽谕、闲适为两大宗。何哉？记曰：“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讽谕之道也。自封建易为郡县，方百里、方数百里之地，其百姓之疾痛痲痒，罔不系于牧令，陈诗之典久废^③。绣衣持斧使者，间数岁十数岁一出，奉行故事^④，举劾一二贤不肖之尤者而已。至设为常职，尤养尊处优，初未尝巡行郊野，颯颯然问民疾苦为也^⑤。此唐诗人感切时事，《春陵行》《石壕吏》《于茆于》之类所由作欤^⑥？然而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之伦，类以诗人为循吏，与其民有家人父子之情，非必敝精焦神，蹙頞疾首^⑦，举

一切游观文酒而尽废之也。传曰诗以理性情，性情不能自理，愀然无以乐其生^③，又何以乐民之生？则闲适之作固有不能自己者乎？蜕庵先生以名进士出宰皖、鄂。历典桐城、钟祥诸大邑。邑缙绅先生往往远道贻书，称说美政^④。今读所为诗，关于风土民情与其利病所在，罔不详哉言之。而公退余闲，以及行旅游览诸作，常有悠然自得之趣。不屑屑于歌劳。可不谓本香山之旨以为诗，自成其为循吏之诗也欤？

【注释】

①蜕庵：萧蜕（1863—1958），字盅孚，号寒蝉，别署蜕庵，江苏常熟人。

②香山：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③封建：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该区域内建立邦国。秦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牧令：旧时称地方长官。

④绣衣：即“绣衣直指”。汉武帝天汉年间，民间起事者众，地方官员督捕不力，因派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仗节，兴兵镇压，刺史郡守以下督捕不力者亦皆伏诛。后称此等特派官员为“绣衣直指”。绣衣，表示地位尊贵；直指，谓处事无私。后亦称“绣衣使者”。故事：先

例，旧日的典章制度。

⑤鳃（xǐ）：恐惧貌。

⑥《春陵行》《于茆于》：参见前选《自镜斋诗集叙》注⑧。《石壕吏》：杜甫的诗。

⑦蹙颡（è）：谓皱眉头。

⑧愀（qiǎo）然：悲伤、凄怆貌。

⑨缙绅：缙：插。绅：古代士人、官员束腰的大带子。插笏在腰带上，借指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山与楼诗叙^①

林翰也是“同光派”诗人，他的诗风格是“牢愁幽忧”“瘦硬清挚”，原因是他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也。“余生丁未造^②，论诗主变风变雅”，“变风变雅”就是“黄、张”与“太白、岑、高”的“不同”。

余生丁未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赍咨涕洟^③，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④，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曰挚，曰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西园少治诗，喜昌谷^⑤。愤时感事，则为玉溪生^⑥，间以今乐府。近年人说诗社，则捐去故技，力般旋于瘦硬清挚之辞，以发挥其哀乐。既赍志没世^⑦，其家人钞其全稿，使余选之。见其向日所自择一册，经余圈点者，圈点多，则题上自

加一圈，余则否，以别去取。其不欲以不足惊人之语示人行世若此。西园一生无他嗜好，以师友文字为性命，长议会十余年，客死会城^①。年不满五十。临歿所惓惓者，独此区区心血。尝为俯仰百余年间，殆与武进黄景仁、建宁张际亮，伤心人同衷抱矣^②。然其诗之瘦硬清挚，视黄、张之为太白、岑、高者不同，则所处之治乱不同也。黄、张所以牢愁幽忧者关于一身，西园所以牢愁幽忧者，及乎斯世。忧之无如何，诗酒佯狂，遁而为轻世肆志，若不难乐以忘死者。此又古今文人所不同而同者也。西园诗千百首，余以六十日之力，删存若干首，分其为昌谷、玉溪、今乐府者若干首入外集，取其瘦硬清挚者若干首为内集。《颯弁》之诗曰^③：“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惟晏。”不啻为西园之哀乐过人道之矣。

【注释】

①林翰（1878—1925），号西园。福建莆田人，曾任福建省议会议长，有《山与楼集》。

②未造：犹末世，指朝代末期。

③赍（qí）咨涕洟（yí）：叹息流泪。

④履决踵：鞋子破了后跟。

⑤昌谷：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

宜阳西)人。有《昌谷集》。

⑥玉溪生：李商隐。

⑦赍(jī)志：怀抱大志，无由实现。

⑧长议会十余年：林翰任福建省议院议长十余年。
会城：省城，此指福州。

⑨黄景仁(1749—1783)：清诗人，字仲则，江苏武进人。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的情怀，也有愤世嫉俗的篇章。有《两当轩集》。张际亮：见后选《石遗室诗话》卷一(一)注④。裹(huái)：同“怀”。

⑩颀弁(kuǐ biàn)：指冠冕。参见《诗·小雅·颀弁》。

第三辑 石遗室诗话

石遗室诗话（节选）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是近代诗歌批评著作中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在卷帙浩繁上是空前的——《诗话》正、续编共38卷，每卷万言左右，而且在以下三点上也是空前的：一、它揭橥了同光体诗派，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二、它收集并评论了咸、同以降300多位诗家的2000多首诗、1300多个句段，形成了一部诗歌断代史；三、诗人以自己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结合于诗歌的分析和鉴赏并将这种诗歌的品评与朴学精神融于一炉，达到了独特的理性深度。

同光体由陈衍和郑孝胥共同命名，而由陈衍的《诗话》集中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陈衍认为，清代道、咸以后出现了一个宋诗运动，它否定宋明以来治诗必专宗盛唐的风气，主张一代有一代之诗歌，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力破余地”，开辟了

诗歌的一个新纪元。其特点是在诗歌中融入议论和理性精神，融入学问和史识，强调诗的真意和个性等。同光体接过宋诗运动，又将其拓向唐朝、六朝乃至先秦诗歌的气韵。这就是陈衍的“三元”说（开元、元和、元祐）和沈曾植的“三关”说（元嘉、元和、元祐）。陈衍的理论总结了那个特定时期繁荣的诗歌创作，又影响了他身后的诗歌风气。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繁荣的最后谢幕如同一道亮丽的晚霞，而陈衍正是这一场景中一位重要的诗人和理论家。

从《诗话》中可以看出陈衍搜诗和评诗的规模和深度，实际上越过了同光体的界限，他被时人誉为诗界的催耕之布谷。其所选评的诗人，以地位论，上自股肱重臣的曾国藩、张之洞，下一个跟邦仆人；以政治论，上自叱咤风云的梁启超、林旭，下到随父实行维新的陈三立；以历史论，上自他们推崇的诗圣李杜苏黄，下到几乎是平民的诗人陈书。陈衍的诗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超出了他所使用的传统的诗话模式，颇具现代意味。诗人樊增祥富于诗意地评他为“雅人深致循良事，都被先生古锦收”。

《诗话》中的诗学理论博大精深，诸如“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诗的个性论、不俗论、真实论、以诗存史论等等。陈衍曾在一封给章太炎的信中说道：“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意思是：旧学问包括诗学中少有将朴学于文学兼而治之者，将二者分开是错误的。因为将考据与辞章结合，所以陈衍总结同光体诗歌的风格为“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作为一种文学研究，陈衍的《诗话》因而被赋予很深的哲理。

钱仲联先生在《陈衍诗论合集》的前言中评曰：

先生之论诗，以为道咸以降，丧乱云旆，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故其选诗者，无异于尼父之删诗，盖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而云然，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文学流派的存在及其文学意义，都是特定的文学史及其背景的产物。《诗话》所代表的同光体诗歌产生于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这一文学现象及其意义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诗话》共有三十二卷，限于篇幅，此于《诗

话》的前九卷中节选部分段落，以飨读者。

卷 一

(一)

从下面这段诗话可以看出，同光体是客观形成的诗歌流派，绝不仅仅是陈衍和郑孝胥主观“戏目”出来的。首先，它承接了道、咸以来的宋诗运动。其次，陈、郑二人不认识沈曾植时，沈已写出同光体的诗歌，陈、郑只是为这个已形成的流派命名，陈衍进而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研究。而陈衍研究中形成的观点又多与郑孝胥、沈曾植等同光体诗人不谋而合。例如他的“三元”说，沈曾植只是将前面的开元往前推到了南朝宋的元嘉，成了“三关”。从两人互和的诗歌《冬述四首示子培》和《寒雨积闷杂书遣怀褰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诗》可以看出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合拍。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润东谔、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①。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

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②。而王壬秋闾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李莼客诸公，稍为翁覃溪^③。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两途矣^④。

丙戌在都门，苏戡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戡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⑤。后十年相见，索旧作，皆弃斥无一存者。余谓君博探群书，治史学洎西北舆地^⑥，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子培意不能无动，间一为之。次年余移居水陆街，君居姚园，相去不数武^⑦。秋冬病疟寒困卧，遂日有所作。或一日数夸示之，或夜三四鼓犹打门送诗。不两三月，已积百余首，多可存。中有《威灵仙》《金鸡那霜》二诗，至佳妙，为梁节庵持去^⑧，不复得矣。时余有《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三云：“往余游京华……汨汨任有瀾。”^⑨

子培有《寒雨积闷杂书遣怀襞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诗》八十余韵，余与君论诗语，略具其中。诗云：“……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⑩。韩白刘柳骞，郊岛贺籍忤。四河导昆极，万派播溟

渚^①。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勃兴元祐贤，夺嫡西江祖^②。寻视薪火传，暂如斜上谱。中州苏黄余，江湖张贾绪^③。譬彼鄱阳孙，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觞取^④。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数。强欲判唐宋，坚城捍楼榭^⑤。咄兹盛中晚，帜自闽严树。氏味荀中行，谓句弦偈矩^⑥。持兹不根说，一眇引群瞽。业棘限墙闾，通塗成岵岵^⑦。谁开人天眼，玉振待君拊。啁嘻寄扬摧，名相递参伍^⑧。零星寒具油，沾渍落毛尘。奈何细字札，衔袖忽持去^⑨。坐令诵茗人，倍文失言诘。郑侯凌江来，高论天尺五^⑩。画地说三关，择策筹九府。癯颜戴火色，烈胆执雕虎^⑪。荡胸万千字，得句故难住。梁鸿瓜庐身，礼殿击鼙鼓^⑫。沧海浩横流，中嶧屹砥柱。可怜灌灌口，味肉失脰脯^⑬。那复问尖叉，秋虫振翅股。怀哉海陵生，江草胃柔觥^⑭。瘡瘡济阳跛，海燕对胥宇。季子踏京华，尺书重圭组^⑮。太阴沈暮节，病叟局寒女。出户等夜行，焉将燎庭炬^⑯。百忧中缴缭，四望眩方所。赖君排偏侧，冰窟日踈缕^⑰。消此雨森森，蠲彼愁处处。天门开诎荡，曷月日加午^⑱。城隅卓刀泉，中有铁花黠。杉栝百千株，夹道俨闾簾^⑲。樊口渺东望，松风冷相语。千载漫郎游，招招若呼侣^⑳。东坡眠食地^㉑，固是余所佇。郁没老涪幡^㉒，赭山畴踵武^㉓？兴来舴艋艇^㉔，径欲掠江浒^㉕。政恐回帆挝，

商羊复跳舞^⑦。”

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⑧。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⑨。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幹也^⑩。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

【注释】

①道：道光。咸：咸丰。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湖南道州人。论诗推重苏轼、黄庭坚，为晚清宋诗派作家。祁寯藻（1793—1866）：号春圃，山西寿阳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等，荐贤甚众。工诗古文词，亦通训诂，明义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河南邵阳人。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为内阁中书等。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领袖。著作盛丰，论学谓义理、考据、

词章三者缺一不可。欧阳辂（lù，1767—1841）：字润东，湖南新化人。工于诗。其湮郁刚介严凝之气，一寓于诗。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为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暴露时政，风格奇崛，时伤艰涩。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人。为晚清宋诗派作家，喜以考据为诗。

②程恩泽（1785—1837）：清代学者。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熟通六艺，善考据，工诗，是近代宋诗运动之提倡者，与阮元并为嘉庆、道光间儒林之首。诗宗江西派。淑：美。故步：原来的步法，旧综，原路。

③王闾运（1832—1916）：字壬秋，号绉绮，湖南湘潭人。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工诗，极为袁枚推重，与洪亮吉等唱和。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江苏武进人。诗学李白。潘祖荫（1830—1890）：字在钟，号伯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菴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诗学宗苏轼。

④林寿图（约1860年前后在世）：福建闽侯人，字颖叔，号欧斋。1845年举进士，累官至陕西布政使，工诗。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福建建宁人，有狂

名，磊落有奇气，所为诗天才奇逸，感时记事沉郁雄宕。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其诗取法陶谢及王孟韦柳。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盦，清思想家、文学家。诗尤瑰丽奇肆，有“龚派”之称。

⑤丙戌：1886年。苏戡：参见本书《高阳台别苏戡》注①。沈子培：参见本书《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堪兼寄琴南》注①。

⑥洎（jì）：及。

⑦武：古代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

⑧梁节庵：参见前选《林旭传》注④。

⑨参见前选《冬述四首示子培（选一）》。

⑩开天：唐玄宗年号开元和天宝，其元年分别为713年和743年。元和：唐宪宗年号，元年为806年。恢：弘大、周备。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语出陈师道：《后山诗话》：“然过于出奇。”《汉书·贾谊传》：“高者难攀。”

⑪韩：韩愈。白：白居易。刘：刘禹锡。柳：柳宗元。《广雅》：“騫：飞也”。郊：孟郊。岛：贾岛。贺：李贺。籍：张籍。《玉篇》：“倅，偶敌也。”四河导昆极，万派播溟渚：语出《书》：“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东

入于海。”《尔雅》：“江、河、淮、济为四渎……”又：“河出昆仑。”极：终了、尽头。孙绰《游天台山赋》李善注：“重溟，谓海也。”《楚辞·九歌》王逸《章句》：“渚，水涯也。”

⑫逮：到。一香炷：语出司空图诗：“清香一炷知师意。”勃兴元祐贤：语出：《后汉书·冯衍传》：“至汤、武而勃兴。”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为元年。严羽《沧浪诗话》：“元祐体：苏黄陈诸公。”嫡：正宗。西江：江西。严羽《沧浪诗话》：“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海内称为江西宗派。”

⑬哲：光明、明察。斜上谱：语出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苏黄：苏轼与黄庭坚。张贾：张籍和贾岛。

⑭鄱阳孙：语出《汉书·吴芮传》：吴芮为鄱阳令，其孙裔吴纲容貌像芮。中泠（líng）：泉名，在今江苏镇江西北金山下的长江中。相传其水烹茶最佳，今已没沙中。苏轼《游金山寺》诗：“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岷觞：语出《荀子》“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

⑮虞范：元文学家虞集、范梈。李何：明文学家李

梦阳、何景明。这两人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坚城捍楼橈：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今将军欲举倦罢（pí）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后汉书·匈奴传》：“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橈，置于塞上，以据匈奴。”

⑯咄兹（duō zī）：叱叹声，形容使人惊讶的怪事。严：严羽（约1191—1252），南宋文学批评家。荀中行：《史记·刺客传索引》：“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将中行后，因以官为氏。”谓句（gōu）弦偈矩：违背了勾股定理。沈曾植在此以混淆官与氏和勾股定理为比喻，对严羽的诗必盛唐、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等理论提出批评。

⑰群瞽：语出《汉书·严助传》：“朔阜不根持论。”注“师古曰‘论议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也’。”《景德传灯录》：“魏府兴化在奖禅师，僧问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师曰：‘一盲引群盲’”。棘：语出《易》：“置于丛棘。”《五代史·和凝传》：“主司每放榜，则围之以棘，闭省门，绝人出入，以为常。”通塗成岨嵒：语出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有生之通途。”陆机《文赋》：“成岨嵒而不安。”

⑱天眼：语出《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

“今惟尊者为天人眼。”《景德传灯录》：“人天眼目，堂中上座。”玉振：语出《孟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广雅》：“拊，击也。”扬摧：商榷。名相：语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愚痴凡夫，随名相流。”参伍：语出《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①⑨零星寒具油：典出苏轼《次韵米芾二玉书跋尾》诗施元之注“《续晋阳秋》：‘桓玄好蓄法书名画，客至常出而观，客食寒具，油污其画，后遂不设寒具。’”寒具：一种油炸的面食。细字：小字。衔袖：语出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翁望见文书衔袖。”

②⑩头二句说讽诵佛经语言的和尚参悟佛理，以佛理比喻诗理。后二句说郑孝胥过江来发表高论。

②⑪第一句说郑孝胥正董理铁路事宜，武胜关以北等“关”，皆亲往履勘。而沈曾植诗歌理论中的“三关”则指元嘉、元和、元祐。第二句说当时陈衍正撰写《货币论》，帮助张之洞筹划金融、经济政策，“九府”是中国古代金融机构“轻重九府”。而陈衍的诗歌理论中的“三元”说又与“三关”说思路相近。第三、四两句以打猎为喻，说他们几个同光派领袖要试执经济、诗歌的牛耳。羶，诗瘦的意思，雕虎，就是老虎。

②②荡胸：语出张衡《两都赋》：“清水荡其胸。”梁鸿，指梁鼎芬。瓜庐：蜗牛庐。这一句说梁鼎芬直言敢谏，被贬后住蜗牛庐中。礼殿：语出《续汉书·礼仪志》：“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淮南子》：“尧置敢谏之鼓。”鼙（tuó）鼓：语出《诗》：“鼙鼓逢逢。”

②③嶧（dān）：独立的山。灌灌：语出《尔雅》：“灌灌悛悛，忧无告也。”味肉失脍脯：典出《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广雅》：“脍，脯也。”《周礼》郑玄注：“薄析曰脯。”

②④尖叉：用之难度很大。海陵生：指周彦昇，沈曾植的朋友，不愿为官，风流倜傥。罥（juàn）：挂、缠绕。

②⑤第一句指沈曾植的朋友丁恒斋，虽跛足，但诗、书、画、学问具佳。胥宇：看房子。宋姜夔《喜迁莺慢·功父新第落成》词：“窗户新成，青红犹润，双燕为君胥宇。”后二句指沈曾植的弟弟沈增桐，精于诗书，却无意为官。圭组：印绶。借指官爵。

②⑥太阴：北方。阴阳五行认为北方属水，主冬。暮节：语出《初学记》：“梁元帝《纂要》曰：‘十二月曰暮节’”。“病叟”句：沈曾植当时正得疟疾症。

②⑦缴缭：语出《史记·自序》集解：“缴绕，犹缠绕。”方所：语出《大般涅槃经》：“如灯灭已，无有方

所。”偃侧：语出杜甫诗：“偃仄何偃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当时沈曾植和陈衍所居距离很近。诼缕（lián lóu）：言语支离繁琐的样子。

⑳雨森森：语出张协诗：“森森散雨足。”蠲（juān）：除去、免去。愁处处：语出薛莹诗：“烟波处处愁。”天门开诼荡：语出《汉书·礼乐志》：“天门开，诼荡荡。”诼荡荡，开阔晴朗。曷月日加午：语出《诗》：“曷月乎还归哉！”曷（hé）：何时。

㉑城隅卓刀泉：语出《大清一统志》：“卓刀泉在江夏县东十里。”世传关公卓刀于此。黠（zhǔ），《玉篇》：“黠，点黠也。”栝（guā），即桧。《说文》：“桧（yù），禁苑也，从竹御声。”

㉒樊口：地名，在武昌西北五里。松风冷相语：语出苏轼《武昌西山诗》：“往和万壑松风哀。”千载漫郎游：语出《新唐书·元结传》：“作《自释》曰：‘始称猗玗子，后家灊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显。’”招招：语出《诗》：“招招舟子。”

㉓典出黄庭坚诗：“经行东坡眠食地。”任渊注：“元丰三年，东坡谪居黄州。”

㉔郁没：郁闷埋没。涪幡：黄庭坚之号，其于崇宁

元年至鄂州。

③③语出《楚辞·离骚》：“及前王之踵武。”

③④语出《广雅》：“柝艗（zé měng）：舟也。”

③⑤语出《诗》：“江汉之游。”

③⑥语出《世说新语》刘峻注：“或曰：敦尝坐武昌钓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俄而一槌小异，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应侍侧曰：‘不然！此是回帆槌。’使视之，云：‘船人入夹口。’应知鼓又善于敦也。”

③⑦语出王充《论衡》：“商羊，知雨之物。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

③⑧参见本篇注⑩、⑫。陈衍主张诗歌应推崇盛唐开元年间、中唐元和年间和宋元祐年间。陈衍和沈曾植都主张诗应打通唐宋，“力破余地”。

③⑨庐陵：欧阳修。宛陵：梅尧臣。东坡：苏轼。临川：王安石。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放翁：陆游。诚斋：杨万里。岑：岑参。高：高适。李：李白。杜：杜甫。韩：韩愈。孟：孟郊。刘：刘禹锡。白：白居易。简斋：陈与义。止斋：陈傅良。沧浪：严羽。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王：王维。孟：孟浩然。韦：韦应物。柳：柳宗元。

④⑩幹（guǎn）：管。枢幹：枢纽，斗枢。

(二)

看来郑孝胥更赞同“三关”说，因为他推崇的是元嘉的大谢、元和的柳宗元和孟郊以及元祐的王安石。而郑孝胥诗的“怅惘不甘”和“穷塞主语”的强烈个性，正印证了陈衍关于诗歌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的见解。

苏戡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练于冬野^①。沈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②，而多与荆公相近，亦怀抱使然。余叙君诗，论之详矣。君尝言作诗工处，往往有在怅惘不甘者。因举荆公“别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二十字，为与神宗遇合不终，感寓之作。余谓贵人之不能诗者，无论已。其能诗而最有山林气者，莫如荆公。遇亦随之，非居金陵后始然也^③。陈仁先曾寿尝本余此说，作一七言古，甚工。

苏戡多惘惘之作，如《送棖弟入都》有云^④：“事业那可说，所忧寒与饥。我如风中帆，奔涛猛相持。不怨漂流苦，但恨常乖离。何时得停泊，甘心趋路歧。向来负盛气，不自谓我非。”《立秋永田町日枝山下新居作》

有云：“中宵起舒啸，夜气漫林谷。乡心芒欲碎，离念牵更酷。我愁妇亦叹，身世类转毂^⑤。”又“微官欲何道，一饱忍千辱。悲呻久不寝，人世寐正熟。”《濠堂落成》云：“惜哉此江山，与我俱不偶^⑥。”《岁暮》云：“妄怀当世意，端欠此心安。”《汉口春尽日北望有怀》云：“往事梦空春去后，高楼天远恨来时。”当时读之，已恐其难以愚鲁到公卿矣。督办龙州边防诸作，穷塞主语，犹不足异也。

【注释】

①大谢：谢灵运。柳州：柳宗元。东野：孟郊。

②吴融（？—903左右）：字子华，越州山阴人。韩偓（约901前后在世）：字致尧，京兆万年人。唐彦谦（约880前后在世）：字茂业，并州晋阳人。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荆公：王安石封荆国公。他既受到神宗信任实行改革，又处处受困，多次被罢相。

③王安石嘉佑三年（1058年）进入金陵，第二年开始当京官，此前一直任地方官。

④怪弟：郑孝怪（chēng）：字稚辛，郑孝胥弟。

⑤毂（gǔ）：车轮。

⑥偶，通遇。

(三)

木芙蓉顶着寒霜花朵傲放，这正是林旭的性格象征，他24岁为理想献身。当二十出头的林旭刻印诗集时陈衍却并不认为太早，为他作叙。在叙中，陈衍说他“发舒郁积”，学习的是黄庭坚和陈师道，给以很高的评价。

林暉谷旭年二十余^①，即自刊其《晚翠轩诗》。余实主张之，因乞为叙，草草不成文章也。尚有未刻诗数十首，视已刻者尤胜。稿多在余处。《张园即目呈石遗丈》云：“深篁傍水飘蛛网，中有拒霜照眼明。穷巷幽姿端可比，秋风斜日若为情^②。残荷前日看犹在，远客临行思自生。聊欲吟诗当报礼，仁人新叙敌连城^③。”《海西庵忆梁伯烈》云：“端坐能穷万物妍，江波日日自回旋。信知丈室维摩诘，得傍瓜庐焦孝然^④。贤守早亡长远客，山僧深闭亦安眠。枇杷千树真过我，来值繁霜十月天^⑤。”（自注：“节庵爱晚翠轩之名，欲为作记。又言焦山此树最多，宜以轩属我。郑苏戡有幕中枇杷诗，皆繁霜身世也。”）

【注释】

①林旭：字暉谷。参见前选《哀晚翠》注①。

②张园：在天津。深篁：竹林。拒霜：木芙蓉。若：你。

③这一句说陈衍为林旭诗集写的叙相当于价值连城的宝物。

④妍(yán)：美丽。维摩诘：梵语，意译为“净名”或“无垢称”。瓜庐：形似蜗牛壳的小圆屋，泛指简陋的居处。

⑤贤守：指王仁堪，字可庄，早已于1893年亡故。枇杷树冬天开花，夏天结果。过：访问。

(四)

张之洞并不是同光体诗人，相反，他把江西诗派批为“江西魔派”，不喜欢同光体“生涩奥衍”等风格。然而，陈衍和陈三立不同，他不但不排斥，反而热情地推介张之洞等人的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歌。陈衍因而成为当时诗坛最受欢迎的“诗老”。

伯严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①。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之洞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时督武昌，其实则何过哉！此正广雅诗长处^②。如《正月十七日发金陵夕至牛渚》云：“牛渚春波溅涨时，武昌官柳已成丝。东来温峤曾无效，西上陶桓抑可

知!”^③《九曲亭》云：“华颠文武两无成^④，羞见江山照旆旌。只合岩栖陪老衲，虚楼扫榻听松声。”其二云：“矜此劳人作少留，却烦冠盖满汀洲。隔江欲唤杨夫子^⑤，载酒携书伴我游。”（自注：“黄冈教谕杨君守敬。”）《胡祠北楼送杨舍人》云：“烟搅离肠酒易醒，拳蓉缉芷送扬舲。鬓边霜雪秋催白，山势龙蛇雨洗青。剩有读碑思岘首，不辞攒泪洒新亭^⑥。凄清喜有寥天雁，且破愁颜北向听。”《秋日同宾客登黄鹄山曾胡祠望远》云：“群公整顿好家居，又见边尘战伐余。鼓角犹思助飞动，江山何意变凋疏。三年菜色灾仍澹，一树岩香老未舒。我亦浮沉同湛辈，登盘愧食武昌鱼。”^⑦《九月十九日八旗馆露台登高赋呈节庵伯严诸君》云：“矾上岩城晚吹凉，凌风壮观补重阳。柳仍婀娜秋生色，荷已离披水吐光^⑧。风动白波寒楚佩，梦回青琐在江乡^⑨。寒烟去雁穷怀抱，强为群贤一举觞。”以上数诗，皆可谓绵邈尺素，滂沛寸心^⑩，《广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东来温峤，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洲冠盖也，以及岘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青琐湛辈之同浮沉，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实^⑪，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余语以持平之论，伯严亦以为然。广雅有和日本长冈子爵诗

非不语语雅切，但隶事太伙，而“江城习悴惭陶侃，齐国多艰语晏婴”一联，以平仄不调，改习劳为习悴，几于不词，然对句自佳。

【注释】

①纱帽：官帽。馆阁：翰林院等机构。

②广雅：张之洞曾建广雅书院。

③温峤、陶侃（陶桓公）：均为替东晋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

④华颠：头发白了。

⑤冠：礼帽。盖：车盖。这里指张之洞聘用了大批为其推行洋务运动的人才。杨夫子：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今枝城）人。

⑥搯蓉缉芷：采编各种香草。《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扬舲：扬帆。读碑思岷首：岷山在湖北襄阳县南，晋羊祜任襄阳太守，有政绩，后人以其常游岷山，故于岷山立碑纪念。攒泪洒新亭：《晋书·王导传》：“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顛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

⑦澹 (shàn): 通贍, 供给、供养。湛 (chén): 通沉。

⑧离披: 衰败下垂貌。

⑨楚佩: 环绕着楚地。青琐: 指宫廷。

⑩绵邈: 形容含意深远或情意深长。滂 (pāng) 沛: 气势盛大貌。

⑪节镇: 节度使。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

卷 二

梁启超被公认为跨世纪的文化巨人。他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 他学贯中西, 涉猎之广, 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文学、美术、历史、宗教等。所以陈衍说他“世界学问, 无所不究, 叹其心血何止多人数斗”。林旭也是维新派领袖。然而他们两位都深谙佛典,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只要想想中国传统士人集佛道儒于一身, 也就不以为奇了。毕竟他们都是由传统士人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时代弄潮儿。

余由瞰谷识梁任公, 当时任公刚弱冠, 见者方疑为贾长沙、陆宣公、苏长公复生^①, 而瞰谷言其将深探释

典。未几，噉谷寄余一诗《莲池大师塔下作》者，诗意悲苦，心甚恶之。自是遂成佛生天，万古一瞑矣^②。任公一去十数年，世界学问，无所不究，叹其心血何止多人数斗。惟诗不多见，近见其《谢揆东惠寄唐人写维摩经》二首云：“雷音居士不宿饱，日抱唐人手写经。因想上方香积国，饭余毛孔出芳馨。”^③“敦煌石室森宝书^④，随风散堕天一隅。故人多情远相饷，吉光夜夜生吾庐。”如见贤劫初成，未有日月，光音天下降^⑤，皆有身光，飞行自在，未餐地肥林藤香稻时也。噉谷诗云：“天外飞禽逐磬音，石坛幡影见深深。诗人宿具开山手，世难旋移卜隐心^⑥。老树刺天青白直，空潭留日绿还沉。有情多是栖栖者，初地微茫岂易寻。”^⑦

【注释】

①噉谷：林旭。梁任公：梁启超。贾长沙：贾谊。陆宣公：陆贽。苏长公：苏轼。

②瞑（míng）：瞑目，闭上眼睛。

③揆（yàn）东：罗惇（dūn）龢（róng），广东顺德人，工诗。雷音：佛教语，佛说法的声音。香积：佛号。《维摩诘经·香积品》：“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经行香地苑园皆香，其食香气。”

④森宝：森罗宝殿。

⑤贤劫：佛教语。指有释迦佛等千佛出世的现在劫。与过去庄严劫、未来星宿劫并称为三大劫，为佛教宏观的时间观念之一。光音天：佛教语。色界诸天之一，二禅天之第三天。此天绝音声，以光为语言，故名。

⑥磬音：寺院中召集众僧用的云板形鸣器或诵经用的钵形打击乐器。石坛：石头筑的高台，古代多用于祭祀。幡影：幡刹之影，即寺前所立幡柱之影。开山：在名山创立寺院。也指开创学派。卜隐：择地隐居。

⑦绿沉：凡器物之浓绿或被漆、染为浓绿色者常冠以“绿沉”。杜甫《重过何氏》诗之四：“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栖栖：孤寂零落貌。初地：佛教语。谓修行过程十个阶位中的第一阶位。

卷 三

(一)

陈衍认为，论诗必须以具体的诗人和具体的时代背景为转移。他认为，诗歌是否“温柔敦厚”，必须因人因时而异。同光体诗人所处的是丧乱云旆、将亡将废的时代，这一点与宋代的积贫积弱、外敌入侵十分相像，所以同光体诗歌有宗宋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温柔敦厚”不同，主张“变风变雅”。那

些“十不得一”的论诗者，不懂这些，就只能将商纣王与周文王颠倒，而遮蔽了严颜与嵇绍之“天地正气”了。

工诗难，言诗尤不易。在孔门惟赐与商^①，可与言诗，而文学之子游不与焉。子贡颖悟，故《淇澳》之切磋琢磨^②，自知取譬。始可云者，引重之辞，若谓不如是便不足以言诗。子夏笃谨，倩盼素绚^③，直苦思不解而问之，譬以绘事而始喻。始可云者，仅可之辞，若谓今而后乃可与言诗矣。子贡闻一知二，故曰告诸往而知来者。子夏之起予，则答问而已。康成之笺诗^④，子夏之谨守也。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又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子贡言诗之旨，不同于子夏者也。后世诗话，汗牛充栋，说诗焉耳，知作诗之人，论作诗之人之世者，十不得一焉。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明，姬昌为臣罪当诛，严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⑤？

【注释】

①赐：子贡名赐。商：子夏名商。

②《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③《论语·子夏》：“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④康成：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

⑤受辛：商纣王（？—前1046），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国君。重征赋税，统治暴虐，后被周武王所灭。姬昌：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统治期间，国势强盛。严将军头：典出《三国志·蜀志·张飞传》：“（张飞）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嵇侍中血：典出《晋书·忠义传·嵇绍》：“绍以天子蒙尘，承诏驰诣行在所。值王师败绩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惟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绍为嵇康之子，官至侍中。

（二）

同光体诗歌的变风变雅，又分为两派：“清苍幽

峭”和“生涩奥衍”。他们的师承和演变也不完全相同。

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①。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李、陶、谢、王、孟、韦、柳以下逮贾岛、姚合^②，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严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钟惺、谭元春之伦，洗鍊而镕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蕲水陈太初^③，《简学斋诗存》四卷，《白石山馆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④，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⑤，稍足羽翼，而才气所溢，时出入于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东野，七言佐以宛陵、荆公、遗山^⑥，斯其异矣。后来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其一派生涩奥衍，自《急就章》《鼓吹词》《饶歌十八曲》^⑦，以下逮韩愈、孟郊、樊宗师、庐仝、李贺、黄庭坚、薛季宣、谢翱、杨维桢、倪元璐、黄道周之伦，皆所取法。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郑子尹珍之《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⑧，莫子

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全诗亦不尽然也。其樊榭、定盦两派^⑨，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后。然一则喜用冷僻故实，而出笔不广，近人惟《写经斋》《浙西村舍》近焉，一则丽而不实，谐而不涩，才多意广者，人境庐、樊山、琴志诸君，时乐为之^⑩。

【注释】

①揆 (liè)：转折。

②《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充满了感伤低沉的情调，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当时的社会现实。苏、李：指《文选》中的《李少卿与苏武诗》及《苏子卿诗》。陶：陶渊明。谢：谢灵运。王：王维。孟：孟浩然。韦：韦应物。柳：柳宗元。

③陈太初：陈沆（1785—1825），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有《简学斋诗存》《白石山馆遗稿》等。

④嗣 (sì) 响：继承前人之业，如声响之相应。

⑤魏默深：魏源。

⑥东野：孟郊。宛陵：梅尧臣。荆公：王安石。遗

山：元好问。

⑦《急就章》：《汉书·艺文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鲁迅《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之类的。”《鼓吹词》：鼓吹曲的歌词。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诗序：“伏维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汉歌词不明纪功德；魏晋歌，功德具。今臣窃取魏晋义，用汉篇数，为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铙歌十八曲》：《铙歌》，乐府《鼓吹曲》中的一部，用于激励士气及宴享功臣。现存十八首，有民间歌谣，有文人作品，内容较广泛。

⑧弁冕：古代男子冠名，吉礼之服用冕，通常礼服用弁。因以“弁冕”指礼帽。

⑨樊榭：厉鹗。定盦：龚自珍。

⑩《写经斋》：参见前选《损轩招伯兄卜居陶江余有建溪之行送母来居临水登山遍览江乡风景得七绝句》诗注①。《浙西村舍》：袁昶作品。人境庐：黄遵宪。樊山：樊增祥。琴志：参见前选《题易实甫魂西集戏效其体用魂西二字为韵》诗注①。

(三)

陈曾寿是同光体重要诗人，陈衍为他的诗“狂喜”，在《诗话》中为他点评并进行理论上的升华。

陈仁先为太初先生曾孙，诗学自有渊源。初相见于武昌两湖书院。梁节庵山长座上，弱冠璧人^①。饮酒温克，喜就余言诗。出其所作，则皆抗希《骚》《选》^②，唐以下若无足留意者。余不敢深言置可否，但曰君甚似苏戡年少，不作七言诗之时，恐可言者鲜耳。自是相见不言诗者数年。别去不相见者又数年，丁未余入都，君已中甲科，官刑部，调学部。闻余至，约游枣花寺观牡丹，稍谈诗，知常与周少朴树模、左笏卿绍佐两侍御倡和，所祁向乃在昌黎、义山、荆公、山谷，大异昔日宗旨^③。继读近作，则古体雄深雅健，今体悱恻缠绵，不禁为之狂喜。急赠诗云：“昔读君诗笔嶄然^④，只愁宝剑罕成篇。岂知江海频年别，忽睹云霞变态妍。兴会每从探讨出，深苍也要取材坚。羌无利禄荒寒路^⑤，肯与周旋定是贤。”仁先有《游天宁寺同左笏丈作》云：“驱车尘冥冥，隐见孤塔圆。大佛相接引，一径凝苍烟^⑥。升堂坐初定，微风度旃檀。开窗纳远秀，小幅横辋川^⑦。春芳满秋砌，悴叶犹扶妍。想见腰鼓发^⑧，车马何喧阗。暂荣悟常寂，爱此

萧境间。茶余恣游眺，奥复穷诸天。殿古金界坏，树老秋阳殷。何代万石钟，横身卧高阡^①。出手试一击，龙吼殷河山。煌煌乾隆碑，天笔矜如椽^②。明政移寺瑯，狐鼠多功缘。真源一飘泻，薰腐为洗湔^③。惜哉洒扫缺，岁久生荆菅^④。园陵虚有神，运化悲循环。俯仰日向暮，胜迹空流连。松风无世情，谡谡吹而寒。”^⑤……前三首工于发端，嘉州、少陵《登慈恩寺塔》《玉华宫》《大云寺》《赞公房》诸诗皆其例^⑥。至全首音节高抗，如空堂之答人响，则以平韵古体诗出句末字多用平音也。此秘韩、孟始发之^⑦。韩如《谴虐鬼》《示儿》《庭楸》《读东方朔杂事》等篇皆是。孟尤多。“驱车尘冥冥”四句，写往天宁寺一路如画……《卧松歌》透爪陷胸，全是杜骨韩涛矣。

【注释】

①陈仁先：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人，晚清官员、诗人。近代宋派诗的后起名家，与陈三立、陈衍齐名，时称海内三陈。。太初：参见前选《诗话》卷三（二）注③。梁节庵：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

②抗希《骚》《选》：热衷学习《离骚》《文选》。

③周少朴：周树模（1860—1925），湖北天门人，字少朴，号沈观。光绪十五年进士，官至黑龙江巡抚，著

有《谏垣奏稿》等。左笏卿：左绍佐（1846—1928），字季云，号笏卿，别号竹笏生，太平乡左家河人。监察御史，广东南韶连兵备道兼管水利事。著有《蕴真堂集》等。昌黎：韩愈。义山：李商隐。山谷：黄庭坚。

④嶄然：形容非同一般。

⑤羌（qiāng）：句首助词。《楚辞·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⑥苍烟：苍茫的云雾。陈子昂《岷山怀古》诗：“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

⑦旃（zhān）檀：檀香。小幅横辋川：《辋川图》是王维名画，这里借指风景幽胜之处。苏轼《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诗：“五亩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辋川图》。”

⑧悴叶：枯萎的叶子。腰鼓：古时打击乐器。清曹寅《畅春苑张灯赐宴归舍恭纪》诗之四：“幸无邻比喧腰鼓，懒逐游人上堍桥。”

⑨殷：强盛。高阡：高大的坟墓。宋戴复古《杜甫祠》诗：“麒麟守高阡，貂蝉入画像。”

⑩矜：坚强。

⑪寺珰：指宦官。狐鼠：城狐社鼠，喻小人、坏人。真源：谓本源、本性。洗滌（jiān）：洗滌、清除。

⑫荆菅 (jiān)：荆棘和茅草。

⑬谡 (sù) 谡：劲风声。

⑭嘉州：岑参 (约 715—770)，别名岑嘉州，唐诗人，南阳 (今属河南) 人。所作善于描绘塞上风光和战争景象，气势豪迈，情词慷慨，语言变化自如。少陵：杜甫。

⑮韩、孟：韩愈、孟郊。

卷 五

陈衍的《诗话》文笔优美雅切，随内容而变化，时而富于哲理，时而深研诗艺，时而博融文典，而本段则采用散文笔法，成为一篇充满诗意语言的诗论。

从螺洲溯江西上，为义屿，又西为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稻田外缭以江橘，间以桃李荔支橄榄龙眼之属。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大溪通以二桥，宋时所造，小溪潮落，度以石砮^①。潮长唤舟而渡，则六分洲也^②，弥望皆橘，无他物，溪水滢滢时，极似杭州西溪。二桥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岩诸邱壑，嵌崎历落，如行光福、邓尉、虎丘、山塘间^③。土著为严、陈二

姓，已数百年。陈氏少闻人，严氏则几道复久客于外，令子伯玉璩以三千饼金典叶氏玉屏山庄^④，小住又去。玉屏山庄者，叶损轩之父^⑤，作宰江南，买玉屏山，以万金卜筑焉。池馆幽緻，有陶江书屋、归来草堂、偕寒堂、写经斋、玲珑阁诸胜。山庄外，田园果树，几占一乡之半。过江至古灵、西溪诸处。损轩少负才名，与芸敏并以院试《会昌一品制集序赋》，风檐寸晷，下笔二三千言，为济宁孙莱山学使毓汶所赏识^⑥。光绪初年，以中书舍人称诗都下。芸敏体弱多病，登第后屡出衡文，故少所作。损轩时时往来吴山浙水间，所为诗心摹力追于石湖后村^⑦。集中《西溪》一卷，最为幽秀。《溪堂闲居》六首之一云：“微波无力不生鳞，却似将春尚未春。只好入诗休入画，画来愁绝水边人。”此即从司马池绝句“冷于陂水淡于秋^⑧，远陌初从见渡头。幸是丹青不能画，画来端合一生愁”意来也。损轩尝以诗稿请苏戡去取。苏戡时方为大谢、柳州，颇致微词，旋悔之，因与君书，特举此诗首二句为问云：“足下近来尚能作‘微波无力不生鳞’云云否？”君乃释然。《游古灵村》四首云：“水折峰盘别有天，连冈茶笋不论钱。园林见说梅如雪，正要山中住一年。”“石峭溪幽景益真，桥栏井甃字犹新^⑨。此村岂止饶林壑，九百年前大有人。”“山光长傍古灵祠，谷

鸟岩花尽入诗。潘柄郑潜居尚在，村中访得宋元碑。”“山程佳处耐闲行，一石都堪悦我情。古树蓬科多不识，可能强派是何名。”西溪者，由陶江西上，转入永福诸处也^⑩。

【注释】

① 砜 (gāng)：石桥。

② 六分洲：十分之六是沙洲，十分之四是溪水。群山高峻，品格卓异出群。

③ 邓尉：山名，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南。龚自珍《病梅馆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虎丘、山塘：山名。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爰于公暇先访名刹寒山寺，近而虎丘、山塘、石湖、黄天荡诸名胜……”

④ 伯玉：严璩（1874～1942年），字伯玉，严复长子。

⑤ 叶损轩：参见前选《损轩招伯兄卜居陶江余有建溪之行送母来居临水登山遍览江乡风景得七绝句》注①。

⑥ 芸敏：陈琇莹（约1855—1894），字芸敏。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散馆授编修。官河南学政等。风檐寸晷：谓科举时代考场寒冷，时间紧迫，十分艰苦。孙毓汶（1834—1899）：字莱山，

山东济州人，清朝大臣。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

⑦衡文：品评文章，特指主持科举考试。石湖：范成大（1126—1193），南宋诗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其诗题材广泛，有表现渴望祖国统一、描写农村风光和民生疾苦等诗作。有《石湖居士诗集》等。后村：刘克庄（1187—1269），南宋文学家。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福建莆田人。诗受“永嘉四灵”影响，学晚唐，推崇陆游，颇有感慨时事之作，渴望恢复北方，反对妥协。有《后村先生大全集》。

⑧陂（bēi）：圩岸，池。

⑨甃（zhòu）：井壁。

⑩蓬科：蓬草。泛指杂草丛。永福：今福建永泰县。

卷 六

下面两段话，一是谈杜甫诗题的艺术性，一是对竟陵派作一公允的评论，二者皆是“中晚唐之诗”。对竟陵派的评论触及两点：一是同光体与晚明一样，身丁末世，故诗主“变风变雅”；一是诗歌应避免浅俗和模仿，提倡“性灵”。

康乐制题，极见用意，然康乐后，无逾老杜者，柳

州不过三数题而已^①。杜诗如《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桄树为风雨所拔》《茅屋为秋风所破》《遭田父泥饮美中丞》《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水阁朝霁宴严云安》《信行远修水筒》《槐叶冷淘》《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催宗文树鸡栅》《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问》《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聶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聶令》《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旁植慈竹》《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侍御携酒至草堂便请邀高使君同到王竟携酒高亦同过》《王录事许修草堂赅不到聊小诘》《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寒雨朝行视园树自灋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刈稻了咏怀》《九日诸人集于林》《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见遗老夫》《续得观书正月中旬定出三峡》。皆随意结构，与唐人寻常诗题，迥不相同者^②，宋人则往往效之。

竟陵诗派，冷僻则有之，斥之不留余地者，钱牧斋之言也。竹垞和之，至以为亡国之音^③。今观《隐秀轩集》^④中，如《上巳雨登雨花台》云：“去年当上巳，小集寇家亭。今昔分阴霁，悲欢异醉醒。可怜三月草，未了六朝青。花作残春雨，春归不肯停。”《乌龙潭吴太学林

亭》云：“城午亭先晚，园春水欲秋。蜂狂花约束，莺过柳遮留。云气能香石，湖阴半压舟。良辰多下钥，闲杀此林邱。”《巴东道中示弟牲》云^⑤：“山中未必雨，云起已生愁。峡窄天多暮，江高地易秋。连朝皆陟岵，蕤路独临流。欲画瞿塘胜，归途定觅舟。”^⑥《自题画赠陈子素》云：“以我云烟笔，传君邱壑心。无人山路远，不夜水亭阴。妙借空斋气，清添四壁音。可言幽旷内，未有客栖寻。”^⑦亦不过中晚唐之诗而已，何至大惊小怪，如诸君所云云者。《唐堂尺牘》云：“冯伯宗曰：伯敬柬友夏曰：曹能始觉近日诗文有浅俗之病，亦是名成后不交胜己之友，不闻逆耳之言所致^⑧。近日范仲淹谓自《诗归》行，无一人敢向伯敬言，误伯敬不浅。此非名人递相诮也，人苦不自知耳^⑨。”然《竟陵诗话》云：“阅虞山集中，有粗俗语，至于不可耐不可医者，凡百余条。复看钟谭诗，洗刷殆尽，解衣浴此无垢人，非虞山身蒙不洁者可比^⑩。乃此《论诗绝句》有云：‘不服丈夫胜妇人，昭容一语是天真。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人。’^⑪谓不及北里两妓也，率口轻薄，目为浪子不虚。”又云：“纪文达谓《列朝诗集》以记丑言伪之才，济党同伐异之奸，黑白混淆，无复公论。”^⑫又云：“昌黎诗笔恢张，而不遗贾岛、孟郊，故人皆山斗仰之。今谈艺家不知视竟

陵何如，而锻炼周内^⑮，几令身无完肤，不意风雅中有此罗织经也。”^⑯

【注释】

①康乐：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开文学史上山水一派，带“玄言”余习，明人辑有《谢康乐集》。柳州：柳宗元。三数题：数，犹几，三题或几题。

②迥（jiǒng）：形容差别很大。

③竟陵派：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他们反对复古，要求抒写性灵，其主张和公安派基本相同，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有浮浅之弊，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矫之。钱牧斋：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博览群籍，诗文在当时甚负盛名。竹垞：朱彝尊（1629—1709），清文学家。字锡鬯，号竹垞（chà），有《曝书亭集》等。钱谦益对竟陵派“斥之不留余地”：他在《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中说钟惺“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余岂忍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哉！”“蚓窍之音”是虫子叫声，乱了《关雎》的正风正雅，所以是亡国之音。

④《隐秀轩集》：别集名。明钟惺作。钟惺（1574—1624）：明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

⑤牲（quán）：纯色的牛。这里指人名。

⑥陟岵：语出《诗·大雅·公刘》：“陟（zhì）则在岵（yǎn）。”陟：登高。岵：小山别于大山。蓀（sī）：草名，兔丝。

⑦栖寻：犹游憩。

⑧冯伯宗：冯琦（1558—1604），字用韞，号琢庵，临朐人，有《宗伯集》。曹能始：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明亡，唐王立于闽，起授太常卿，累至礼部尚书，唐王败，入山投缯而死。诗文甚富，总名《石仓集》。

⑨范仲闾：范文光，字仲闾，号两石，清文学家，尝为钟惺、李梦阳合刻。《诗归》：自“古逸”到唐诗的选本。五十一卷，分《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由明钟惺、谭元春合编。诮（qiào）：讥讽。

⑩瞿昌文和他的《虞山集》，经历了明朝亡国之祸，所以是“身蒙不洁者”。

⑪昭容：宫中的女官，也是帝王的妃子，如《关雎》，有后妃之德。王微（1600—1647）：字修微，小字

王冠，称草衣道人，明末扬州人，江南名妓。杨宛（？——1644）：字宛叔，一作宛若。明末金陵秦淮名妓。

⑫纪文达：纪昀（1724—1805），字晓岚，晚号石云，谥号文达，直隶沧县（今河北沧县崔尔庄）人。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列朝诗集》：明诗选本。清初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编定于明清之际，选录明代278年间的诗作，共81卷，入选诗人1600余家。

⑬周内（nà）：亦作“周纳”。弥补漏洞，使之周密。引申为罗织罪状，陷人于罪。

卷七

陈衍对章太炎、邹容、林旭这些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家抱着深深的尊敬。他们既是一往无前的战士，又是饱学的学者、诗人。他们同样将陈衍引为同道。陈衍80岁诞辰时，章太炎送给他一副寿联：“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分别从道德、文章两方面评价陈衍。上联的仲弓是东汉太丘长陈寔，被党锢之祸牵连，却不逃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来何进招他做官，他辞而不就，当时被公认为最有德行之人。下联的伯玉是著

名诗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二十年前，从湘人章伯和处，见章太炎所著《左传经说》，以为杭州人之杰出者。言于林迪臣、高啸桐，使罗致之^①。戊戌正月，客张广雅督部所，广雅询海内文人，余举孙仲容、皮鹿门，以次及君^②。广雅以为文字诡譎，余复言终是能读书人。迨余入都，闻广雅已电约君到鄂，旋闻以与并朱强甫谈革命^③，强甫以告星海，星海将悬而榜之，未果，狼狽归。迨余回鄂，案上有君书一函，言以上状，并言至沪访余不遇，闻余入杭，又访余于杭亦不遇，终斥广雅之非英雄。余以其书呈广雅。君学问优长，小学世尤罕其匹。诗未之见，近见其自叙与邹容狱中倡和诗云^④：“威丹素知雕刻摹篆之术，因窥小学，诵五百四十部首说解^⑤，皆略上口，而不习为韵语。既入狱，欲以诗语遣闷，余曰：第为之，虽不工亦无害。威丹即题涂山一绝。涂山在蜀，世传涂山女故国也。其诗曰：‘苍崖堕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⑥余向疑威丹不能诗，及读是绝，奇譎似庐仝、李贺，以为天才。戏作一绝和之云：‘头如蓬葆犹遭购，足有旋轮未善驰。天为老夫留后劲，吾家小弟始能诗。’亦‘西陆蝉声’后一故实也。”^⑦

【注释】

①章太炎：参见前选《复章太炎书》注①。林迪臣（1839—1900）：名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创办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高啸桐：高凤歧（1858—1909），字啸桐，号媿室，福建长乐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

②孙仲容：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别号籀廬，浙江瑞安人。中国晚清经学大师、爱国主义者和著名教育家。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章太炎称他“三百年绝等双”。皮鹿门：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清末学者。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举人出身。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他景仰西汉伏胜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因称之“师伏先生”。

③朱强甫：朱克柔（1871—1902），字强甫，号研渔。嘉兴人。清末官员、诗人。

④邹容（1885—1905）：字威丹。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1903年，因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写成《革命军》，而在上海英租界入狱，后死于狱中。

⑤小学：指文字、音韵、训诂。五百四十部首：许慎《说文解字》以五百四十部首分类。

⑥药叉：梵语，或译为“夜叉”“野叉”，意为勇捷，佛教指恶鬼。后常比喻丑陋凶恶的人。荔：荔挺。《逸周书·时训》：“荔挺不生，卿士专权。”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荔挺不出，则国多火灾。”修罗：梵语“阿修罗”的省称。意译为“不端正”或“非天”，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住在海底，常与天神战斗。佛教采用其名，把它列为天龙八部之一，又列为轮回六道之一。辛壬癸甲：典出《书·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孔传：“夏禹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后因用“辛壬癸甲”喻指一心为公，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的精神。东门牵黄狗：秦二世二年七月，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论腰斩咸阳市。临刑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后以“东门黄犬”作为官遭祸抽身悔迟之典。

⑦蓬葆：蓬草和羽葆。比喻头发散乱。足有旋轮：哪吒（né zhà）脚有旋轮。西陆蝉声：典出骆宾王为武曌诬以法，逮系狱中，作《在狱咏蝉》，以蝉自喻：“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卷八

陈行为黄遵宪点赞，因为黄遵宪“志在用世，

有经世才”，然而，黄遵宪未受到张之洞的重用，“公度甚不乐”。黄遵宪在诗中称自己是“犯斗星槎”，黄遵宪的激进，与张之洞的保守形成冲突。其实，陈衍在张之洞幕中，许多建议也未被张之洞采纳，所以陈衍曾在诗中发怨言道：“守分安心作楚囚。”张之洞作为洋务派领袖，他的屁股总是坐在慈禧太后一边的，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陈衍和黄遵宪这些维新人士，心中只有怨愤和无奈。

人境庐诗，惊才绝艳。人谓其濡染定盦，实则宗仰《晞发集》甚至^①。十九年前，与余集于沪上酒楼，极喜言谢皋羽，当时只见其和损轩一二诗而已。近始读其全集，则固甚似皋羽也。《杂感》云：“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②。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③。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④。黄土同抔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热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⑤。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人境庐杂诗》云：“春风吹庭树，树树若为

秋。忽作通宵雨，来登近水楼。湿云攒岫出^⑥，叠浪拍天浮。不识新波长，沙边有睡鸥。”“亦有终焉志，其如绿鬓何^⑦！云闲犹作雨，水止亦生波。春暖先鸦起，湖宽让鲫多。门前新种柳，生意未婆婆。”“紫藤花压架，开落到如今。旧雨伤黄土，残春怅绿阴。寻香犹惘惘，埋玉故深深。庭下闲叉手，多余恋旧心。”《代柬寄诗五兰谷并问诸友》云：“覆地桐阴绿，中为人境庐。刚柔分日课，兄弟各头居。草草常留饭，匆匆亦读书。近来仍过我，见我衮师无？”^⑧《三十初度》云：“学剑学书无一可，摩挲两鬓渐成丝。爷娘欢喜亲朋贺，三十年前堕地时。”君志在用世，有经世才。观以上数诗，年少时无心流露已如此。甲午中日之役，君方为新嘉坡总领事。张广雅督部，由湖广移督两江，以筹防需人檄调回。又置之闲散，公度甚不乐。《玄武湖歌》有云：“天风浩浩三万里，吹我犯斗星槎回^⑨。河山不异风景好，今者不乐何为哉！”即指此也。

【注释】

①人境庐：黄遵宪。定盦：龚自珍。谢翱（1249—1295）：南宋诗人。字卓羽，号晞发子，福安（今属福建）人。元兵南下时，曾参加文天祥抗战部队，任谘议参军。入元不仕。其诗风格沉郁，不少作品寄寓其对宋

室沦亡的悲痛。有《晞发集》。

②大块：参见前选《春日题仲兄冶亭书斋二首》注

①。混沌：古代传说中指世界开辟前的元气未分、模糊一团的状态。《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圜(yuán)：指天体。隶首：黄帝史官，始作算数。亦借指善算数者。

③羲轩：伏羲氏和轩辕氏(黄帝)的并称。三代：指夏、商、周。

④愆(qiān)：过失、失误。

⑤高炉：高脚香炉。薛涛笺：唐女诗人薛涛，晚年寓居成都浣花溪，自制深红小彩笺写诗，时人称为“薛涛笺”。

⑥岫(xiù)：山穴。

⑦绿鬓：乌黑而有光泽的鬓发。形容年轻美貌。

⑧衮师：唐李商隐幼子名衮师，商隐有《骄儿》诗云：“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后遂用为对骄儿的美称。

⑨星槎(chá)：往来于天河的木筏。传说古时天河

与海相通。

卷 九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伟人。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则迈出了国门，全身心地拥抱了西方的文明。陈衍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传人，介绍和品评他们的诗作，既具有当时难得的世界眼光，又具有深邃的历史情怀。从梁启超的诗歌看，他对同光体是持首肯态度的。

自古诗人足迹所至，往往穷荒绝域，山川因而生色，更千百年，成为胜迹，表著不衰。嘉州以岑，秦陇以杜，夜郎以李以王昌龄，柳州以柳，琼儋以苏，然皆未至裨海瀛海而遥也^①。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英籟与敦槃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迹之作，颇为伙颐^②。而南海康长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年^③，多可传之作。如《三月五日在瑞士吕顺游阿尔频山晚步梨花压山芳草数里越山渡涧幽绝无人徘徊花下远闻琴声湖波漪涟夕霞照山溯洄从之疑古桃源也雪星花独阿尔频山产之游者珍之皆插襟上而归》诗云：“雪峰白颠，湖水碧波。林树亶亶，楼阁傴傴^④。店旗风飏^⑤，

船笛烟过。遵彼微径，言登陵陂。芳草芊芊，人迹不加。一揽万绿，极望无他。暧暧雪星，白绵作葩。独产阿频，瑞草同嘉。微馨抽襟，袖本还家。逾岭渡涧，惟闻鸟哗。梨花亿万，覆压岩阿^⑥。时春三月，灿烂开花。一山缟素，雪飞日斜。婉娈黄峰，寻香逐华^⑦。吾久徘徊，疑桃源耶？策杖却曲，攀石磊砢^⑧。有屋抗山，绕花婆娑。微闻琴声，愔愔以和^⑨。有美一人，玉面清歌。蓬山岂远，神仙所家。水影漪涟，霞边荡摩。夕阳下山，归路坡陀。清绝难忘，托之大罗。”^⑩……诸诗别有结构，惟《湛然居士集》西游诗，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诗，陈刚中《交州集》^⑪，可相彷彿，惜所见未多，当再搜录。

学问之道，惟虚受益。又曰，有若无，实若虚。余测交海内数十年，能虚其心者，林墩谷、赵尧生^⑫、罗揆东^⑬、梁任公数人而已。任公有《庚戌秋冬间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卿从问诗古文辞书讯往复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羈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云：“道术无古今，致用乃为贵。交亲无新旧，相尚在风义^⑭。我以古人心，纳交当世士。夙慕蜀多才，捧手得数子。直节刘子政，粹德杨伯起（裴村、叔峤两京卿）^⑮。其人与其言，磊磊在青史。蚤年所往还，尤敬延陵季^⑯。诸郎尽麟凤，曠我逾昆季（吴季清先生及德嗣铁樵、仲弢、子发兄弟）^⑰。

料简心相宗，掣索象数旨。执御迄无成，哭寝但颍泚（吾尝与季清先生同治佛学，与铁樵同治数学）^①。觥觥周孝侯^②，刚果通大理。官迹遍三川，气骨横一世。此并赵侯友^③，夙昔不我弃。赵侯云中鹤，轩轩抗高志。名节树藩篱，艺林厚根柢。峨眉从西来，去天尺有咫。终古孕冰雪，元精逼象纬^④。御风问真源，独往恣所止。八十四盘陂，陂陂印屐齿。汤胸极雄深，即境领新异。所以其文行，邈与俗殊致。开元及元和，去今各千祀。君独遵何辙，接彼将坠纪。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择言转气盛，刊华得神拟。浩浩扬天风，郁郁斐兰芷^⑤。幽幽缭洞壑，漠漠弄洲泚。诘荡天门开^⑥，恢诡蜃市起。迅健骏下坂，淡宕鱼戏水。有时一篇中，摄受万态备^⑦。探源析正变，证诣惬醇肆。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替^⑧。岂期万人海，复听九皋唳^⑨。固知言皆宜，要在中有恃。文章虽小道，可以觚识器^⑩……”尧生问学道义，相知者无不爱敬，而任公推挹之意^⑪，实逾寻常，非虚心求益之诚，何以言之不足又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又咏叹之如此？第三韵所谓“我以古人心，纳交当世士”，信非欺人语也。然尧生为谏官，视国事如己事，任公倦怀故国^⑫，气类自极相感，所谓“吾徒乘愿来，为此一大事”也。至于鄙人，老大颓废，耳冷心灰，尚有文字禅^⑬，未能空诸言说耳。

任公乃哀其生平所为诗数百首^④，使纵寻斧，鄙人遂居之不疑，字斟而句酌之，盖所以待曦谷待尧生待揆东者固如是也。任公诗如其文，天骨开张，精力弥满。《台阳》一集，可推敲者十之一二，他集则百分之一二而已。此首亦经推敲过者……

【注释】

①嘉州以岑，秦陇以杜：岑参官至嘉州刺史。杜甫足迹遍至陕西（秦）、甘肃（陇）。夜郎：古族名、古国名。主要包括今天的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李白曾流放夜郎，王昌龄曾贬龙标（今湖南黔阳）等地。柳宗元曾迁柳州刺史。苏轼曾至海南的儋州、琼州等地。裨海瀛海：环绕九州外面的小海、大海。语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英蕩：古代竹制的符节，持之以作凭证，犹汉代的竹使符。后亦泛指外任官员的印信和证件。敦槃：指玉敦和珠槃，古代天子或诸侯盟会所用的礼器。后指宾主聚会或使节交往。伙颐：盛多。

③康长素：康有为。逋（bū）臣：逃亡之臣。

④阿尔频山：阿尔卑斯山。亶（wěi）亶：行进貌。傺（suō）傺：参差不齐貌。

⑤飐（zhǎn）：风吹物使颤动。

⑥阿 (ē)：大的丘陵。

⑦缟 (gǎo) 素：白色。姽 (luán)：美好貌。华：花。

⑧却曲：曲行。磊砢 (luǒ)：壮大貌。

⑨抗：藏。愔 (yīn) 愔：安静和悦貌。

⑩蓬山：仙山。陀 (tuó)：落也。大罗：即大罗天。道教所称三十六重天中最高一重天。

⑪《湛然居士集》：元代耶律楚材作。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戎马倥偬中不废翰墨，在扈从西征的征途上创作了大量的篇什。其描写边塞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诗作，如《西域河中十咏》《过夏国新安县》《阴山》等更有特色，像一幅幅风俗画。诗风雄奇豪壮。清顾嗣立《元诗史》称之为“一代词臣”。长春真人《西游记》：元代李志常作。1219年冬，成吉思汗遣侍臣至莱州（今山东掖县）传旨，敦请丘处机赴西域相见。次年正月，丘处机率领门徒18人启程，取道漠北西行，抵撒麻耳干（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等西域多地。李志常为随行弟子之一。李志常（1238—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陈刚中《交州集》：刚中字彦柔，生卒年不详，闽清（今属福建）人，南宋诗人。累官太府寺丞。被贬广州。古代称广东、广西一带为交州。

⑫赵尧生：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

⑬罗揆东：罗敦勳（1872—1924），字孝通，号揆东，广东省顺德县（今属佛山市）人。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国务院参议、礼制馆编纂等职。

⑭风义：风操和道义。

⑮刘子政：刘向（约前77—前6），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为中国目录学之祖，辑《楚辞》等。杨伯起：杨震（？—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东汉时期名臣。通晓经籍、博览群书。裴村：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1898年，参预新政。政变发生，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叔峤：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戊戌六君子”之一。

⑯蚤年：早年。延陵季：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古代贤人。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常州武进焦溪的舜过山下，人称“延陵季子”。

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五一：“吴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难，实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暱：亲近。昆季：兄弟。

⑱料简：即料揀，选择、拣择。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康德乃取古来学者研究此三大问题之学说而料揀之。”擘索：同研索。象数（shù）：《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杜预注：“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执御：犹掌事。唐杨炯《隰川县令李嘉墓志铭》：“将军李牧，人主愿其同时，河尹李膺，天下思其执御。”颡泚（sǎng cǐ）：《孟子·滕文公上》：“其颡有泚，睨而不视。”赵岐注：“颡，额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见其亲为兽虫所食，形体毁败，中心惭，故汗泚泚然出于额。”

⑲周孝侯：周处（240—297），字子隐，阳羨（今宜兴）人，入晋后任新平太守，历任楚内史等职。羌族反晋，朝廷任周处为建威将军作先锋，在陕西力战而死。后人称周孝侯。

⑳赵侯：即赵熙。

㉑象纬：象数讖纬。亦指星象经纬，谓日月五星。

㉒兰芷（zhǐ）：兰草与白芷，皆香草。

㉓泚（dié）荡：空旷无际貌。《汉书·礼乐志》：“天门开，泚荡荡，穆并骋，以临饗。”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泚荡荡，天体坚清之状也。”王先谦补注：“天体广远，

言象俱忘，故曰泆荡荡。”

②④摄受：佛教语。谓佛以慈悲心收取和护持众生。

②⑤陵替：《左传·昭公十八年》：“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后因以“陵替”谓纲纪废弛，上下失序。

②⑥九皋：指鹤。唳（lì）：鹤鸣，响亮而凄清。

②⑦覘（chān）：看。

②⑧挹（yì）：称引。

②⑨倦（juàn）：想念。

③⑩文字禅：用文字阐发的禅理。

③⑪哀：聚集。

后 记

陈衍是近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大半生在前清度过，壮年进入民国，逝世于“七七事变”之际。作为中国转型期的一位知识分子，陈衍既是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又是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其重要意义远不止于诗学。福建教育出版社《八闽名家读本系列》将他列入选题，其宗旨是“为了使这份珍贵的八闽名人文化遗产泽被天下”，确是功莫大焉。

编者自十年前在恩师陈庆元教授的指导下开始陈衍课题的研究，从中受益匪浅。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而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通过阅读和流通培养读者对世界的认识，改变读者的社会态度。编者在接受陈衍的文本后，开始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了陈衍如何以他自己的眼光认识当时的世界，并对当时的社会施加了个人影响。从中，编者窥见了身处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对道德高尚和文章极致的追求

和坚守。章太炎在送给陈衍 80 岁寿辰的对联中说道：“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以陈寔和陈子昂喻表陈衍应该是恰当的。研究陈衍，就像发掘了一口金矿，让我获取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十年前我接受这一课题时却是犹豫了一番。因为“生涩奥衍”是同光体的特色之一，陈衍和沈曾植们的文章均是博大精深，他们的诗歌甚至好用僻典，其晦涩程度曾令我望而却步。这一点对今日的读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冒犯：为什么故意不让人懂？其实，他们文章的博大精深正来源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陈衍们的好古好奥，是有针对性的：“近来英俊，雅不喜多读书，所谓词章，率矜妙悟。否亦扯抹涂抹，苛细凌杂，昧厥本源。”不读书造成的一系列怪现象，至今仍是文坛的常见病。当然，诗歌以抒情为主，学问“根柢”只是为了增加诗歌的含蓄、典雅等艺术性，如杜甫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过头了，则成为掉书袋。对此，陈衍在选编诗集时也有“过长不录”的规则。

因此，编者在编注本书时难免因为自己的才疏学浅而捉襟见肘，书本面世，错谬就公开了，只能请读者方家多多指教。书本出版，还应感谢本书的系列主编陈庆元教授的指导，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孙汉生、黄珊珊等

领导和责任编辑林冠珍女士等同仁们的把关，他们和陈衍一样如文坛上之催耕的布谷，促成了“农人的劳作和作物的生长”，编者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林东源

2016年12月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八闽名家读本系列”
(第一辑)

《严复读本》

《陈宝琛读本》

《辜鸿铭读本》

《陈季同读本》

《陈衍读本》

《林则徐读本》

《邓拓读本》

《冰心读本》

《林徽因读本》

《郑振铎读本》

《许地山读本》

《庐隐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衍读本/陈衍著; 林东源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 6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南帆主编. 八闽名家读本系列)

ISBN 978-7-5334-7670-0

I. ①陈… II. ①陈… ②林… III. ①诗集—中国—
民国②诗歌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I226②I207.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3597 号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南帆 总主编
八闽名家读本系列 陈庆元、主编

CHEN YAN DUBEN

陈衍读本

陈衍著 林东源 编

策划编辑: 黄珊珊
责任编辑: 林冠珍
美术编辑: 邓伦香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16932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179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670-0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关注有惊喜--



--欢迎选购--

上架建议：文学·名家作品

ISBN 978-7-5334-7670-0



9 787533 476700 >

定价：39.00元